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08n0222

光讚經

西晉 竺法護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次
  - 1 光讚品
  - 2 順空品
  - 3 行空品
  - 4 歎等品
  - 5 授決品
  - 6 分別空品
  - 7 了空品
  - 8 假號品
  - 9 行品
  - 10 幻品
  - 11 摩訶薩品
  - 12 等無等品
  - 13 大乘品
  - 14 乘大乘品
  - 15 無縛品
  - 16 三昧品
  - 17 觀品
  - 18 蜜十住品
  - 19 所因出衍品
  - 20 無去來品
  - 21 衍與空等品
  - 22 分曼陀尼弗品
  - 23 等三世品
  - 24 觀行品
  - 25 問品
  - 26 法師如幻品
  - 27 雨法寶品
- 卷目次
  - 001
  - 002
  - 003
  - 004

- 005
- 006
- 007
- 008
- 009
- 010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(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)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222 [Nos. 220(2), 221, 223]
光讚經卷第一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摩訶般若波羅蜜光讚品第一

聞如是：
一時佛遊羅閱祇耆闍崛山中，與摩訶比丘僧五千俱，皆阿羅漢也——諸漏已盡，無有塵垢，而得自在；心安解脫，智慧善度，逮得仁和，為大開導；所作已辦，所設究竟，棄捐重擔，逮得己利，除終始患；平等解脫，濟一切想，得度無極——唯除一人賢者阿難，學須陀洹。復與五百比丘俱，及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皆悉現在；并諸菩薩摩訶薩——得諸總持逮成三昧，修于空行尊於無想，不念眾願以得等忍，制覽無數皆得五通；所言聰捷無有懈怠，蠲捨家利所慕之心，所說經法不僥供養，致深妙法度於無極，得無所畏超越魔事，脫於一切陰蓋之礙，講諸因緣心志所趣；從無數劫精進行願，其意所向，喜悅問訊常先於人，離於結恨；入於無數眾會之中，威勢巍巍無所畏難，憶念無量姟劫之事；若說經法曉練眾義，猶如幻、化、野馬、水月、夢與影、響，若鏡中像，勇猛無侶；以微妙慧，知眾生心所起所行，超度分別，意不懷害，慇懃忍辱具足所行，曉了審諦所當度者，攝取佛土無限之願，常三昧定，目覩無數諸佛世界，暢達宜便，啟請無量諸佛世尊；進退能決若干種見所著之處，定意自娛解百千行，諸菩薩者德皆如是——其名曰颰陀和菩薩、羅隣那竭菩薩、摩訶須菩和菩薩、那羅達菩薩、橋曰兜菩薩、和輪調菩薩、因坻菩薩、賢守菩薩、妙意菩薩、持意菩薩、增意菩薩、不虛見菩薩、立願菩薩、周旋菩薩、常精進應菩薩、不置遠菩薩、日盛菩薩、無吾我菩薩、光世音菩薩、漸首菩薩、寶印首菩薩、常舉手菩薩、常下手菩薩、慈氏菩薩。諸菩薩眾如是難限，不可計數億百千姟一切妙德清淨同真。
爾時世尊，坐於自然師子床座而結加趺正身而處，心有所向、制立其意。有三昧名定意王，以時三昧自然正受，則皆普入一切定意，救攝平等，御而趣之。佛適三昧其心安寂，而以道眼觀斯世界，其身湛然而笑，從其足心放六萬億百千光明，十足指放十億百千光明，兩脇放二億百千光明，兩膝放二億百千光明，兩腳放二億百千光明，兩肩放二億百千光明，兩肘放二億百千光明，臍放二億百千光明，頭放億百千光明，兩手指放十億百千光明，兩臂放二億百千光明，兩眉放二億百千光明，項放億百千光明，兩眼放二億百千光

明，兩耳放二億百千光明，鼻放億百千光明，四面放四百億百千光明，四十齒放四十億百千光明，眉間相放億百千光明，頂結相放六萬億百千光明，照此三千大千世界無所不周，普曜東方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南方西方北方四隅上下皆亦如是。其有眾生蒙值光明，心皆恬怕，悉發無上正真之道。

於是世尊即時欣笑，從諸毛孔放眾光明，照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普遍十方無不周接。江河沙等諸佛世界，其有群萌，為光所照悉皆寂然，存于無上正真之道。是時世尊則演如來清淨真妙志性光明，照此三千大千世界，普及十方各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假令人民逮斯光者，則皆究竟至於無上正真之道。

於是世尊從其舌本悉覆佛土，而出無數億百千光明，照此三千大千世界，周遍十方各江河沙等諸佛國土。其光明中，自然而殖金寶蓮華，其蓮華上各有諸佛，結加趺坐寶蓮華，講說經法，演於六波羅蜜；十方一切亦復如是。若有眾生聞斯法講，一切究竟皆得堅住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

於是世尊坐師子床，有三昧名師子娛樂，以斯定意自然正受，如其色像，咸演威曜示現神足。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，邊際亦搖，中順至邊，安和柔軟，愍傷一切眾生之類，令獲安隱快樂無患。爾時三千大千世界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諸不閑者、恐懅厄者，自然為斷三塗，除已悉自致來，得生為人、四天王、忉利天、鹽天、兜術天、尼摩羅天、波羅尼蜜天。於時諸天適生彼間人中天上，即識宿命，歡喜悅豫，往詣佛所，稽首足下叉手歸命，十方一切亦復如是，等無差特。

爾時此三千世界眾生之類，盲者得目而覩色像，聾者徹聽聞諸音聲，志亂意惑還復其心，迷憒者則時得定；其裸形者自然衣服，其飢虛者自然飽滿，其消渴者無所思僥，其疾病者而得除愈，身瑕玭者諸根具足；其疲極者自然得解，久猗身者則無所猗。一切眾生得平等心，展轉相瞻，如父如母、如兄如弟、如姊如妹，各各同心等無偏邪、皆行慈心；一切群萌悉修十善，清淨梵行無有塵埃；一切黎庶悉獲安隱，所得安隱猶如比丘得第三禪。于時眾生而致智慧，而悉具足善快調定，離於卑劣、逮得和雅。

於是世尊在師子床，處於三千大千世界，而最超異威神巍巍，光燿煌煌無有畏懼，聖明輝赫尊顏具足，無不周普照于東方江河沙等諸佛世界，八維上下各江河沙等世尊國土，如須彌山超踰一切諸山之上，明在所通。

於是世尊承如來旨已，自然聖令三千大千世界眾生悉共瞻覩。時此世界，首陀衛淨居諸天，梵天、波羅尼蜜天、尼摩羅天、兜術天、鹽天、忉利天、四天王天及三千大千世界所居人民，自然見身親近

如來，皆得自然天華傅餝、天香天雜香天搗香、天青蓮芙蓉鮮華，諸妙天華莖葉具足，各各發行齎詣如來，稽首佛足各散佛上，及於人間水陸諸花，各各手執，往詣世尊而為供養。諸天人民所散供養諸華之具，上在虛空，三千大千世界化為宮殿自然樓觀，從其宮殿垂諸天華繒蓋幢幡，紛葩飄颺顯灼普現，其諸花香莊嚴三千大千佛國，自然巍巍，形像眾色如紫磨金，八維上下芬馥晃昱亦復如是。於是閻浮提城所有人民，瞻覩如來現身威變不可稱計，各心念言：「今日如來坐於我前。」普佛國土亦復如是，各各心念：「今日如來在我前坐而說經法。」

於時世尊在師子床更復欣笑，加復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弘光赫弈。此土人民悉共覩見東方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現在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與諸菩薩聲聞之眾；又復東方江河沙等諸佛世界所有眾生，悉亦遙見此佛國土釋迦文佛與比丘僧及諸菩薩而坐說經；八維上下亦復如是，悉遙見此，等無差特。

於是過東方江河沙等諸佛世界，最邊國土名寶迹，其佛號寶事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今現在為諸眾生，亦復講說《摩訶般若波羅蜜經》。彼時其佛世界，而有菩薩號曰普明，覩大光明及地大動，即便往詣寶事如來，稽首問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以何因緣，其大光明照此佛土、地大震動？諸如來身自然為見，會當有意。」

彼佛告於普明菩薩曰：「族姓子！欲知西方極遠有忍世界，其佛號曰釋迦文如來，今現在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。是其威神光也。」

普明菩薩白寶事如來：「唯然，世尊！我欲詣彼見釋迦牟尼如來，稽首作禮；及諸菩薩摩訶薩眾童真等，得總持究竟三昧，定意自在，得度無極，釋迦牟多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。」寶事如來阿羅呵、三耶三佛告普明菩薩曰：「往，善男子！汝知是時。」寶事如來賜普明菩薩金色蓮華而有千葉：「取，善男子！此寶蓮華以用供散釋迦牟如來。善男子！欲往修寂然行，忍界菩薩生彼土者，甚有患難亦難值遇。」

普明菩薩即受其金色蓮華，與無央數億百千姟諸菩薩眾男女、大小、居家、出家，則以供養東方諸佛天中天，承事歸命，上諸華香雜香搗香。次復詣釋迦牟如來，稽首足下，却住一面，普明菩薩白世尊曰：「唯然，大聖！寶事如來敬問無量，乞求輕便，力行安乎？又復遣進金色蓮華。」佛受蓮華，尋以遙散東方江河沙諸佛國土。其華即時周遍東方諸佛世界，有佛坐於自然金色蓮華，講說經法，亦復演斯六波羅蜜。其有眾生聞此說者，一切究竟即時堅住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男女大小悉禮佛足，各以功德，供養多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菩。

南方去此江河沙等最極邊際，有佛世界，名曰離一切憂，其佛號無憂首多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。彼有菩薩名離戚，啟辭其佛，佛賜蓮華，與無數菩薩俱，經諸國土供養諸佛，來詣釋迦牟尼如來，稽首供養，却坐聽經。
西方去此江河沙等，有世界名曰寂然，其佛號寶龍多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。彼有菩薩名曰意行，啟辭其佛，佛賜蓮華，與無數菩薩俱，經諸國土供養諸佛，來詣釋迦牟尼如來，稽首供養，却坐聽經。
北方去此江河沙等，有世界名曰致勝，其佛號勝諸根多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。彼有菩薩名曰施勝，啟辭其佛，佛賜蓮華，與無數菩薩俱，經諸國土供養諸佛，詣釋迦牟如來，稽首供養，却坐聽經。
下方去此江河沙等，有世界名曰仁賢，其佛號賢首多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。彼土有菩薩名曰蓮華上，啟辭其佛，佛賜蓮華，與無數菩薩俱，經諸國土供養諸佛，詣釋迦牟如來，稽首供養，却坐聽經。
上方去此江河沙等，有世界名曰欣樂，其佛號樂首多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。彼有菩薩名施樂，啟辭其佛，佛賜蓮華，與無數菩薩俱，經諸國土供養諸佛，詣釋迦牟如來，稽首供養，却坐聽經。
其四維者，亦復如是，等無差特。
爾時於此三千大千世界，尋即而雨諸寶華香幡蓋，自然莊嚴香樹花樹，譬如蓮華跡世界普華多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佛土，溥首菩薩所遊居處。善住意諸天子及餘大神尊勢無極菩薩之眾，世尊所與，及餘諸天、世間人民皆來聚會。諸魔、梵天并聲聞眾，揵沓恕、阿須倫神人民悉普來會。此諸菩薩摩訶薩為童子時，所服飲食功德自然。
爾時世尊告賢者舍利弗：「於斯若有菩薩摩訶薩，便當精修學般若波羅蜜。」
舍利弗白佛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云何菩薩摩訶薩一切具足、曉解諸法，學般若波羅蜜乎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住於般若波羅蜜已修無處所，即便具足檀波羅蜜；令不缺減，有所施與、無所愛逆，尸波羅蜜當令具足。從是因緣，未曾住於罪不罪；亦當具足羼波羅蜜，興無瞋恚；當學惟逮波羅蜜，便得受決；從其身意興諸精進，不起諸漏，當具足禪波羅蜜。由是之故，無所求慕。」
佛言：「舍利弗！若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，則自具足於四意止，發無所發；又當具足得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、八由行；悉令具足空無三昧、無想三昧、無願三昧；而決具足四

禪、四等、四無色三昧、及八脫門漸漸具足，而以正受，以此為脫，無所思想，無有內想，若供養想、若光明想，無絳赤想，無腐敗想，無有青想，無食齧創爛想；亦無亂想，無枯骨想，無星散想，無處所想。悉離諸想，常志於佛，念於經典，念於眾僧，念於戒禁。意在惠施，志前諸天，出入之意、死亡之意，無常之想、苦樂之想，無非身之想、終始之想，一切世界無可樂想，諸習之想、滅盡之想，道慧、盡慧、無熱諸慧、無所起慧、法慧，於諸經法亦無所慧、亦無我慧，無有內慧、微妙意慧，曉了諸慧，如所謂慧，悉以思念所行三昧，無想、無念、無行定者而無有異；諸根為異，異根異行。又復有行，難所獲致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佛十八法不共之事、大慈大悲。欲得曉了此一切緣，菩薩摩訶薩當行般若波羅蜜；若有具足諸道慧者，菩薩摩訶薩當行般若波羅蜜；欲曉了慧具足、充備諸通慧者，當行般若波羅蜜；菩薩摩訶薩若欲明了一切，得近蠲除塵勞，菩薩摩訶薩當行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則為修學般若波羅蜜。」

佛復告舍利弗：「若有菩薩摩訶薩欲入寂然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菩薩摩訶薩欲度聲聞、辟支佛地，住阿惟越地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菩薩摩訶薩欲處六通，學般若波羅蜜；菩薩摩訶薩欲知一切眾生薩恕薩心根所行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菩薩摩訶薩欲過諸聲聞、辟支佛慧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菩薩摩訶薩欲逮總持門，若男子勸助布施聲聞、辟支佛，超越彼等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菩薩摩訶薩欲過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戒禁，勸助心意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若欲具足三昧、智慧、解脫、度知見慧，菩薩摩訶薩當學般若波羅蜜；菩薩摩訶薩欲成顯於禪定、三昧、三摩越，勸助合集，解心之念所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菩薩摩訶薩若欲勸助布施，分別無限無量成就功德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菩薩摩訶薩若欲具足成就無限無量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」

佛復語舍利弗：「若有菩薩摩訶薩欲具足立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行，一切所生得見諸佛自致成佛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欲成三十二相、八十種好，具足菩薩性，若為真童，欲立此地不離諸佛世尊，所欲志念諸善德本，供養如來奉持順命，其願輒成；若欲具足一切眾生心之所僥，飲食衣服車乘、香華雜香塗香、床臥燈火手巾履襪，所當得者充滿諸財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若菩薩摩訶薩欲具足江河沙等眾生，勸立於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若菩薩摩訶薩以一善本順如來德，無有盡耗亦不缺減，乃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若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八維上下諸佛天中天，皆共歌誦其人功德。發意之頃，東方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欲遊此界及至十方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以一切音聲，欲告江河沙諸佛國土，東西南北四維上下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若菩薩摩訶薩欲建立諸佛國土令不斷絕，欲住內空，若處外空、若內外空，若於空空，若於大空、究竟之空、所有空、無有空、有為空、無為空，若真空者、無祠祀空、無因緣空、因緣空、自然相空、一切法空、不可得空、無所有空，若自然空、無形自然空、因緣威神空諸行相，欲至此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得親近一切如來，欲得觀解一切諸法，欲了諸法在於本際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成般若波羅蜜，當如是住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計數知三千大千世界沙石樹花、一切諸塵、眾疑不決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三千大千世界有如大海江河、川流泉原，欲知有幾渧多少之數，無所傷害度海蟲類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復次，舍利弗！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火者一時普然，猶如劫燒，一面一時悉欲滅者，令無所然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諸風，有時國土吹拔，崩碎諸須彌山令無有餘，譬如灰塵淨滅，有如然薑如然蒿草，若以一指——手指、足指——欲令滅盡三界火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虛空，欲以普身一加趺坐周遍虛空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自在變化，無近無遠、無大無小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取三千大千世界諸須彌山，以一手舉諸須彌山，置於殊異無量諸佛世界，無往反想，不增不減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，東方江河沙等諸佛世界，佛天中天、聲聞、辟支佛，皆欲一時同時合集以供養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，若一衣服、香花搗香塗香、繒蓋幢幡以持供養多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及聲聞眾，奉事歸命一時應集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，三千大千世界所有眾生，皆欲建立於尸波羅蜜、三昧、智慧、解脫見慧，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，至於無餘住泥洹果而般泥洹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若布施者波羅蜜，當作是學，如此施者獲大果報，如是施者生於君子傲姓家、梵志、大族姓長者；如此施者生於四天王上忉利天、兜術天、尼摩天、波羅尼蜜天；如是施者依於斯施，思第一禪第二第三至第四禪，無量虛空定意正受，無量空慧、無量不用慧天、無想有想三昧禪；如此施者興八聖路，得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、辟支佛果。若曉了此，當於是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常以權慧有所施與，為具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具足六波羅蜜？」

答曰：「其布施主無所著念，所施受者亦不忘恩，是為檀波羅蜜。無所犯負，不以禁戒而自綺餝，是為尸波羅蜜。常懷忍辱，無瞋恚恨心向於眾生，是為羼波羅蜜。精進不怠欲度一切，是為惟逮波羅蜜。一心寂然而無憒亂，是為禪波羅蜜。智慧解空不計吾我，是為般若波羅蜜。取要言之，復重解議，於罪無罪亦無無罪，是尸波羅蜜。無有瞋恨，是羼波羅蜜。身心精進不以疲倦，是惟逮波羅蜜。興於不亂無所想念，是禪波羅蜜。解一切法而無所著，是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菩！薩摩訶薩欲得成就過去當來今現在諸佛世尊功德之誼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欲得超度有為、無為諸法行者，去來今法至於無本，諸法所興不起本際，欲逮此者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、諸菩薩法，欲行諸佛世尊而供養者，欲得具足諸佛眷屬無量群從，欲得獲致菩薩枝黨，欲得淨畢眾祐之德，欲致布施心無所受，不起犯戒想，無瞋恚心、無懈怠心，不欲發起於亂心者，又不欲起愚癡心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立眾生於布施德，持戒、智慧勸令修治，所受福德當所興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興五眼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何謂五眼？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見東方江河沙國土八維上下諸佛世尊，所說經法皆以天耳欲得聞者，又欲得知諸佛世尊心之所念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，諸佛世尊普在十方說經法者，欲得聽聞而不斷絕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若欲得見過去多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欲得見於諸佛國土者，當來現在十方世界今現在佛欲得追見國土所有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得解知如來所說十二部經——聞經、分別經、頌經、詩歌經、初經、此應經、生經、受經、方等經、未曾有法經、譬喻經、注解章句經——諸聲聞所不聞者，皆欲得玩習誦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得聽聞八維上下如來所說經法皆念不失，欲得執持已得執持而為眾會他人說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得啟問過去當來如所說誼者，已得聞者為他人說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得照明東方江河沙等諸佛世界，窈窈冥冥不見日月光明之耀，欲得照斯及十方界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得開化東方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及十方界愚癡闇冥——不聞佛名、不得聽經、不覩眾僧——欲得開化眾生類立於正見，令得覩佛、逮聞經法及與聖眾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令東方江河沙等諸佛世界及十方佛土所有眾生，其生盲者得目覩形，聾者逮聽，狂者復意，裸者獲衣，飢者致食，渴得水漿，吾願得力皆蒙斯恩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其有於斯三千大千世界在惡趣者，地獄餓、鬼、畜生群萌之類，吾欲加恩使此黎庶逮得其所，八維上下各江河沙亦復如是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，江河沙等諸佛世界所有眾生，欲得建立于禁戒者，三昧、智慧、解脫、度知見慧，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、辟支佛證，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；又欲修多訶竭威儀禮節，菩薩摩訶薩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當作是觀：『假令我身所不得覩而欲察之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』設使我身四寸之地，而以足指靡不周遍，從四天王天，欲界、色界阿迦膩吒天，無央數億百千姟眷屬周匝，往詣佛樹處于道場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或坐佛樹，四天王天上諸天人上乃至于淨居諸天等無差特，皆來具足布施，或當成就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往來住立坐臥，則於其地自為金剛。欲得獲斯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當作斯觀：『吾當何日出去棄國捨家，即日當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得至阿惟三佛；以至阿惟三佛即日轉法輪，以轉法輪令無央數不可稱計眾生之類，遠塵離垢，諸法法眼淨，無量無限群萌之黨，得無起餘漏盡意解，無量無限眾生含血得阿惟越致、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』是菩薩摩訶薩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心念欲得：『我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得至阿惟三佛，有無央數比丘聖眾聲聞學者，或以一反演說經法，於一坐上得阿羅漢；諸菩薩摩訶薩皆逮阿惟越致、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；有無央數、不可稱限、不可計量諸菩薩眾，其壽無量，光明照遠無有邊際。』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或欲得致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逮成阿惟三佛，欲令其佛國土無有婬怒癡音響之名，使一切眾生皆獲如是色像，如般若波羅蜜具足成就，所施善哉、調順快哉，妙哉智慧、善修梵行，而順遊不居眾生則為快哉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，願我當獲具足聖達，而以正法則富之定無有音聲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心自願言：『吾清聲聞，令江河沙等世界眾生之類，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』當學般若波羅蜜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順空品第二

佛告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興斯之德，四天王即時歡喜：『我等當立四枚之鉢，四天王前以所奉進過去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亦當貢上學道法者。』時忉利天亦復踊躍，焰天、兜率天、尼摩羅天、波羅尼蜜天：『吾等悉當奉事供養此善男子，阿須倫身則為減損，長益諸天身。』三千大千世界，上至阿迦膩吒天，莫不踊躍：『吾等請勸使轉法輪。』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則為長益，具六波羅蜜。善男子、善女人歡喜悅豫：『吾等當為父母之慈、妻子親屬朋友親厚之慈，父母兄弟妻子親厚知友愛，敬喜見之。』四天王、忉利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尼摩羅天、波羅尼蜜天，上至阿迦膩吒天，不令菩薩與塵欲相值，發心往詣承事作禮：『吾等亦當使得清淨梵天行、離穢濁行，無習婬欲，致生于梵天。』無有放逸而績放逸，諸有色者，不能進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是故菩薩以淨梵行棄捐家業，乃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不以穢濁而得佛道。」
賢者舍利弗白世尊曰：「菩薩之法，必當有父母妻子、親厚知友耶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若有菩薩，必當有父母，不應有妻子，或初發意淨修梵行成為童真，至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或有菩薩，以漚恕拘舍羅習於五欲，然後捨家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譬如巧黠幻師及與弟子，善學幻術化造五欲，以此五樂而用自娛戲笑為行。於舍利弗意云何，其幻師者寧為服習於五欲乎？」
舍利弗白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以漚恕拘舍羅習於五欲勸化眾生，其菩薩摩訶薩不為五欲之所沾污。菩薩摩訶薩以無央數事嗟歎愛欲，或有毀呰欲為然熾、愛欲瑕穢、欲為仇怨、欲為怨敵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度眾生故，而為分別此五欲事。」
舍利弗白佛：「唯，天中天！云何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見菩薩亦不見菩薩字，亦不見般若波羅蜜，亦不見行般若波羅蜜字，亦不見非行。所以者何？菩薩之字自然空。其為空者，無色、無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復異色空，不復異痛痒思想生死識空。如色空、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空。所謂空者，色則為空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自然。所以者何？所謂菩薩但假號耳，所謂道者則亦假號，所謂空者則亦假號。其法自然，不起不滅亦無塵勞，無所依倚、無所諍訟。若有菩薩所行如是，不見所起亦不見所滅，不見所猗、不見所訟。所以者何？誑詐立字因遊客想，或想念故而致此法。從何立字？但託虛言。曉了如是，菩薩摩訶薩則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一切不見有名號也，已無所見亦非不見，則無所猗，則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」◎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行空品第三之一

佛復告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當作斯觀：『所號菩薩、所謂佛者，亦假號耳；所謂名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假號耳；皆由吾我。所謂我者，適無所有，無我、無人、無命、無壽及含血蠕動，無心、無意。若作所造，自然所習所更所見知見之事，如此輩類，皆不可得、空無所著。悉由假號，但有虛言。』如是菩薩摩訶薩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見眾生，設無所見亦不有見，亦復不見所託言也。菩薩摩訶薩所行如是，為隨怛薩阿竭所教行般若波羅蜜。捨怛薩阿竭已，其智慧過諸聲聞、辟支佛，所興空行而不迷惑。所以者何？其人所修，不見於字所當猗者。菩薩摩訶薩行如是者，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佛言：「譬如舍利弗、摩訶目揵連諸比丘等，使滿閻浮提，猶如竹蘆甘蔗稻麻叢林，智慧具足，終不能及行般若波羅蜜菩薩，百倍千倍萬倍億倍，不任以前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智慧欲度一切眾生之類之所致也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一日行智，皆過聲聞、辟支佛所立之上，置是滿閻浮提舍利弗、摩訶目揵連等比丘空。正使三千大千世界滿中舍利弗摩、訶目揵連諸比丘等所有智慧，不及行菩薩摩訶薩。置是三千大千世界舍利弗、摩訶目揵連諸比丘等。譬如東方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悉滿其中舍利弗、摩訶目揵

連諸比丘等普及十方，斯等不及行般若波羅蜜菩薩智慧一日，過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智慧，百倍千倍巨億萬倍不相屬逮。」
於是賢者舍利弗白世尊曰：「唯然，其聲聞智慧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、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智慧，計此一切所有智慧，無所破壞、無所諍訟，而無所起，自然為空。唯，天中天！其無所壞、無所諍訟、無起、自然空者，寧可獲致若干差特不乎？云何菩薩一日行智，而復於此過一切聲聞、辟支佛乎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於舍利弗意云何，菩薩所以行般若波羅蜜者何？一日之中所行智慧、所建立願，修於幻術而行愍哀，皆為一切眾生之類，悉了諸法以化群萌，欲令滅度。諸聲聞、辟支佛，寧為興立如是之緣智慧不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佛言：「於舍利弗意云何，諸聲聞、辟支佛豈有此念：『我等當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教化眾生至泥洹界，令滅度耶？』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佛言：「以是故，當復知此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有智慧，百倍千倍智慧、百千倍巨億萬倍終不相及。於意云何，聲聞、辟支佛寧有此念：『吾等當行六波羅蜜，教化眾生嚴淨佛土，具足怛薩阿竭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得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度脫滅度無量無限不可計數眾生之類不乎？』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發心念言：『吾當奉行六波羅蜜，具一切法，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度脫不可計數眾生之類。』」
佛言：「譬如日之宮殿奮其光明，一時普照閻浮提地無不周遍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六波羅蜜，具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逮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開化度脫無量無限不可計數眾生之類。」
賢者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越於聲聞、辟支佛地，而便逮及阿惟越致地淨修佛道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於是菩薩摩訶薩，從初發意行六波羅蜜，過於空法、無想、無願，則為超越聲聞、辟支佛地，住阿惟越致地。」
賢者舍利弗復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，於一切聲聞、辟支佛為最眾祐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行六波羅蜜，至坐佛樹，常於一切聲聞、辟支佛為最眾祐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摩訶薩若來現者，則自然興真妙之法，具足十善、又成五戒，立八等事及八關齋，四禪、四等心、四無色三昧、四意止、四意斷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

意、八由行現於世間，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如是輩類眾善之德興現于世，則分別君子族姓、梵志長者、[敖/力]族大姓及忉利天上至三十三處、想無想天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菩，緣此別知有此事耳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淨畢眾祐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菩薩摩訶薩於眾祐中無所淨畢。所以者何？究竟於空則為菩薩摩訶薩成眾祐也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為布施士。何所施者？以善法施，開化眾生。何謂善法？十善之事，五戒、六波羅蜜，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開化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，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布施之士。」

舍利弗復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遵修何行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？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於是菩薩設行色空者，則為行般若波羅蜜，設行痛痒思想生死識空者，是則為行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解知眼空、耳鼻舌身意空者，此則為行。解色空、聲香味細滑所欲法空者，此則為行。解眼界空者，此則為行。解色界、眼識界，解耳鼻舌身意界空者，此則為行。解耳聲耳識、鼻香鼻識、舌味舌識、身細滑身識、意所欲意識空者，此則為行。解苦空者，習亦復空，盡亦復空，八由亦空，此則為行。解無黠亦空、行亦空、識亦空、名色亦空、六入亦空、所更亦空、痛痒亦空、思愛亦空、所受亦空、所有亦空、生老死亦空，此則為行。解一切法空，此則為行。諸所自然有為無為悉能解空，此則為行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解本淨空志性亦然，此則為行。舍利弗！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當解是七空，此乃為行。以此七空行般若波羅蜜，色無應不應、無行不行，不作此觀，不見痛痒思想生死識應不應、行不行，不見色法有所起有所滅、不見痛痒思想生死識法有所起法有所滅，不見色法有所依著法有所諍訟、不見痛痒思想生死識法有所著法有所諍，不見與色而俱遊居、不見與痛痒思想生死識而俱遊居，不見與生死而俱遊，亦不見不與生死而遊居也。所以者何？永無有法而與俱，緣起諸事本淨為空。舍利弗！色則為空則無有色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空則無有識。」

佛語舍利弗：「其為空者，無有起者、無有滅者。假使色空則無有色，假使痛痒思想生死識空則無有識。設使色空則不有見，設痛痒空則無所患，設思想空則無所念，設使行空則無所造，設識空者無所分別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！色者則異，不與空同；空不為異，色

不為分別。色自然空，色則為空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不為別異，空亦不異。設空不異，識亦不異，識自然空，識則為空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其為空者，不起不滅、無所依著、無所諍訟，無所增、無所損，無過去無當來無現在。彼亦無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無眼耳鼻舌身心，亦無色聲香味細滑，所欲法彼則無。無黠不滅、無黠不行，不識、不名色、不六入、不細滑、不痛、不愛、不受、不有、不生、不老不病不死，亦不滅除生老病死。彼亦不苦，亦無習，亦無所盡，亦無所由。彼亦無得，亦無有時。彼無須陀洹果，無斯陀含果，無阿那含果，無阿羅漢果，無辟支佛覺，亦無得道，亦無佛道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如是者，則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見般若波羅蜜應不應、行不行，不見施，不戒、不忍、不進、不禪、不智，不見是六波羅蜜。不見色痛痒思想生死識應不應、行不行；不見眼應不應、行不行，不見耳鼻舌身心應不應、行不行；不見色聲香味細滑所欲法應不應、行不行；不見四意止應不應、行不行；不見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、八由應不應、行不行；不見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應不應、行不行；不見怛薩阿竭薩云然慧應不應、行不行。是為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此乃應行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空不與空鬪，空不與空行；無相不與無相鬪，無想不與無想行；無願不與無願鬪，無願不與無願行。空不與空相應，無相不與無相相應，無願不與無願相應。所以者何？空者無行不行，無相者亦無行不行，無願者亦無行不行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斯者，此乃為行。」
佛復語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諸法自然相則得度空。已得度空，不與色諍亦無所行；不與痛痒思想生死識諍亦無所行；不與過去色諍，亦不見過去色；不與過去色諍，亦不見當來色；不與當來色諍，亦不見現在色；不與現在色諍，亦不與過去痛痒思想生死識諍，亦不與當來現在痛痒思想生死識諍，亦不見過去當來現在痛痒思想生死識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與過去當來諍，不與當來過去諍，不與現在過去當來諍，不與過去當來現在諍，不見三世與於空行般若波羅蜜，如是行者此乃為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所行如是，如所應行，不與過去薩芸若訟行，亦不見過去何所薩芸若，過去安有薩芸若及行訟行？不與當來薩芸若訟行，亦無所行，亦不見當來安有薩芸若與行訟行乎？亦不與現在薩芸若訟行，亦不見現在薩芸若，安有薩芸若訟行乎？行般若波羅蜜如是者，此乃為行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行薩芸若色，亦不見薩芸若色，亦不見行薩芸若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不見薩芸若痛痒思想生死識。不行薩芸若眼，亦不見眼，亦不行薩芸若耳鼻舌身心，亦不見耳鼻舌身心。不行薩芸若色，亦不見色。不見色，不行薩芸若聲香味細滑所欲法，亦無所現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此乃應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亦不遵薩芸若檀波羅蜜，亦不見檀波羅蜜，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亦復如是，亦不行薩芸若般若波羅蜜，亦不見薩芸若般若波羅蜜；亦不遵薩芸若四意止，亦不見薩芸若四意止，亦不遵薩芸若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亦不見薩芸若意止、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意、由行；亦不遵薩芸若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無所見，亦不見薩芸若怛薩阿竭諸力法。行般若波羅蜜如是，此乃為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行薩芸若、佛，佛亦不行薩芸若，不行薩芸若、道，道亦不行薩芸若。所以者何？佛則薩芸若，薩芸若則佛；道則薩芸若，薩芸若則道。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復如是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此乃為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行色有、不行色無有，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有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有，不計色有常、亦不計色無常，不計色苦、不計色樂，不計色有我、不計色無我，五陰六衰亦復如是。不計五陰空、無空，不計五陰有相、無相，不計五陰有願、無願，行般若波羅蜜。今我所行亦無所受，亦無所行亦無所取，不有所行亦不不行，不有所受亦不不受，不有所取亦不不取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此乃為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用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故，行般若波羅蜜。不用阿惟越致地，教化眾生故，行般若波羅蜜。不用淨佛國土故，行般若波羅蜜。不用怛薩阿竭十力故，行般若波羅蜜。不用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行般若波羅蜜。不究竟空、不用內空、不用外空、不用內外空、不用空空故，不用大空故，不用真空故，不用有為空故，不用無為空故，不用究竟空故，不用無品空故，不用本淨空故，不用自然相空故，不以一切法空故，不以無起空故，不以無滅空故，不以無形空故，不以自然空故，不以有形無形空故，不無本故，不以法界故，不以本際故，行般若波羅蜜。

所以者何？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於諸法無所破壞亦無所見。」
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用神足故，行般若波羅蜜；不用天眼故，不用天耳故，不用觀他人心故，不用念過去事故。所以者何？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亦不見般若波羅蜜，何況當覩菩薩諸神通乎？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此乃應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心不念言：『我當以神足往詣東方江河沙等見諸如來稽首禮。』亦不自念：『到八方上下。』亦復如是，等無有異。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此乃應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自念言：『諸佛世尊所可暢說，吾則當以天耳皆聽，吾當察見眾生之心所可念者，當念過去所遊居處，我以天眼見諸群萌在所之處。』」
佛言：「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此乃應行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行如是者，則為度脫無央數不可計會眾生之類。菩薩摩訶薩能如是者，魔及官屬不能得便。又復見及他方世界，諸人民遙聞其德皆為作禮。復次，東方江河沙等諸佛世界，八方上下諸佛世尊，皆共擁護於是菩薩，終不墮墜於聲聞、辟支佛地。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天，悉共擁護是菩薩摩訶薩，將無伺求得其便者，所可興發、所當作者，得現在福。所以者何？而以慈心向諸眾生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乃為應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而以微勞得總持門、三昧門，速疾近此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菩，一切所生常值見佛、不離諸佛，至逮成阿耨多羅三耶三佛。」
佛言：「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乃為應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自念言：『寧有諸法？所謂法者一切為應、若不應乎？為平等、不平等乎？』所以者何？於時行者，不見諸法應若不應、行若不行、等與不等。」
佛言：「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乃為應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自念言：『我當速解諸法之界至阿惟三佛，亦無阿惟三佛。』所以者何？逮法界者亦無所覺。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乃為應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見諸法及與法界有諸疾病及與空寂。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乃為應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自念言：『諸法法界有若干種不計別異。』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此能應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自念言：『於是諸法及與法界，觀與不觀、見與不見。』所以者何？彼則不見諸法所

有、可持諸法分別觀也。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，乃為應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念法界憂行空事，其空事者不憂法界。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乃為應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念眼界為空空乎，亦不憂眼界；色不憂空，空不憂色；色界不憂空，空界不憂色；眼識界不憂空，識界不憂眼識空；耳鼻舌身心聲香味細滑所欲法亦如是。心界不憂空，空界不憂心；法界不憂空，空界不憂法；識界不憂空，空界不憂識。」
佛言：「舍利弗！是為第一行，所謂空行。菩薩摩訶薩能行空者，則不墮落聲聞、辟支佛地，能淨佛國、開化眾生，疾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成阿惟三佛。計諸所行般若波羅蜜行，般若波羅蜜行為最極尊、為長為上、無底無比。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羅蜜行為無上行，空、無相、無願行。菩薩摩訶薩應行如是，當作斯持，速得近於受菊之地。菩薩摩訶薩應此行者，為無數不可計眾生開度利誼。若不念言：『我行般若波羅蜜，諸佛世尊當受決也。』亦不念言：『我得親近也；於受決也；我當清淨於佛國土，得至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當轉法輪。』所以者何？彼其行者，不著法界，亦不虛寂、不見異法，當行般若波羅蜜，諸佛天中天受我決及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，不起人想，不起我想，不起壽想，不起命想，不起眾諸想，不起見知想。所以者何？計於吾我眾生不起不滅，又計人本不起不滅。其不起不滅者，何所行般若波羅蜜？菩薩摩訶薩行能如是，人無所起屬行般若波羅蜜，眾生為空、眾生不得、眾生寂寞，為行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遵修於空為第一行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則皆超踰一切諸行。置是所可遵行，為大慈行、為大悲行。菩薩摩訶薩行於此者，終不起貪嫉之心，無毀戒心、無瞋恚心、無懈怠心、無亂意心、無邪智心。」◎
光讚經卷第一

◎光讚經卷第二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摩訶般若波羅蜜行空品第三之二

賢者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行是般若波羅蜜，從何所退沒而生於是？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，從他方佛國終而生於此。若兜術天上遷移生此人間，或於人中來生，疾逮是般若波羅蜜行。其行般若波羅蜜者，此於現世而得成就，其人速近深妙法門。然後究竟般若波羅蜜；常值見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所在國土不離諸佛。或有菩薩摩訶薩，從兜術天化沒其身，一生補處，則不失六波羅蜜，所至到處諸總持門一切悉具，疾近三昧門。」佛言：「舍利弗！菩薩從人中終還生人間，此菩薩者則為阿惟越致。其人覩彼諸根寂定，不能速逮般若波羅蜜之行定也，亦不得近諸總持門，無三昧門。」
又舍利弗問言：「菩薩摩訶薩行是般若波羅蜜者，於此壽終，當生何所？」
佛言：「於此壽終，從一佛國遊一佛國，諸佛世尊所現在處，未曾離諸天中天。或有菩薩摩訶薩，無漚惙拘舍羅，修第一禪至于四禪，行六波羅蜜，由此禪故生長壽天上。假使從彼壽終之後逮得人身，值見諸佛世尊，諸根寂定而不聰明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菩薩摩訶薩，行第一禪至于四禪，行般若波羅蜜而無漚惙拘舍羅，然後捨禪生於欲界，是菩薩摩訶薩諸根寂定而不聰明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菩薩摩訶薩，行第一禪至于四禪，不離般若波羅蜜；觀於空慧而入於定，至于識意慧而入於定，至于無用慧而入於定，至于有想無想而入於定。過是四天；修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行于大哀、有漚惙拘舍羅，所生之處不隨禪教、不從慈悲喜護、不順無色之禪，自在所生，所生之處常見現在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不離般若波羅蜜，是拔地劫中，當得阿耨多羅三耶三佛、得成阿惟三佛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菩薩摩訶薩，行第一禪至于四禪，行四等心過是四天，修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行于大哀，有漚惙拘舍羅而不禪定，所生之處不得自在。其人而生於此欲界君子、貴人姓、梵志、長者，欲教化眾生有所利益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菩薩摩訶薩，行第一禪至于四禪，行四等心，觀於空慧、識慧、無用慧、有想無想，過是四天，修三十七品，行大哀漚恕拘舍羅，不隨禪教而有所生，其人即生四大天王天上、忉利天上、焰天上、兜術天上、尼摩羅天上、波羅尼蜜天上。生於彼間，教化眾生、淨於佛土，見諸佛世尊、不離道教。」◎

◎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有漚恕拘舍羅，修第一禪行四等心。於是壽終，生梵身天上、梵具天上、梵度著天上、大梵天上。在彼梵天及大梵天，從一佛國遊一佛國，諸佛所現之土，成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至阿惟三佛，轉法輪者，其菩薩摩訶薩勸助諸佛令轉法輪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一生補處開士大士，行智度無極，以善權方便，現行第一禪至四禪、慈悲喜護三昧，至于空慧、識慧、無用慧、有想無想，過是四天，修三十七品、行大哀，行空三昧、無想三昧、無願三昧，開士交遊自在所生也。其人面自見諸佛世尊，在其佛所淨修梵行生兜術天上，在於其上為開導師，所度如船，諸根無瑕常安寂定，為無央數億百千姟諸天眷屬圍繞，俱下於此，得成無上正真之道，成最正覺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得六神通，不生欲天、色天、無色天，從一佛國遊一佛國，稽首奉事諸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得六神通而自娛樂，從一佛國遊一佛國，所在佛國，不聞聲聞、緣覺聲，亦不聞名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得六神通而自娛樂，普遊十方，從一佛國到一佛國，所至佛土，壽命極長，不可稱限劫數之底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得六神通而自娛樂，從一佛界到一佛界，所至佛土無有佛法及與聖眾，便為歌頌分別解說佛、法、聖眾功德之事。眾生應時聞佛、法、聖眾音聲，心懷欣豫，壽終之後皆生有佛世尊現在國土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從始發意，不得第一禪至于四禪，四等梵行、四無色定，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者，終不曾生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；所生之處在于眾生求名譽之士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行六度無極，從初發意度于滅寂，得不退轉、住不動轉地，當至無上正真之道，成最正覺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從初發意，得無上正真之道，成最正覺，便轉法輪，為無央數不可稱計眾生之類，開導利誼有所加益，然後至於無餘於泥洹界而般泥曰。般泥曰後，其法則住一劫若復過劫。「復次，舍利弗！開士大士從初發意行智慧度無極，與無央數億百千姟諸開士俱，從一佛國遊一佛國，所生佛土嚴淨境界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，逮得四禪及四等心、無色定而自娛樂，得第一禪。從一禪起入寂然定，而以正受。從滅定禪起至于四禪，而以思惟。從四禪起滅寂禪定，從滅寂禪起至無量空禪，從無量空禪起以滅定禪，從滅定禪起至有想無想而入禪定，從有想無想禪定起，以滅寂禪定。是為，舍利弗！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，以善權方便而現所行三昧正受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得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根、力、覺、意，至于八由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不得流布果、往來果、不還果、無著果、緣覺果。行智慧度無極，以善權方便與八聖路開化眾生，令得流布果、往來果、不還果、無著果、緣覺果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其聲聞、緣覺果慧，則比開士逮得法忍；則知開士為不退轉行是智慧度無極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行六度無極、住六度無極，在兜術天而具足眾空便畢，其開士大士則當知之，在賢劫開士數中當成佛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逮得四禪及四等心、四無色定，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根、力、覺、意，至于八由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其有眾人行佛道者，終不建立於四聖諦，其開士大士則為應在一生補處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行六度無極，從一佛界度一佛界，普遊諸國，所至之處教化眾生使立佛道。其開士大士，無央數不可稱計劫，逮得無上正真之道，成最正覺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住度無極，常為眾生遵修精進，未曾發意、口說無益之事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行六度無極，常精進欲救眾生，從一佛國遊一佛國，開化群萌使度勤苦，斷於三惡考治之趣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住六度無極，行布施度無極，眷屬圍繞，導御眾生令趣永安，飢者與食、渴者與漿、無衣與衣、無香與香雜香搗香，床臥之具、奴婢車乘、金銀七寶，所求索生活之業，終不逆人隨其所僥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，自化其身如如來，入于地獄，為地獄中人而說經法；及畜生、餓鬼分別演誼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行六度無極，自化身心猶如佛像，度於東方江河沙等佛土，為諸眾生為說經法，稽首如來、淨其佛土，其聞經者悉發道意。如是之比，普至十方諸佛世界，觀諸佛國，擇取上士自淨國土，令其微妙五事有勝於其佛。開士大士，具足成就一生補處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行六度無極，應時具足三十二大人之相，諸根上妙而悉通達，則以此精進諸根，無數人所見敬愛，令不可計眾生之類發悅豫心，稍稍使入三塗者令得滅度。」
佛言：「舍利弗！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，當清淨其身口意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行六度無極，諸根上妙形類端正，不自咨嗟、不說他人瑕，常省己過、不訟他闕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從初發意行布施度無極、戒度無極，已得住立此二度無極，攝取無數轉輪聖王極尊之位，不可計限。轉輪聖王彼所在處，見無央數百千諸佛，便稽首禮，承事供養諸佛世尊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住六度無極，為諸眾生演法光明，自照已，以此法曜未曾亡失，至于無上正真之道，成最正覺。如是，舍利弗！開士大士多所照明於諸佛法。是故，舍利弗！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，常當精修護身、口、意，令身、口、意無所犯負也。」
賢者舍利弗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何所開士大士精修眾行，護身、口、意，無所犯負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心自念言：『是為彼身所作、身所興造，有所成立，是則為言、是六為心。其心所為有所成立。』是為開士大士護身、口、意。開士大士行智慧無極，亦無得身，亦不得言，亦不得心。設使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，得身、口、意，所固身、口、意，則有貪嫉之心，則亦復起犯戒之心、瞋恚之心、懈怠之心、亂意之心、邪智之心。」
佛言舍利弗：「如是行者，不當名之為開士。是開士大士行六度無極，淨身瑕穢、淨口瑕穢、淨心瑕穢，令無缺減，是言開士。」
賢者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云何開士大士淨身口意之瑕穢？」
世尊答曰：「假使開士大士不自得身，亦復不得口言心念。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開士大士淨身、口、意。設使身、口、意瑕惡，則為利養。假令開士大士從初發意，奉行十善報應之向，不發聲聞、緣覺意，如是開士大士淨除身、口、意瑕穢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，欲求佛道，行布施度無極，戒、忍度無極，精進度無極，一心度無極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云何開士大士欲求佛道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假使不得身口行言心念，不得布施度無極、戒度無極、忍度無極、精進度無極、一心度無極、智慧度無極，不得聲聞、緣覺，不得開士，不得佛道。是故開士求於佛道，於一切法無所得故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行六度無極已，有所至到亦無所到，無能得便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云何開士大士行六度無極，有至到亦無所到，無能得便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行六度無極時，不念色、不念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念眼耳鼻舌身意，不念色聲香味細滑法，不念眼不念色不念眼色識、不念耳不念聲不念耳聲識、不念鼻不念香不念鼻香識、不念舌不念味不念舌味識、不念身不念細滑不念身細滑識、不念意不念法不念意法識，不念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不念布施度無極、戒忍精進一心智慧度無極，不念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不念流布、往來、不還、無著、緣覺、無上正真之道、成最正覺。」
佛言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如是行者，則能具足、長益六度無極，所至到處亦無所到，無能得便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開士大士住智慧度無極具足諸通慧，則以其慧所行之誼，終不墮落至於無餘，不為眾人所見憎惡，亦不貧匱，亦不身故而受於色。所以身故而自破壞諸天、世人、阿須倫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何所開士大士慧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所用承慧，見東方江河沙等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聞所說法覩於聖眾，見諸佛國清淨清淨之法。所以開士大士從所順慧，無有佛想、無開士想、無聲聞想、無緣覺想，不為己慧有佛土想。所以者何？開士大士行布施度無極、不得布施度無極，行戒、忍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度無極、不得戒、忍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度無極，所以慧致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是為開士大士慧。以用斯慧，具足一切諸法之本，於一切法亦無所念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智慧度無極淨於五眼。何等五眼？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云何開士淨肉眼？」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或以肉眼見四千里；或有開士大士自以肉眼見八千里；有開士大士或以肉眼見閻浮提；有開士大士或以肉眼見二閻浮提；或有開士大士以肉眼見四天下；有開士大士以肉眼見千世界；有開士大士以肉眼見二千世界；有開士大士以肉眼見三千大千世界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是為開士大士得肉眼淨。」
舍利弗又問：「何謂開士大士得天眼淨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其四大天王天上諸天眼，開士大士皆知之；忉利天、焰天、兜術天、尼摩羅天、波羅尼蜜天，上至阿迦膩吒天諸天之眼，開士大士皆知之。其開士天眼，及四大天王上至阿迦膩吒

天，開士皆知之。其開士大士天眼，以此天眼覩見東方江河沙等佛世界，眾生終始皆悉知，乃至十方諸佛世界，悉覩見眾生生死。」
佛言：「舍利弗！是開士大士天眼淨。」
舍利弗又問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云何開士大士慧眼淨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其開士大士智慧眼者，不作是念：『法有所有，有為無為、有形無形、世間法度世法、有漏無漏。』其開士慧眼者，覩於諸法，無不見聞無量無數。是為開士大士慧眼淨。」
舍利弗又問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云何開士大士法眼淨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於是開士大士，則以法眼作是分別：某行信、某行法、某行空、某行無想、某行無願。以是脫門也，得五根、得無見三昧。已得無見三昧則興發度智之慧，已得度智之慧則斷三結。何等為三？一者貪身，二者狐疑，三者毀戒，是為三結。能除貪身無有狐疑，不毀禁戒則無有結，無有結者則流布人也。彼得行由路，除婬欲瞋恚怒癡薄，是謂往還人也。以此所由路，加以慇懃，婬欲瞋恚婬怒癡斷，是謂不還人也。彼於由路，益加勤行，少於色欲、無色欲，無明、憍慢斷除，是謂無著人也，是謂行空人也。空於脫門而獲五根，致無見三昧，以無見三昧，興發度慧至得緣覺。又此人者，已無想脫門得於五根，取要言之至得無著，是為開士法眼之淨。假使開士能分別解，其有合會法皆歸盡宗，見諸法盡得於五根，是為開士法眼淨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開士大士分別如是，此初發意開士，行布施度無極、戒度無極、忍度無極、精進度無極、一心度無極、智慧度無極及信根、精進根，而根所行具足善權方便，己身常立於善德根本。其開士生於君子、貴姓、梵志、長者，四王天上、忉利天、焰天、兜術天、尼摩羅天、波羅尼蜜天上。生於彼天，所住之表，開化眾生，皆令群萌入於安行，淨於佛土，值見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供養奉事，不墮聲聞、緣覺地。某開士大士退轉，某不退轉，至于無上正真之道，成最正覺。是開士大士法眼淨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開士大士，分別如是。開士已受決者，得無上之道成最正覺；某開士未受決於無上正真之道；某開士無所造立；某開士是不退轉、某開士非不退轉；某開士神通具足、某開士神通不具足；某開士神通具足，往詣東方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稽首禮於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，供養奉事；某開士未得神通、某開士當得神通；某開士佛土所有則當清淨、某開士國土所有不能清淨；某開士當教化眾生、某開士不教化；某開士為諸佛世尊所歎；某開士諸佛世尊當近立在前、某開士諸佛世尊不現立前；某開士壽命當有限、某開士壽命無有量；某開士比丘眾當有限、某開士比丘眾當無限；某開士得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，以眾開士為僧；某開士得為佛時

無開士眾；某開士當以勤苦行成、某開士當以安隱行成；某開士當究竟終始窮盡、某開士不究竟終始窮盡；某開士當坐道場樹下、某開士不坐道場樹下；某開士當有魔試、某開士無魔試。某開士如是，舍利弗！是為開士大士法眼淨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云何開士大士佛眼淨？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所用因與無上道意，金剛之喻三昧正受，具足一切諸通慧，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大慈大悲，至于開士大士眼普達一切佛法，於一切佛法無所不見、無所不聞，無有限量、無所不通。是，舍利弗！開士大士逮得無上正真之道，成最正覺時，乃能具足得佛眼淨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開士大士欲得五眼，當奉行六度無極。所以者何？是故六度無極，皆入一切諸善德法，皆悉解了聲聞法、緣覺法、開士法。是故，舍利弗！得平等心至斯行者，則便救攝一切諸法。當觀智慧度無極，智慧度無極是五眼之親母也。開士大士學是五眼，以逮得無上正真之道成最正覺。」◎
◎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開士大士修於神通至度無極，無央數神通因緣之事，住於斯地，以一身之化若干形，還復為一身；於是墻壁隔礙山陵嵩高，越之無礙，如虛空中水品流行處為雲氣，譬如飛鳥遊行空中。出入于地，出無間、入無孔，譬如入水。履行水上其由如地，身出焰光猶如大火，此諸日月光明威神巍巍難及，則以手掌捫其日月而捉光明，猶得自在。身至梵天，不以神足而自貢高，意不慢恣亦無所念，其神足亦無所得，亦無憍逸。起亦無所想亦無念者，興自然空，自然空者則為寂寞，其自然者亦無所起。又如斯者，不發神足及神足行，唯以專思諸通慧事，是開士智度無極神足證慧神足所由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其開士大士淨於天耳越天人耳，得聞一一音、諸天人聲，亦不想念天耳之種，不作是念：『我聞其聲。』亦無所得。自然之空自然寂寞，其自然者，則無所起亦無所得亦無所念，亦不自念：『我得天耳。』唯以志於諸通事。開士大士是為行智慧度無極天耳證慧神通之行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其開士大士則知他人眾生心念虛實所趣，有欲心無欲心、有欲想無欲想、瞋恚心瞋恚想、離瞋恚心離瞋恚想、愚癡心愚癡想、離愚癡心離愚癡想、有思愛心離思愛心、有所受無所受、若舉若下、卒暴心安祥心、若大心若小心、若定心若不定心、若脫心若不脫心、其彼心污染甫當污染、其心染想甫當染想。如審曉了分別虛實，有無上心念於無上，亦無所念亦無所想。所以者何？諸心無心，所由起諸心無想念，則憂憶念往古遊居慧所證明，所以神通遊於居慧所證明，所以神通以此御之。一心念識百日事百月事百

歲事，一劫百劫無央數劫、無數百劫無數千劫、無央數億百千姟，悉識念之。本所在處，其字為某，種姓為某，所生如斯，食飲亦然，久住如此，壽命長短、苦樂善惡，從彼終沒、生於某處，此眾此生，彼所說如是。能識念無央數過去遊居，亦不想念所獲神通。」

佛語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智慧度無極能如是者，則為識念往古遊居神通明證之慧，是為神通慧行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其開士大士則以天眼覩於眾生生死終始、善根惡根、禍福善惡、趣安趣苦、微妙瑕穢，由其所作悉了知之。某可愍之，了身行惡、口言惡、心念惡，具足惡行，誹謗賢聖奉於邪見，以此緣故碎身壽命，趣于勤苦、墮于地獄。此仁賢等眾生之類，其身行善、口言善、心念善，眾行具足，不謗賢聖、奉遵正見，緣此行故，碎身壽終，趣于安隱升生天上。覩見八方上下可愍之，了身行惡、口言惡、心念惡，具足惡行，誹謗賢聖、奉於邪見。以此緣故，碎身壽命，趣於勤苦、墮地獄。此仁聖等眾生之類，其身行善、口言善、心念善，眾善具足，不謗聖賢、奉遵正見。緣此行故，碎身壽終，趣于安隱、升生天上。覩見八方上下，神通已達皆然，覩見十方無有蔽礙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其開士大士逮得知人心念，一日百日一歲百歲、一劫百劫千劫萬劫、億劫無央數劫無央數億億百千劫，至於無限。十方世界諸佛國土，所念無量，不可稱限、心無蔽礙，是謂開士大士知他人心所念往古遊居神通明證之慧神通慧行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自知身所從來，一生百生千生萬億生無央數億生、一劫百劫千劫萬劫億劫無數億劫，善惡禍福、善惡所趣、父母兄弟宗室妻子、勢貴富樂、貧賤困苦、愚智窮達、名字種姓，是為開士大士知身所從來往古遊居神明證之慧。神通慧行，五道自然覩見，十方無有蔽礙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有漏盡慧證神通為達，不墮聲聞、緣覺地，亦不想念他異之法，亦不想念：『我逮得無上正真之道，成最正覺。』亦不以漏盡之慧、神通之慧為慢逸念。設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解十二因緣無根本、三十七品無端緒，教化一切。如是，舍利弗！開士大士智慧度無極為具足神通，已能具足則有長益，逮得無上正真之道，為最正覺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住布施度無極，見能嚴淨諸通道究竟真空，從其興受而行恩德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住戒度無極，具足嚴淨諸通道究竟空，無信不信、無起不起，興立於誼永無所生。」

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開士行智慧度無極住忍度無極，具足嚴淨諸通道究竟真空，興于忍辱，無有瞋恨，解知無本，一切悉空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住精進度無極，具足嚴淨諸通道究竟真空，身意精進專于一誼，所行精進無有諸漏，興立此進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住一心度無極，具足嚴淨諸通道究竟真空，其心不亂，不舉不下、不起不滅，興立斯禪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或有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住智慧度無極，具足嚴淨諸通道究竟真空，除邪見心，勸發無智，興無所與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如是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住六度無極，具足嚴淨諸通道究竟真空，來不來者若無去來，與無所受、不施不慳，不戒不犯、不忍不怒、不進不怠、不禪不亂、不智不愚，其所施者亦無所念亦無想念，布施慳貪、持戒犯禁、忍辱瞋恚、精進懈怠、一心亂意、智慧愚癡；不念罵詈、不念歌歎，有為亦不想念，無起者、無所瞋者、無所罵者，亦不想念有所言談，亦不念有亦不念無。」
佛言：「舍利弗！是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名德之稱，聲聞、緣覺所不能及。備斯德已，教化眾生、嚴淨土，行于大慈得諸通道慧。」
佛告舍利弗：「開士大士智慧度無極，常發等心向於眾生。已能等心向於眾生，則便獲致等於諸法。已能獲致等諸法者，則能得立等諸眾生，一切諸法應時現在，則為佛世尊所見愛敬，及諸開士、一切聲聞、緣覺所見欽奉。然復在在所生處，目未曾見不可之事，耳不聞惡聲、鼻不聞臭、口無惡味、身無麁堅、心無邪法。開士大士行智慧度無極能如是者，終不亡失無上正真之道。」
佛說是智慧度無極品時，三百比丘悉修行者，皆以瓔珞奉散佛上，發無上正真之道心。佛爾時笑。賢者阿難即從坐起，更整衣服，右膝著地，叉手白佛：「何因緣笑？既笑當有意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此三百比丘，六十一劫當得作佛，號曰大英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、明行成為、善逝、無上士、道御、天人師，號佛眾祐。於是終沒，當生阿閦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國土。六萬欲行天當在彌勒佛世時，出家為沙門，承佛聖旨，於彼世時尋見千佛，所行在於眾生，八方上下亦復如是，各見千佛及諸國土。又復覩見此忍世界嚴淨無瑕，如彼諸佛如來、至真等正覺世界，於彼萬人各自發願：『吾等各興行意，欲現在現在佛國。』時佛即知善男子心之所念，即復笑。」
阿難長跪重問佛言：「何因緣笑？笑必有意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見是萬人建立願不？」

對曰：「唯然，世尊！」
告曰：「此萬人於此壽終所生佛國，未曾遠離諸佛如來，然後得佛，號嚴淨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也。」◎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歎等品第四

於是賢者舍利弗、摩訶目揵連、大迦葉此等，及餘無數聖通明達比丘，及菩薩摩訶薩，清信士、清信女，悉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如是行者，為是菩薩摩訶薩大度無極微妙波羅蜜，無能勝者；最超波羅蜜，無能越者；甚尊波羅蜜，則而有持勢名波羅蜜，無能及者；無上波羅蜜，無能過者；無量波羅蜜，無能過者；是諸菩薩摩訶薩無倫波羅蜜，所度無極；無雙波羅蜜、空度無限。唯然，世尊！是菩薩摩訶薩已相為空而度無極，無想波羅蜜所度無念，無願波羅蜜所度無著。一切諸法空，悉自然無所有故。空波羅蜜自然空故，一切德具足波羅蜜所度無極。唯然，世尊！諸菩薩摩訶薩一切德備般若波羅蜜，無能當者；無所行波羅蜜，謂菩薩摩訶薩波羅蜜也。於是菩薩摩訶薩能等無等，其所施與假能具足等無等波羅蜜，則能到已還等，已能獲到等無等，至于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；尸波羅蜜能還致等無等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，譬如菩薩行檀波羅蜜應所當為。天中天！不但有般若波羅蜜，便能獲致等於無等，則於真法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若轉法輪，等無所等。過去佛天中天，當來現在諸佛，悉行是般若波羅蜜，轉等於無等之法輪者。是故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欲度一切諸法之表，當行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當為作禮，諸天、人民、阿須倫，悉為行般若波羅蜜者稽首作禮。」
佛即告是於無央數諸聲聞菩薩摩訶薩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善男子！當為菩薩摩訶薩作禮；諸天、人民、阿須倫，若有行般若波羅蜜者，皆來歸命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若菩薩摩訶薩來現於世化現人間，若在天上，現君子、族姓、梵志、長者，若現在轉輪聖王，四王天上、忉利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尼摩羅天、波羅尼蜜天上、阿迦膩吒天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現出世間，辟支佛、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現在世間。」
佛言：「以是故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而來現耳，若能致獲飲食、衣服、床臥具、屋宅燈火、明月珠寶、水精琉璃、璧玉金銀、珊瑚琥珀、硨磲碼碯，以給眾生。」
佛語舍利弗：「不以是故出現世間，以持斯語救護世間使得安隱。諸天人民所會伎樂，皆是菩薩摩訶薩懷來致現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摩

訶薩設有所行修六波羅蜜者，住六波羅蜜，欲勸眾生布施之故，便自施與，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，亦復如是，以勸群萌修般若波羅蜜。是故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安一切眾生之類。」◎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授決品第五

於是世尊即出舌本，覆三千大千世界。從其舌本出無央數光明之耀，照於東方諸佛世界。應時東方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而無央數不可計會諸菩薩摩訶薩覩光明，各各在其佛土自往咨啟諸佛世尊，而問斯誼：「唯，天中天！是何威神而令此土光明普照？」於時其國諸如來眾，各各告菩薩摩訶薩：「善男子！欲知此變，西方去此江河沙等諸佛世界，有佛土名曰忍界，其佛號釋迦文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出舌本光明，照于東方江河沙等世尊世界，普令照曜周及十方。所以然者，為諸菩薩摩訶薩講般若波羅蜜。」於時彼土菩薩摩訶薩各自啟佛：「唯然，大聖！我等欲往稽首歸命釋迦文如來及諸菩薩摩訶薩，并欲聽省般若波羅蜜。」其佛告曰：「往，善男子！從仁擇時，如爾所欲。」時諸菩薩啟佛見聽，各各自取眾蓋幢幡、香華敷飾、雜香擣香、金花銀花，往詣釋迦文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稽首佛足，各以所齎眾蓋幢幡、香華敷飾、雜香擣香、金華銀華，用散佛上及諸菩薩諸聲聞上。

八方上下亦無央數不可計會諸菩薩摩訶薩，各各自於其國啟白世尊：「此之威曜，何所從來？」諸佛告曰：「有佛號名釋迦文尼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出舌本光明之德，各照十方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是其威曜。」時諸菩薩各啟其佛：「欲往稽首釋迦文見諸菩薩。」諸佛告曰：「往，族姓子！從仁擇時，如志所欲。」諸菩薩眾各齎供養，往詣釋迦文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稽首作禮。進上所齎，却坐一面，聽佛所說。

於時四大王天上諸天人，忉利天、焰天、兜率天、尼摩羅天、波羅尼蜜天，上至阿迦膩吒天，各齎天花、天香天擣香天雜香、青蓮華紅蓮花黃蓮華白蓮華，皆以天上微妙香華，各各執持往詣佛所。於時諸天上及諸菩薩，各各齎持香花雜香擣香，各各供養奉散如來、至真、等正覺上。於時所散華香，上在虛空化為宮殿在於四方，而於虛空中向于四面，微妙分明，皆以眾寶人所悅樂。於眾會億百千姟，皆共叉手自歸命佛，而問世尊：「唯，天中天！我等之身當來之世，願得法利亦復如是，如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，諸聲聞眾亦當如是，為諸會者講說經法，如今所演。」

爾時世尊知善男子心之所念，覩一切法永無所起亦無所行，一切諸法無所逮得，見心所忍，佛應時笑。賢者阿難前白佛言：「佛何因

笑？笑當有意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今此眾會億百千姟人，皆悉逮得不起法忍，過於當來六十八億劫，當得作佛，號曰覺華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明行成為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道法御、天人師，號佛、世尊，劫名華事，世界曰嚴華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分別空品第六

爾時佛告賢者須菩提：「豈非堪任，為諸菩薩摩訶薩緣發般若波羅蜜，菩薩摩訶薩因此得生。」
於是諸菩薩摩訶薩眾、聲聞及天、人各心念言：「今須菩提自以辯才，為諸菩薩摩訶薩說般若波羅蜜乎？乘佛聖旨說耶！」
又須菩提知諸菩薩摩訶薩眾、大聲聞、諸天、人心之所念，謂賢者舍利弗：「敢佛弟子有所說者，分別光曜，一切皆乘如來威德。怛薩阿竭所可說法，彼一切法於本無諍。諸善男子當學斯法，則證其法學者，皆順如來慧證境界。諸菩薩摩訶薩說般若波羅蜜，非聲聞、辟支佛之境界。所以者何？說法得時莫不喜悅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斯謂菩薩。」
時須菩提白世尊曰：「所謂菩薩者，天中天！何謂菩薩？於此法中，何因有菩薩之言？我亦不見菩薩之法，何謂菩薩？唯，天中天！我永不見般若波羅蜜及於菩薩，當云何說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？當以何誼為諸菩薩講般若波羅蜜而開導乎？」
佛告賢者須菩提：「所謂般若波羅蜜及菩薩者，但假號耳，其名無名，其名不在於內、不在於外、不處兩間。譬如，須菩提！所見人者，但假託號，彼亦無名。其法不起不滅，因緣和合隨俗所名。但音聲言及我、人、壽命。蚑行喘息、蜎飛蠕動眾生之類，所作所造、所興勸助、所見所覩、所知所觀，一切皆為假號之法，一切不起不滅；諸天人民所可言誨亦復如是。如此，須菩提！計般若波羅蜜及菩薩名，悉為假號，皆不起不滅。至于天中天所可言名，等無有異。譬如，須菩提！於內所有所與我色，斯亦假名法，為假託作斯字也。其假號法不起不滅，欲得了此因緣之合，有言聲耳；痛痒思想生死識法為假號，其法所名不起不滅，若以因緣假託之現而有言聲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所謂般若波羅蜜，有言菩薩及菩薩名，但所託者，其法不起不滅。所謂菩薩般若波羅蜜及菩薩名，悉無他倚，因緣猗號而有斯言。眼則恍惚虛寂，至于假名，法為託字，亦皆不起不滅，因緣假號而有言聲。所謂眼空，其眼無內、無外、不處兩間；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，法為假託，其法不起不滅，因緣合名而有言聲。其號心者，心不在內亦不在外、不處兩間。所謂色者，須

菩提！法所假號不起不滅，亦不內外、不處兩間。其眼界者亦為假號，因法託名，其曰眼界、色界、眼識界，耳界、聲界、耳識界，鼻界、香界、鼻識界，舌界、味界、舌識界，身界、細滑界、身識界，意界、法界、意識界，法為借號而有言聲，其法無內無外、不處兩間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所謂菩薩及般若波羅蜜，因法假號，其號不起不滅，猗託為名而有言聲。般若波羅蜜、菩薩字，其名無內無外、不處兩間。譬如，須菩提！所謂其內是我身，因字頭首，其名但言聲，又復名頸項。五陰、兩臂、背臍脇、兩臏、兩腳，但假號耳。託首聲言，因緣法為號，計其法者不起不滅，計此所有悉為假託而立言聲，計其名者不起不滅，無內無外、不處兩間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般若波羅蜜、菩薩名者，皆為假號，其法不起不滅，盡為假託而有言聲，其名亦不起不滅，無內無外、不處兩間。譬如，須菩提！於此外有草木枝葉華實，計此一切，悉為假號而有言聲，其名無名，其名不起不滅，假託為名而有言聲，計其名者，無內無外、不處兩間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般若波羅蜜及菩薩字，一切皆因法假號，其法不起不滅，其名無內無外、不處兩間。譬如，須菩提！過去諸佛世尊，皆共假傳其號，當來現在亦復如是。譬如，須菩提！呼聲之響，又如鏡像、幻、化、野馬。如來解說一切諸法，皆猶如化，但假有號，其號不起不滅，倚託為名而有言聲，其名無內無外、不處兩間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所謂菩薩、般若波羅蜜，但假號耳，其號不起不滅，無內無外、不處兩間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所謂菩薩摩訶薩、般若波羅蜜，因緣合會而假虛號，所號善權、所號法，皆假託耳。當作是學行般若波羅蜜，不住名色亦無所見、不住痛痒思想生死識、不住於名、不覩名色不常、不見名色安樂、不見名色苦惱，不見名色而有內者、不見名色而有外者、不見名色而有空者、不見名色無想之變、不見名色無願之事、不見名色而寂寞、不見名色而慌忽者、不見名色而有欲塵、不見名色而諍訟者、不見名色而有起者、不見名色而有滅者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。眼界、色界、眼識界，耳界、聲界、耳識界，鼻界、香界、鼻識界，舌界、味界、舌識界，身界、細滑界、身識界，意界、法界、意識界，一切皆爾，因緣合成而為假號，有是五陰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及菩薩行，并於名號不有不無，不處有為界、不處無為界，亦無所見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於一切法無所想念，無應不應，亦不想念行般若波羅蜜，處無想法行諸意止。修般若波羅蜜，亦不見般若波羅蜜、不見般若波羅蜜名、亦不見菩薩號，亦不見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不見般若波羅蜜、亦不見般若波羅蜜名、亦不見菩薩、亦不見菩薩名。誰見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？菩

薩摩訶薩曉了分別諸法之本、諸法相者，計諸法本、諸法相者，亦無所著亦無諍訟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因猗名，為法造號。其於佛道，亦緣號不為假託，悉曉了之。不猗於色，不猗痛痒思想生死識；不猗於眼耳鼻舌身意，亦不猗眼色識、不猗耳聲識、不猗鼻香識、不猗舌味識。不猗身細滑識、不猗意法識，不猗眼習五陰之事而無所猗。不起痛痒，無苦、無樂、無不苦樂，乃至意識所習因緣，則有痛痒及與苦、樂、不苦不樂行者，於彼都無所猗；亦不猗著於有為界、亦不猗著於無為界，亦不猗著檀波羅蜜、亦不猗著尸波羅蜜、亦不猗著羼提波羅蜜、亦不猗著惟逮波羅蜜、亦不猗著禪波羅蜜、亦不猗著般若波羅蜜，亦不猗著相，亦不猗著菩薩之身；亦不猗著於肉眼，亦不猗著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；亦不猗著慧度無極、亦不猗著神通之意所度無極；亦不猗著內外、亦不猗著處于兩間；亦不猗著於內之空、亦不猗著於外之空、亦不猗著無形之緣、亦不猗著自然之空、亦不猗著開化眾生、亦不猗著佛土嚴淨、亦不猗著漚恕拘舍羅。所以者何？用一切法悉無所有故。當所著者亦無所著，亦無所有當可持者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而無所著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；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便得長益，入于寂然得菩薩道。入于阿惟越致，神通具足；神通以具則遊佛國，教化眾生；已化眾生，則便供養諸佛世尊，則能嚴淨諸佛國土；已能嚴淨諸佛國土，諸佛世尊皆覩見。於時菩薩亦復遙見諸佛大聖，亦欲逮得功德善本，便當供養諸佛世尊稽首歸命，則逮自然無量之德，親近諸佛，便得從聞所說經典，已逮聞法未曾斷絕，逮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阿惟三佛，諸總持門、諸三昧門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行，分別曉了一切諸法因緣假號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色為菩薩乎？痛痒思想生死識為菩薩乎？」

須菩提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「云何，須菩提！眼為菩薩乎？耳鼻舌身意為菩薩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「色聲香味細滑法為菩薩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又問：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眼色識為菩薩乎？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為菩薩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地種為菩薩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「水種、火種、風種、空種、識種為菩薩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無明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識、名色、六入、所習、愛、痛、受、有、生、老病死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寧有異色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寧有異痛痒思想生死識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寧有異眼耳鼻舌身意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寧有異色聲香味細滑法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寧有異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寧有異十二因緣從無明至病老死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色無本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五陰、六衰、十八種、四大、十二因緣無本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寧有異無本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於須菩提意，解何等誼，以何等觀察而答？」
佛言：「色非菩薩、痛痒思想生死識非菩薩；六衰、十八種、四大、十二因緣從無明至生老病死非菩薩，其無本者謂非菩薩、若異無本亦非菩薩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吾我、人、壽亦不可得，云何當名為菩薩者？云何名五陰、六衰、十八種、四大、十二因緣終始之患為菩薩耶？云何名異色、異痛痒思想生死識為菩薩耶？云何名異六衰、十八種、四大、十二因緣為菩薩耶？云何名無本之事為菩薩耶？云何名異無本為菩薩耶？斯無處所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當觀眾生人物無所有、不可得，般若波羅蜜亦無所有、不可得，菩薩當作是學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口言色者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「口言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計色常、計痛痒思想生死識常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計色無常、計痛痒思想生死識無常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口言色樂、痛痒思想生死識樂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口言色苦、痛痒思想生死識苦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口言色是我所、痛痒思想生死識是我所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口言色非我所、痛痒思想生死識非我所，為菩薩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口言色空、痛痒思想生死識空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口言色無想、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想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口言色無願、痛痒思想生死識無願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口言色不空、不無想、不無願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不空、不無想、不無願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五陰、六衰、十八種、四大、十二因緣無所有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仁見何誼而反云，口所說言五陰、六衰、十八種、四大、十二因緣，終始之患、苦樂善惡，空、無想、無願，有與無，悉非菩薩？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究竟求色了不可得，何況甫復口言色者為菩薩乎！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爾，究竟求常而不可得，何況無常而可得當為菩薩乎！究竟苦樂而不可得，何況口言苦樂為菩薩乎！究竟索是我所不可得，何況口言我非我為菩薩乎！色痛痒思想

生死識亦復然。究竟所有色不可得，何況口言色空為菩薩乎！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然。究竟求想不可得，何況口言色無想為菩薩乎！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。究竟求願不可得，何況口言色無願為菩薩乎！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欲學般若波羅蜜，當作是學。口所言色不可得者，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空、無想、無願不得者，則為學般若波羅蜜。向者須菩提所言，我於法中永不覩見為菩薩者。須菩提！欲知法不可見法、法不可見法界、法界不見法。色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然，色界不見法界、法界不見色界、眼界不見法界、法界不見眼界。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。意界不見法界、法界不見意界、十八種界不見法界、法界不見十八種界、有為界不見無為界、無為界不見有為界、有為界者亦不可兩。無為界者亦不可名，無為者不可兩，有為者亦不可名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此者，於一切法永無所見。已無所見，不恐不畏、不難不懼，心不怯弱亦無所恨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已不見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見眼耳鼻舌身意，不見色聲香味細滑法，不見色欲，至于法欲亦無所見。不見貪怒癡，不見無明，至于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所更、痛、愛、受、有、生、老病死亦無所見。不見吾我，不見人、壽命。不見欲界、不見色界、不見無色界，不見聲聞、辟支佛、不見菩薩法、亦不見佛、亦不見法、不見菩薩眾。已不見一切法，不恐不畏、不難不懼，心不怯弱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何因菩薩摩訶薩心不怯弱而無所著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不得心所念法，亦無所見，是故菩薩摩訶薩心不怯弱亦無所著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而不恐怖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不得心畏，亦無所見，是故菩薩摩訶薩而不恐怖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而無所得？行般若波羅蜜乎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一切所行般若波羅蜜，彼亦不得般若波羅蜜，亦復不得菩薩之心。其是為今設菩薩之為勅命。」◎
光讚經卷第二

光讚經卷第三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了空品第七

於是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欲具足檀波羅蜜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欲具足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蠲除色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欲除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欲除眼耳鼻舌身意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欲除色聲香味細滑法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；欲除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欲除眼更耳更、鼻舌身意更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欲除色更、痛痒思想生死識更因緣之習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除貪婬瞋恚愚癡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欲除貪身見已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除狐疑犯戒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欲除欲諸著色欲、無色欲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除因緣會縛結之著、所受之處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欲除四果——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、含阿羅漢——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除四憂、四著及四凶受、四顛倒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欲除五蓋、六入、七識、八邪、九惱、十惡罪福之業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除十善、四禪、四諦、五神通，欲除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除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四等心、四無色定、一切諸意止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了覺意三昧正受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欲分別虛空慧三昧者，識慧三昧、不用慧三昧、有想無想慧三昧，正受滅定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成師子娛樂三昧、師子震吼三昧，欲逮得總持門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欲得首楞嚴三昧、寶海三昧、慧印三昧正受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得月燿三昧、月幢英三昧、入一切諸法三昧正受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得覩明印三昧、生諸法三昧、出於勸祠幢幡惡三昧正受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得金剛喻三昧、入一切諸法門三昧、定意王三昧、帝王印三昧正受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得勢力清淨三昧、超諸平等三昧、順生諸法所歸入三昧、入一切諸法言聲三昧正受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得觀十方三昧，欲得一切諸法總持門印三昧、一切諸法平等印(丹本云御)造印三昧，住於空處三昧正受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得嚴淨三昧、道場三昧、超越神通三昧正受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欲得超

挎出三昧、等幢護英三昧，欲致是三昧正受及餘三昧門，當學般若波羅蜜也。復次，天中天，菩薩摩訶薩欲令一切眾生之類得具足願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復次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欲得具足功德之本，因其具足所在善本不墮惡趣，不見下賤下歸聲聞、辟支佛地，不以諍訟菩薩上法，當學般若波羅蜜。」
賢者舍利弗謂賢者須菩提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不諍上法？」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不與漚惏拘舍羅，不起無所從生漚惏拘舍羅，行六波羅蜜，曉了無所從生空、無想、無願，懷來三昧門，不墮聲聞、辟支佛地，亦不度人，菩薩滅定，是謂菩薩摩訶薩生不淳淑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何謂菩薩生不淳淑？」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所以曰不淳淑者，謂愛著法也。」
又曰：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立於色空而知想識有所依倚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然；立之於空，而知想識有所依倚，是謂菩薩摩訶薩柔順法忍之愛著也，生不淳淑。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立色於無想，而知想識有所依倚；立色於無願，而知想識有所依倚；是為菩薩摩訶薩柔順法忍之愛著也。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然。立無所有而知想識有所依倚，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，而知想識有所依倚，是菩薩摩訶薩柔順法忍之愛著也。色無常、痛痒思想生死識無常，色苦、痛痒思想生死識苦，色無我、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我，而立於斯，而知想著有所依倚。舍利弗！是謂菩薩摩訶薩柔順法忍愛著，生死不淳淑。當斷是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此色非色則為除色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然，是為滅盡，當為設證。是非滅盡而為造證，當修斯路，此為染塵諍戒，當習行是，不當習此，是為菩薩之所應行，是非菩薩之所應行，是為菩薩道。是為菩薩學戒不當學某，某是菩薩檀波羅蜜、某是菩薩尸波羅蜜、某是菩薩羼波羅蜜、某是菩薩惟逮波羅蜜、某是菩薩禪波羅蜜、某是菩薩般若波羅蜜、某是菩薩漚惏拘舍羅、某是菩薩無漚惏拘舍羅、某是菩薩入寂然、某是菩薩生不淳淑。」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說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住此建立如是諸法，而知想識有所依倚，是謂菩薩摩訶薩柔順法忍之愛著，生不淳淑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何謂菩薩摩訶薩寂然？」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於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見內空、不見外空、不見內外空、不見內外空空而空、無內外空空不見內外空、不見空大空、空大空不見空、空大空不見究竟真空、究竟真空不見大空、究竟真空不見有為空、不見究竟真空、有為空不見無為空、無為空不見有為空、無為空不見終始長遠空、終始長遠空不見無為空、終始長遠空不見未分別空、未分別空不見曠野長遠空、未

分別空不見本淨空、淨空不見未分別空、本淨空不見自然想空、自然想空不見本淨空、自然相空不見一切諸法空、一切諸法空不見自然相空、一切諸法空不見無所有空、無所有空不見一切諸法空、無所有空不見自然空、自然空不見無所有空、自然空空不見無所有空、無所有空不見自然空空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則菩薩至於寂然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欲行般若波羅蜜者，當作是學，則當如順，不當念色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，於識不當念識；不當念眼耳鼻舌身意；不當念色聲香味細滑法；不當念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；亦不當倚著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四等心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當念菩薩摩訶薩。又當念等無等心、入微妙心。所以者何？其心無心，心者本淨；本淨心者，自然而樂、清明而淨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云何心清明而淨？」
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假使心不與欲合亦不離欲、不與怒合亦不離怒、不與癡合亦不離癡、不處因緣無有結縛、無所轉綴亦無不綴，於一切疑六十二見不合不離，不與聲聞、辟支佛心行合亦不離合，是為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心本清淨清明而淨。」

賢者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有此心乎？其心無心。」
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云何，舍利弗！為有心耶？豈有此心寧可知有心無心乎？為可得不？為可獲不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仁者！」

「假使，舍利弗！其心不可復知有與無也，亦不可得亦不可獲；又有此者，由因緣而有此言，有此心，有心無心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云何，須菩提！此為無心耶？」

答曰：「無所造、無所念，是謂一切諸法無心無念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云何，須菩提！其發心者無所造、無所念乎？假使色造無所念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然。假使無所造、無所念，至于聲聞、辟支佛意，上至菩薩，悉為無心無念乎。」

答曰：「唯然，舍利弗！如是心者無所造、無所念，是故菩薩摩訶薩亦復如是，無所造、無所念。」

舍利弗讚賢者須菩提言：「善哉，善哉。須菩提！審如仁者為世尊子，從法門生常以順法，為法所化，因法而與不為榮冀，自然因緣登于法身，仁者則為行空第一。世尊讚仁了空最上，難及難及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當順如斯。如是菩薩摩訶薩則當觀之為阿惟越致。欲學聲聞地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，當聞當

受、當持諷誦、常當思念。念欲學辟支佛地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，常聞當受持諷誦、當常思念。欲學菩薩地者，當學般若波羅蜜，當聞當受持諷誦、常當思念。所以者何？此般若波羅蜜者，廣普具足致于三乘者，謂菩薩、聲聞、辟支佛，菩薩悉學，了無所罣礙也。」◎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假號品第八

於是賢者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如聖所云菩薩摩訶薩，我亦不見亦不能得行者。如我不見、不得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，當云何說菩薩般若波羅蜜？云何教行者乎？我設使說一切法而可得者，為造名號菩薩之字；設如是者則墮狐疑。又計其名，則無所有亦無所住。所以者何？從無明故而致此名，其名如是，亦無有處亦無有住。亦無有處亦無有住色謂我所而不可得，痛痒思想生死識謂是我所亦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為假名耳。以是之故，其所因緣及計號字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所以者何？從無明意致此名號，其所名者，亦不住亦不不住。唯然，世尊！我觀於眼，永不能得所言我所，耳鼻舌身心亦復如是。而察於心，亦不能得所言我所，既觀於眼耳鼻舌身心永不能得根原本末言是我所者，當因何所而為菩薩立於名號？又察其眼虛無慌忽，其名不住亦不不住。所以者何？因從無明假號而立，計其名者，如是所假亦不住亦不不住。唯然，世尊！我求色形本末我所，都不能得；六情亦然，求其名號本末所興言是我所，永不得。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，求其本末言是我所，永不可得。如是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，察其本末所言我所，都不可得。設使察眼色本末言是我所不可得，六情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十八種，亦復如是。當復何因為立號言菩薩乎？其眼耳鼻舌身意、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十八種，計無有名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所以者何？因無明故而有名字，又察名字，亦無所住亦無不住，眼所習更、耳鼻舌身意所習更者，亦復如是。從眼習緣至于心行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緣習所更而致此痛，察其本末言我所，永不可得；六情色聲香味細滑法、色痛痒思想生死識及十八種，察其本末言是我所，永不可得，亦無名字，其假號者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因其無明而興致此，是我所者都不可得；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所更、痛、愛、受、有、生、老病死，察其本末，言是我所都不可得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無明以滅，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所更、痛、愛、受、有、生、老病死滅，觀其本末，是我所滅都不可得。婬嫉瞋怒愚癡，察其本末言我所，都不可得，因其名字而興立此。計其名者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色痛

痒思想生死識、眼耳鼻舌身意、色聲香味細滑法、十八種，滅盡除已，察其本末，索言我所永不可得。因從名號而興致此，又其名號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觀其本末言是我所，永不可得，因從名字而興致此。又察吾我省其本末言是我所，因從名號，其假號者都不可得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；人、壽命、所造所觀所見亦復如是，察其本末言是我所，永不可得，因從名號而興致此，又其名號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察其本末言是我所，永不可得，因此名號而興致此，又其假號，亦無所住亦無不住。空、無想、無願，察其本末言是我所，都不可得，因從名號而興致此，又其假號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四禪、四等心、四無色三昧正受，察其本末言是我所者，都不可得，因從名號而興致此，又其假號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念佛、念法、念聖眾、念識、念施、念博聞，念出入守意、念老病死，察其本末是我所者，都不可得，亦不可見，因從名號而興致此，又其假號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察其本末言我所者，都不可得，因從名號而興致此，又其假號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不見本末，無有處所亦不可得，云何當為菩薩而立名號言菩薩乎？有其名號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，因從無明而致名字，又其名字亦無所住亦不不住，計其名號致五盛陰，察其本末亦不可得，因從名號而興致此，又其名號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察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十八種，十二因緣，如呼聲、響、影現、野馬、水月、幻、化，察其五陰及五盛陰亦復如是，省其本末言是我所，都不可得，因從名號而興致此，又其名號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，虛無慌忽。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空、無想、無願，察其本末言是我所，都不可得，從其名號而興致此，又其名號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，猶如呼聲、響、影、野馬、芭蕉、水月、幻、化，察其本末都不可得，不起不滅，猶如水影，無所染污亦無恚恨。眼耳鼻口身意，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十八種，十二因緣，法界、本際法法所趣，及寂然法，善惡禍福諸法之名，有為法無為法，有所為無所有，有漏無漏，察其本末，法所從興都不可得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，猶如影、響、水月、野馬、芭蕉、幻、化。過去當來今現在法，察其本末亦不可得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，去來今法不可覩原，何謂無所有法？所可謂無所有法者，無有過去當來今現在，求無為法，察其本末都不可見。

「唯然，世尊！我察東方江河沙等諸佛世界，省其本末永不可見，又察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、諸菩薩眾及聲聞、辟支佛眾，

省其本末都無所見；南方西方北方東南方西南方西北方東北方上方下方九方，諸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、諸菩薩眾及聲聞、辟支佛，省其本末都無所見。何所是菩薩般若波羅蜜？何因當說菩薩之號？又其名號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。所以者何？眾生之類從無黠心假名號行，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所更、痛、受、愛、有、生、老病死，亦復如是，假而有字，其字之本都無所住亦不不住。所以者何？唯然，世尊！以一切法悉無有本。以是之故，求其本末了不可得，當何因緣而為菩薩立名號乎？又，天中天！其無本者，無名無住亦不不住。所以者何？眾生無明，從無明心而致此字，又其名字亦無所住亦不不住，因緣法合而有假號，名曰菩薩。彼無言說，無諸陰眾種、諸入、無明、十八種、十二因緣及諸佛法，緣是假號。

「唯然，世尊！假引譬喻，影、響、野馬、芭蕉、幻、化，但有假號，若如字空而空無名。譬如名地水火風空，地水火風而自不名；所以名曰戒、定、慧、解脫、知見事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，但有名號；聲聞、辟支佛亦復如是，但有假號；所謂菩薩及菩薩字，但假號耳；所名曰佛，諸佛之法，亦無實字但假號耳。善惡禍福，若常無常、苦樂、若我非我，寂寞恬怕，所有無有福，若常無常、苦樂，我觀此誼，是之所謂悉由因緣。假使當為菩薩摩訶薩而立名號者，於一切法則有狐疑，察其本末，亦不可得。

「唯然世尊！有其名號，無有法界，亦無所住。所以者何？眾生之類，從無明心致此名字，又其名號，亦無所住亦不不住，亦無有處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假使聞說般若波羅蜜如是比類瑞應所起，不恐不怖、不畏不難，心不懷慊，其菩薩摩訶薩即當知之住阿惟越致果，住無所住，行無所行。

「復次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不當住於色，不當住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當住眼、不當住耳鼻舌身意，不當住色聲香味細滑法，不當住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，不當住眼所習更、不當住耳鼻舌身意所習更，不當住眼因緣習痛痒、耳鼻舌身意因緣習痛痒，不當住地水火風種、不當住空種、不當住諸識種，不當住無明、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所更、痛、愛、受、有、生、老病死。所以者何？天中天！色則為空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空。所言空者，色則為空、非名異空，彼色則空、空者假色。菩薩摩訶薩欲求自緣想行般若波羅蜜，當住於色、當住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當住眼耳鼻舌身意、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十八種，十二因緣。所以者何？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空、十二因緣亦空，十二因緣生死之原無有異空、無有異住。其十二因緣老病死者，此則為空，生老病死

十二因緣自然為空，本自然空。以是之故，天中天！不當住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十八種，十二因緣之端緒也。

「復次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當住於四意止。所以者何？觀四意止亦復是空，不為有異四意止空，也不他空，其四意止自然為空；亦不當住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所以者何？其意止、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意、所由之路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復為空。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自然為空、無有異空，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本性則空、無有異空。所以者何？計佛法者則復空，空故曰佛法。唯，天中天！以是之故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當住五陰，六衰及十八種，十二因緣，三十七品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

「復次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當住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。所以者何！般若波羅蜜者亦復是空。設般若波羅蜜空者，則非異般若波羅蜜空。所以者何？無異般若波羅蜜空，般若波羅蜜自空。設般若波羅蜜自然空，唯以文字為假號耳，文字則空，乃為般若波羅蜜。以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於般若波羅蜜而無所住，五陰、六衰、十八種、十二因緣、三十七品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空，行般若波羅蜜菩薩不當住中。

「復次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當住於文字，不當住文字說，不當住一食二食，至於三食四食、揣食、心食、識食。所以者何？謂文字文字則空、無有異空。文字自然為空，其為空者無有文字。文字本空，其為空者無有名字。

「復次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當住神通。所以者何？其神通者神通自空，神通本空、無有異通而為空者。神通為空、無有異空，神通自空空故曰神通。是以之故，唯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當住神通。

「復次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當住色想、不當住痛痒思想生死識想。所以者何？其非常者非常為空、其非常者自然為空，則無非常，無異非常而為空者，無有他空，非常自空，其為空者無有非常。以是故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當住色空、不當住痛痒思想生死識空，不當住色無常、不當住痛痒思想生死識無常，不當住眼耳鼻舌身意無常，不當住色聲香味細滑法無常，不當住十八種、十二因緣終始無常。不當住苦、不當住樂。不當住色我所非我所，不當於中住痛痒思想生死識我所非我所；不

當於中住色空、痛痒思想生死識空；不當住眼耳鼻舌身意空；不當住色聲香味細滑法空；不當住十八種、十二因緣生死之患空；不當住有為無為；不當住於本際法；不當住於色寂然、不當住痛痒思想生死識寂然；不當住色空無慌忽、不當住痛痒思想生死識虛無慌忽；六衰、十八種、十二因緣，亦復如是。

「復次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住無本。所以者何？其無本者，盡無所有亦復為空、無本無異，無本為空、無有異空，無有異空為無本也。無本自然空、空是以無本。以是故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不住無本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不住無本，至於諸法及諸法界、諸寂然法，乃至本際亦無所住。

「復次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住一切諸總持門，亦不住一切諸三昧門。所以者何？所謂總持門，其總持門亦復為空。所謂三昧門，三昧門者亦復為空。三昧門、總持門，自然為空、無有異空，自然空者無有他空。總持門、三昧門本淨，本淨空法自然空。譬如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有漚恕拘舍羅，謂有吾為是我所，而念如此則住于色，在於色中有所造作生死之行，住痛痒思想生死識而有所造而為行者，不除造作生死之所因，而反受般若波羅蜜，不肯精勤於般若波羅蜜，則為不具般若波羅蜜所生之事至於薩芸若。譬如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無漚恕拘舍羅，其心發念吾我是非所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、苦樂善惡，及總持門、三昧門，不能修行總持之門，亦不能順三昧門，不能造無想行，受般若波羅蜜亦不能精勤於般若波羅蜜，以不具足於般若波羅蜜者，不能成就薩芸若慧。所以者何？猶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漚恕拘舍羅故，不當受色、不受痛痒思想生死識。而彼菩薩反更受色，色者本淨、了則為空。以此言之，若受痛痒思想生死識，言教本淨亦復為空，不受諸總持門、諸三昧門。設不受三昧門、總持門，則能興立本淨為空，亦不受般若波羅蜜，緣知本淨為空之故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如是者，觀察諸法則本淨空，當住是觀，不念法我所為行，是為菩薩摩訶薩為無所受，名曰無受三昧。道場具足廣普，無有邊、無有量，一切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及。復不受薩芸若，猶察內空、外亦復空，有內外空、求空亦空則為大空乃為真空空，有所有空、無所有空、究竟盡空、廣遠之空、有所造空、其本淨空、自然相空、一切諸法空、無所有空、自然之空、因從發起自然之空。所以者何？輒趣於化，其所化者則為塵勞。何謂為化？何謂為想？色則為化，痛痒思想生死識此便為想，十八種、十二因緣、總持門、三昧門，是謂塵勞之想，當受奉行，無所寄倚、無所養育，聲聞、辟支佛所不信樂薩芸若。何謂信樂？信是般若波羅蜜，篤樂無疑思惟分別，觀其要誼則無想。行亦無想，是故

不受想，專一依倚，而歡喜樂行於篤信，其本淨空則便得度，不復受色，亦不受痛痒思想生死識。所以者何？其相自然現在法空，所受空者亦無所得。所以者何？其三昧定，內不可得者為時慧，亦不於外亦不內外可得，時慧亦無所見，內外悉空，除其因緣，猶如外道所學所信，彼樂此已，御於篤信，是故曰薩芸若。以恨諸法計一切法，都不可得所從起者，作是信已無有受法者，不復想念有所者也，亦不能獲無央數法。當所受者受與，不受亦復不念，所可遊居以能修習，於一切法無所念者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，亦無去來。度無所度而復周遊，所由然者，用不受色、不受痛痒思想生死識，於一切法亦無所受。亦不受諸總持門、不受諸三昧門，於一切法無所起受，亦無中間而般涅槃，悉以具足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念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。所以者何？其四意止者止無所止，四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意、八由行，亦復如是！其所斷者斷無所斷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覺無所覺法，計其法者亦非法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，不受色，亦不受痛痒思想生死識，至於總持門、諸三昧門，等無有異。

「復次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當作是觀：『何所是般若波羅蜜？何以故謂是為般若波羅蜜？誰為此般若波羅蜜？何以有是般若波羅蜜？』用是般若波羅蜜，為亦無所得，亦無所見亦無所不見，是故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當作是思惟：『其無所有法亦不可得，亦無般若波羅蜜。』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仁者！何所法謂無所有而不可得？」

答曰：「般若波羅蜜法，亦無所有亦不可得。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亦復如是。則無所有亦不可得，於內為空、於外亦空、內外亦空。彼空者得致大空，至於真空、無所有空，因其空者，至無有空，無常亦空，惶慌亦空，所作事空，本淨亦空，自然相空，一切法空，無所有空，自然亦空，所有自然亦空。緣是之故，色無所有亦不可得，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無所有亦不可得。其內空者，則無所有亦不可得；其所有空、無所有空、自然之空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其四意止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，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其六神通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其無有本者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所謂法者而住於法，若寂然法及察本際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所謂佛者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薩芸若者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一切具慧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其內亦

空，計外亦空，內外亦空，所有亦空，自然亦空。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作是思惟。如是觀察者，作是思惟已，則不可見心。心無所著、無所染污，不恐不懼、不畏不難，心不懷懞，則當知是菩薩摩訶薩不離般若波羅蜜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知之不離般若波羅蜜？」
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所謂離色者，色之自然故；所謂離痛痒思想生死識者、識之自然故也。所謂離檀波羅蜜，檀波羅蜜之自然故；所謂離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六波羅蜜自然故也。所謂離意止、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意、八由行，三十七品之自然故也。所謂離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者，諸佛之法自然故也。謂離諸總持門、諸三昧門及離本際者，本際自然故也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何謂色自然？何謂痛痒思想生死識自然？何謂十二因緣、三十七品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自然乎？」

須菩提答曰：「已無所有故謂自然。色無所有，故曰色自然；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所有，故曰痛痒思想生死識自然。無所有至於本際，故曰自然。舍利弗！以是故，作此觀者，則知離色色之自然，則知離痛痒思想生死識之自然，五陰、六衰、十八種、十二因緣、三十七品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至所本淨悉無所有，故曰本淨自然。所謂離色色之本相，所謂離痛痒思想生死識痛痒思想生死識之本相，一切諸法及諸佛法，離本際者本際相故。色自然相自然相故，謂相自然而得遠離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其有菩薩摩訶薩學此法者，皆當歸趣薩芸若不？」
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賢者！其學此者，歸趣薩芸若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無所起無所滅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何故，須菩提！一切諸法不起不滅？」

答曰：「舍利弗！所謂色者，其色則空。以是之故，不起不滅亦不可得。痛痒思想生死識則為空，以是之故不起不滅。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十八種，十二因緣，三十七品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諸總持門、一切三昧，至于本際，不起不滅亦不可得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能如是者，則近薩芸若。假使能近薩芸若者，其身、口、意則自然淨，諸相清淨自然具足，其身口意以能清淨，具足諸相致清淨者，應時菩薩即不復起婬怒癡心。婬怒癡心已清淨者，則便無有憍慢恚貪，亦不復起六十二見。諸所邪疑貪恚之心已不復興，則能除於六十二見諸所疑意，諸所生處不造常見，所生之處諸佛國土，從一佛國遊一佛國，教化眾生、嚴淨佛土，常懷專一不離諸佛世尊，至于逮得阿耨

多羅三耶三佛，成至阿惟三佛。如是菩薩摩訶薩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
光讚經卷第三

光讚經卷第四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摩訶般若波羅蜜行品第九

於是賢者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假使菩薩摩訶薩無漚恕拘舍羅行般若波羅蜜，若行色者則為行想、行痛痒思想生死識者則為行想，若行色常則為行想、若行痛痒思想生死識常者則為行想，若行色無常則為行想、若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常則為行想，若行色苦則為行想，若行痛痒思想生死識苦則為行想，若行色樂則為行想、若行痛痒思想生死識樂者則為行想，若行色我所者則為行想、若行痛痒思想生死識我所者則為行想，若行色非我所者則為行想、若行痛痒思想生死識非我所者則為行想，若行色虛無者則為行想、若行痛痒思想生死識虛無者則為行想。若使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行色寂寞則為行想、行痛痒思想生死識寂寞者則為行想。假使、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漚恕拘舍羅，若行四意止則為行想，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則為行想。若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則為行想。唯，天中天！假使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而自念言：『我行般若波羅蜜。』是為菩薩摩訶薩而反行想。假使菩薩摩訶薩心自念言：『作是行者則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』亦為行想。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漚恕拘舍羅。」

舍利弗問：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當云何行般若波羅蜜、得般若波羅蜜？」
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假使，賢者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立色想則不信解，若立色者則不脫想，為行生死想。若行色想，則不得脫無明、行、識、六入、所更、痛、愛、受、有、生、老病死憂慼惱會；彼菩薩摩訶薩為不行般若波羅蜜，則無漚恕拘舍羅。立於眼想則不信脫，假使菩薩摩訶薩立於耳鼻舌身意想，則不信脫。設立於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想，則不信脫。若習眼更、耳鼻舌身意所習更，立是諸想，則不信脫。假使立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想，則不信脫。設立於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想者，則不信脫，而於佛法念行著想。念行想者，則不信脫十二因緣苦惱之患。彼菩薩摩訶薩不應為聲聞、辟支佛造證，何況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乎？所不能及也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為無漚恕拘舍羅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而有漚恕拘舍羅耶？」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設使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行色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行色想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想，不行色常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常，不行色無常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常，不行色苦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苦，不行色樂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樂，不行色我所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我所，不行色非我所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非我所，不行色虛無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虛無，不行色空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空，不行色無想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想，不行色無願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願，不行色寂寞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寂寞，不行色無想、不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想。所以者何？色者則空，色無異空，色則為空，空者為色。色自然空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空，則無有識，無有異空，識則為空，空者為識。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為空，無有異空。三十七品計則為空，無別異空，三十七品空，空者三十七品。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則為空，無有異空。佛法則空、無他別異空，空者則法，法者則空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為成漚恕拘舍羅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如是者，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彼行般若波羅蜜已，無所受無所行、不受不行、不行不受、不有所行亦非不行，是故無所受亦不有所受。」
賢者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何故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已無所受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所以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自然不可得。由是之故，般若波羅蜜為無所有，則為自然。以是故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無所受無所行、不受不行、不行不受、不有所行亦不非不行，是故無所受亦不有所受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為無所有，則謂自然。是故無所至、無所犯負，是名曰一切不受三昧之定。菩薩摩訶薩廣普玄遠而無所量，諸聲聞、辟支佛所不能及。菩薩摩訶薩以是三昧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不離是三昧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者；復有餘三昧乎？」
須菩提答舍利弗：「復有餘三昧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！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何所餘三昧行，菩薩摩訶薩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？」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行首楞嚴三昧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！」
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復有三昧名曰寶印，復有三昧名曰師子娛樂，復有三昧名曰月曜，復有三昧名曰月幢英，復有三昧名曰一切印，復有三昧名曰無能見頂，復有三昧名曰了法界，復有三昧名曰分別幢英，復有三昧名曰喻金剛，復有三昧名曰入法印，復有三昧名曰立定意王，復有三昧名曰印王，復有三昧名曰勢力精進，復有三昧名曰超等，復有三昧名曰入應順分別，復有三昧名曰入辯於十方界，復有三昧名曰總持意，復有三昧名曰度無為，復有三昧名曰等御諸法海印，復有三昧名曰普周虛空，復有三昧名金剛道場，復有三昧名曰執英幢，復有三昧名曰帝英如門閫，復有三昧名曰起本，復有三昧名曰師子吼，復有三昧名曰精進立，復有三昧名曰勝寶，復有三昧名曰照明，復有三昧名曰不眴，復有三昧名曰不住於下，復有三昧名曰決了，復有三昧名曰燈明廣普，復有三昧名曰無量行，復有三昧名曰光造，復有三昧名曰有所照曜，復有三昧名曰莊嚴淨，復有三昧名曰離垢光，復有三昧名曰有所造樂，復有三昧名曰電燈明，復有三昧名曰盡索，復有三昧名曰威神跡，復有三昧名曰離盡索，復有三昧名曰無能勝，復有三昧名曰開通，復有三昧名曰燈明，復有三昧名曰離燈垢，復有三昧名曰嚴淨辯才，復有三昧名曰有所光耀，復有三昧名曰造事，復有三昧名曰慧英，復有三昧名曰住惟，復有三昧名曰普明，復有三昧名曰善立，復有三昧名曰寶積，復有三昧名曰超諸法印，復有三昧名曰普法，復有三昧名曰勝娛樂，復有三昧名曰度法頂，復有三昧名曰有所毀壞，復有三昧名曰一切明句，復有三昧名曰等字所作，復有三昧名曰趣字，復有三昧名曰斷因緣，復有三昧名曰無事，復有三昧名曰無牆，復有三昧名曰決了入號，復有三昧名曰無卑行，復有三昧名曰除冥，復有三昧名曰修行跡，復有三昧名曰無動，復有三昧名曰廣界，復有三昧名曰決一切德，復有三昧名曰住無心，復有三昧名曰淨於嚴整，復有三昧名曰度覺意，復有三昧名曰無量燈明，復有三昧名曰等不等，復有三昧名曰度一切，復有三昧名曰斷諸事，復有三昧名曰離意了除，復有三昧名曰離建立，復有三昧名曰一勝，復有三昧名曰行諸事，復有三昧名曰一事，復有三昧名曰除怨事，復有三昧名曰滅諸所有不當，復有三昧名曰入隨因緣音，復有三昧名曰聲跡言無盡度，復有三昧名曰威神跡，復有三昧名曰光耀熾盛，復有三昧名曰清淨樹，復有三昧名曰清證而閑，復有三昧名曰一切勝，復有三昧名曰不樂一切諸苦樂，復有三昧名曰無盡事，復有三昧名曰總持句，復有三昧名曰等於正邪師子座，復有三昧名曰入響離響，復有三昧名曰無響得響，復有三昧名曰離垢明，復有三昧名曰御跡，復有三昧名曰滿月離垢光，復有三昧名曰電錠光，復有三昧名曰大嚴淨，復有三昧名曰普照世間，復有三昧名曰普定意，復有三昧名曰

應無染離染，復有三昧名曰御空一切等御，復有三昧名曰無青不青寶，復有三昧名曰立無本念，復有三昧名曰身時第一，復有三昧名曰言時除空念，復有三昧名曰脫虛空礙滅護。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是諸三昧，疾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及餘不可計會無有限量諸三昧門、諸總持門，菩薩摩訶薩所當學者，疾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！」

於是須菩提承佛聖旨而歎頌曰：「舍利弗！欲知往古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則為授此等菩薩摩訶薩決，及今現在十方世界諸現在怛薩阿竭、阿羅呵、三耶三佛悉已授此諸菩薩摩訶薩決。其行是三昧者，彼不見三昧，亦不念三昧，亦無所三昧，亦不想：『我當三昧。吾當三昧乎？』亦不念：『我空三昧。』是菩薩摩訶薩無想念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住是三昧；為住古三耶三佛所授決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舍利弗！所以者何？唯，舍利弗！般若波羅蜜三昧不為異也，菩薩摩訶薩亦不為異。菩薩摩訶薩則為三昧，三昧則為菩薩摩訶薩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如仁者所云：『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及諸三昧，不為各異，菩薩則三昧，三昧則菩薩。一切法皆平等則不知三昧。』以是故，舍利弗！於是三昧，善男子亦不知亦不了。」

舍利弗又問：「何故不知不了？」

「用無明故而為三昧，以是故，菩薩不知不了。」

爾時世尊讚賢者須菩提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如吾讚仁行空第一歎之最尊。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當如是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；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學如是，為學般若波羅蜜乎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！菩薩摩訶薩如是學，為學般若波羅蜜，所學者亦無所得。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亦復如是。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自然具足，雖有所得亦無所得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學如是。作是學，為學般若波羅蜜，得般若波羅蜜乎？」

佛言：「如是學，為學般若波羅蜜，得無所得。」

舍利弗白佛：「云何得無所得？」

世尊答曰：「不得吾我，亦不得人、壽命、亦不得所見。五陰究竟本末普悉清淨，亦不得見也。陰種諸入本末究竟如是悉清淨亦不得，無明之原本末究竟而悉清淨，行、識、六入、名色、所更、痛、愛、受、有、生、老病死，本末究竟而悉清淨。苦無所得，本末究竟而悉清淨，習盡之路亦不可得，本末究竟而悉清淨。欲界亦不可得，本末究竟而悉清淨。色界、無色界亦不可得，本末究竟而悉清淨。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亦不可得，本末究竟而悉清淨。六波羅蜜亦不可得，本末究竟而悉清淨。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亦不可得，本末究竟而悉清淨。菩薩亦不可得，本末究竟而悉清淨。佛亦不可得，本末究竟而悉清淨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何所清淨？世尊！」

答曰：「無所起無所生、無所得無所行，則為清淨。」

舍利弗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如是學者，為學何法？」

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學如是者，為學無所學法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！是諸法者計其所有，而愚凡夫之所倚立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誰致是法？」

佛言：「如無所得，以是故得如是逮者，故曰無所逮。」

又問：「世尊！誰無所得而有所得？」

佛言：「色無所得，其內亦空、外亦復空、內外亦空。所謂所有自然無有而悉為空。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內無外亦無內外，所有自然無有悉空。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無內亦無外亦無內外，所有自然無有悉空。彼愚凡夫從無明教，依倚著愛而有想念，以依無明明為兩盲俱，則為不知而無所見。已不知不見，彼則思想不可得法，倚於名色又復依倚著於佛法。已有所倚而欲了知無所有法，故不知不見。何謂不知不見？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不知不見，十二入十八種、三十七品、十二因緣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復不知不見，由是之故名曰為愚。彼不捨施。何所不捨？不捨欲界、不捨色界、不捨無色界，不捨聲聞、辟支佛地；則不篤信。何所不信？不信色空、不信痛痒思想生死識空，不信十二入、十八種、十二因緣、三十七品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為空。不能建立，不建立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不住阿惟越致地，復不建立諸佛之法；以是之故名曰為愚。有所倚著眼耳鼻舌身意，倚著諸種諸陰入，倚著依求於婬怒癡，倚著依慕諸疑邪見，倚著依慕於佛道也。」
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作是學，為不學般若波羅蜜乎？不生薩芸若耶！」
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作是學般若波羅蜜，不得薩芸若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菩薩摩訶薩作是學，不得薩芸若？」佛告舍利弗：「是菩薩摩訶薩作是學般若波羅蜜，無漚恕拘舍羅，有所思想、有所依倚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而反想求依倚六波羅蜜、三十七品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而復想求薩芸若慧，已想求薩芸若而依倚。是故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不學般若波羅蜜，不得薩芸若慧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作是學般若波羅蜜，為不學般若波羅蜜？為不行薩芸若慧乎？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作是學般若波羅蜜，為不得薩芸若。」舍利弗問：「唯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當云何學般若波羅蜜？而隨順學得薩芸若慧？」佛告舍利弗：「假使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見般若波羅蜜；如是菩薩摩訶薩為行般若波羅蜜，為學般若波羅蜜得薩芸若慧，得無所得。無所得無所得，亦復不得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；亦不得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、佛；亦不復得薩芸若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作是行，為行般若波羅蜜，為學般若波羅蜜得薩芸若，得無所得。」
舍利弗白佛言：「何謂無所得？」
世尊答曰：「於內亦空、於外亦空、內外亦空，一切法空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幻品第十

於是，賢者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然，世尊！假使問者：『此幻士學般若波羅蜜，欲得薩芸若。』問者如此，以何報答？『又斯幻士，學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，欲用逮得薩芸若慧；學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、欲用逮得薩芸若慧；又學薩芸若慧，欲以逮得薩芸若。』假使來問如此誼者，以何報答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我故問汝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從其所知而報答吾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？色異乎？幻異乎？痛痒思想生死識異乎幻異耶？」須菩提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於須菩提意云何？幻為異乎？眼復異乎？耳鼻舌身意異乎？幻復異乎？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異乎？幻復異耶？所習因緣痛痒之樂異乎？幻復異耶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四意止異乎？幻復異耶？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異乎？幻復異耶？空、無想、無願異乎？幻復異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幻為異乎？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復為異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幻為異乎？道復異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幻不為異，色亦不異；色則為幻，幻則為色。唯，天中天！幻不為異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不為異，識則為幻，幻則為識。唯，天中天！幻不為異，眼耳鼻舌身心亦不為異，幻則為眼，眼則為幻。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，識則為幻，幻則為識。所習因緣痛痒之樂不為異也，痛樂則幻，幻則痛樂。唯，天中天！幻不為異，四意止亦不異，四意止則為幻，幻則四意止；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意、由行則為幻，幻則由行。唯，天中天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法則為幻、幻則為法。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所謂幻者，為有塵垢及瞋恨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所謂幻者，有所起、有所滅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其不起不滅者，彼學般若波羅蜜已，逮得薩芸若慧，獲致一切大哀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於此興乎所知思想，從習俗教因五盛陰，為菩薩乎？」
答曰：「如是。唯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有知思想，隨其習俗而發言教，以五盛陰，而有所起而有所滅，寧可復得塵勞瞋恨。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其無思想、無習俗、無所言教、無所興立、無有名號、無身無身事、無言無言事、無意無意事、不起不滅、無有塵勞、無有瞋恨，又以此事學般若波羅蜜，成薩芸若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作是學般若波羅蜜，成薩芸若者，則無所有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當作是學般若波羅蜜及學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若欲學者，當如學幻。所以者何？唯，天中天！當觀五陰亦如幻士。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又此五陰學般若波羅蜜，成薩芸若慧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所以者何？其五陰者自然無所有；其有自然無所有者亦不可得。」
又問：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自然之喻，五陰如夢，學般若波羅蜜成薩芸若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所以者何？計於夢者自然無所有；其為自然無所有者，則不可得。」
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？呼聲之響喻於五陰，又復譬如水影、野馬、所化之喻，譬如五陰學般若波羅蜜逮成薩芸若耶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所以者何？其呼聲響、水影、野馬、所化，自然無所有。其為自然無所有者，則不可得。所以者何？唯，天中天！分別了色猶如幻也，痛痒思想生死識及十八種、六根、五陰及五盛陰自然如夢。唯，天中天！色痛痒思想生死識、十八種、六根、五盛陰猶如夢也，於內則空，了不可得，而無自然則為空矣，了不可得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今說於此般若波羅蜜，新學大乘菩薩摩訶薩聞斯說者，得無恐懼畏難懷懞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假使新學大乘菩薩摩訶薩於般若波羅蜜不解漚恕拘舍羅者，不親善師，或恐或怖或懷畏懞。」
須菩提問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何謂菩薩摩訶薩善師？行般若波羅蜜有漚恕拘舍羅，菩薩摩訶薩不恐不怖而不懷懞？」
佛言：「此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志在專精，於薩芸若慧不觀色無常、色亦不可得，不觀痛痒思想生死識無常、識亦不可得；志觀薩芸若，不察無常亦不可得。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有漚恕拘舍羅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志在薩芸若慧，不觀色苦，亦不得色，不觀痛痒思想生死識苦，亦不得識。不觀色是我所，亦不得我所；不觀痛痒思想生死識是我所，亦不得我所。不觀色非我所，亦不得非我所；不觀痛痒思想生死識非我所，亦不得非我所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志學薩芸若，觀於色空，亦不得空；觀痛痒思想生死識空，亦不得空。不觀色有常，亦不得常；不觀痛痒思想生死識有常，亦不得常。不觀色非常，亦不得無常；不觀痛痒思想生死識非常，亦不得無常。觀色寂寞，亦不得色寂寞；觀痛痒思想生死識寂寞，亦不得識寂寞。觀色虛無，亦不得色虛無；觀

痛痒思想生死識虛無，亦不得識虛無。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有漚恕拘舍羅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不觀無常亦無所得，苦、空、無我非身亦無所得，不觀無常亦無所得。空、無想、無願寂寞虛無，亦無所得。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觀無常亦無所得。眼耳鼻舌身意、色聲香味細滑法，不觀無常亦無所得。非常、苦、空、無我非身，空、無想、無願寂然虛無，觀於斯事了無所得。彼為眾生如此意：『吾為一切眾生之類說無常法，為顛倒施令不迷惑。』又分別法，為苦、無我、空、無想、無願寂寞虛無，為顛倒者令不迷惑。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有漚恕拘舍羅！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學行薩芸若慧，思惟其誼，不觀色無常，不墮顛倒亦無所得；不觀痛痒思想生死識無常，不墮顛倒亦無所得。無苦、無我為空，空、無想、無願寂寞虛，無不令顛倒亦無所得。色痛痒思想生死識離四非常，空、無想願寂寞虛無。觀此諸事，不令顛倒亦無所得。假使在於薩芸若慧，念此不捨，此則菩薩摩訶薩惟逮波羅蜜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志不思惟聲聞、辟支佛事，亦不聽志勸隨其行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禪波羅蜜，不恐不怖亦不畏懅！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當造斯觀，不用色空而為空也，色則為空，空者則色；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專為空，色者則空，識自然識，空者為識。眼不專空，眼自然空，眼者則空，空者則眼，不專為空。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，不專空，識自然空，識者則空，空者則識。所習因緣痛痒之樂則為空矣，所習因緣痛痒之樂自然為空，所習因緣痛痒之樂觀之則空，其心自空，所習因緣痛痒之樂則亦為空。其四意止不專為空，四意止空故，由是為空，其四意止自然為空。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不專為空，三十七品則自然，空者則三十七品，三十七品則空。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不專為空，則自然空。空者則為佛，法則空，空者則法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不恐不怖亦不畏懅。」◎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何所菩薩摩訶薩善師？」
「說般若波羅蜜有所擁護，聞之不恐不怖不懅不畏。於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善師為其說法，不論色不常，色亦不可得，亦無所著。以是德本，不以勸助令立聲聞、辟支佛地，唯學薩芸若慧，是菩薩摩訶薩善師。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說無常，亦不可得亦無所著。以是德本，不用勸助令立聲聞、辟支佛地，常建立之薩芸若慧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善師者，為說經法，不論色苦，色不可得亦無所著；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可得亦無所著。色我所非我所；痛痒思想生死識，我所非我所，不可得亦無所著。又為說法論色空、無想、無願，不可得亦無所著；痛痒思想生死識空、無想、無願，不可得亦無所著。眼耳鼻舌身意，不可得亦無所著，色聲香味細滑法及十八種，我所非我所，不可得亦無所著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善師者，為其說法論色寂寞虛無，不可得亦無所著；痛痒思想生死識寂寞空無，不可得亦無所著。以是德本，不用勸助於聲聞、辟支佛地，常以勸助薩芸若慧，是謂須菩提菩薩摩訶薩善師。又復講說眼寂寞虛無，不可得亦無所著；耳鼻舌身意寂寞虛無，不可得亦無所著。色聲香味細滑法寂寞虛無，不可得亦無所著，眼之所習因緣痛痒，說法無常，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，所習因緣痛痒之樂，說無常法，寂寞虛無，不可得亦無所著。以此德本，不用勸助於聲聞、辟支佛地，常以建立薩芸若慧，是菩薩摩訶薩善師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善師，為人說法不論無常；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其所行者，無苦、無我為空，空、無想、無願寂寞虛無。雖說此法，不可得亦無所著。以此德本，不用勸助於聲聞、辟支佛地，常以建立薩芸若慧，是菩薩摩訶薩善師。◎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善師，為人說法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不論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空、無想、無願寂寞虛無，而不可得亦無所著，是菩薩摩訶薩善師。以此德本，不用勸助於聲聞事、辟支佛地，常以建立薩芸然慧，是菩薩摩訶薩善師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善師者，為人講法，現說色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。現說眼耳鼻舌身意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；色聲香味細滑法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；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。現說無明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行、識、名色、六入、所更、痛、愛、受、有、生、老病死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。色我所非我所寂寞虛無，痛痒思想生死識我所非我所，空、無想、無願寂寞虛無。雖說此法以開化人，而無所得亦無所著。以此德本，不用勸助於聲聞事、辟支佛地，常以建立薩芸然慧，是菩薩摩訶薩善師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為人說經法，現論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

空、無想、無願，是我所非我所寂寞虛無。以此德本，不用勸助於聲聞事、辟支佛地，常以建立薩芸若慧，是菩薩摩訶薩善師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為人說法，現論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色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我所非我所空、無想、無願寂寞虛無。以此功德本，不用勸助於聲聞、辟支佛地，常以建立薩芸若慧，是菩薩摩訶薩善師。」
於是，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何謂菩薩摩訶薩於般若波羅蜜無漚恕拘舍羅，親近惡師，而聞說此般若波羅蜜或恐或怖而心畏懅？」
世尊告須菩提曰：「是菩薩摩訶薩離薩芸若行而不親近般若波羅蜜，假使遇此般若波羅蜜，而心著念禪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尸波羅蜜，以檀波羅蜜逮得所施，而以念著檀波羅蜜，是菩薩摩訶薩惡師！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離薩芸若而不思惟，念著內色而想為空，謂色無有自然，念之為空；痛痒思想生死識念著內空，而謂識無有自然，想念於空。又得內色無有自然，想著於空，已想著空謂有所得。念眼內空，自然無有，自然為空。又覩得空，想念逮致，是菩薩摩訶薩惡師！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離於薩芸若，亦不肯於諸通慧，而反於內念色為空，色無所有，念著思惟色自然空；痛痒思想生死識念於內空，志於識想而無所有，念自然空，而於內空得內外空，至無所有自然之空，有所獲致想念所得，念眼內空至無所有自然為空，念逮於空，想有所得；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，念於內空，思惟著想，於無所有自然得空，是菩薩摩訶薩惡師！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思四意止而得四意止，即自念著而獲於斯；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得三十七品，即自念著而獲於斯，是菩薩摩訶薩惡師！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自謂逮得諸佛之法，已有望想，離薩芸若心所當惟念。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漚恕拘舍羅，聞說般若波羅蜜，或恐或怖而心懷懅。」
於是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云何菩薩摩訶薩而為惡師之所攝錄？隨惡師教？聞說般若波羅蜜，或恐或怖而心懷懅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於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惡師，制止行者令不得學般若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檀波羅蜜，而反教之：『不當教此六波羅蜜，是非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所說。人所合禍橫作，此經不當聽，是不當受持諷誦，讀已不當思惟、為他人說。』是菩薩摩訶薩惡師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惡師者，而不肯為分別覺事，不令觀見魔之瑕穢。於是弊魔波旬化作佛像，而即往詣菩薩摩訶薩所，而抑制之，令不修學六波羅蜜，言：『善男子！用為學此般若波羅蜜？用為學此禪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檀波羅蜜？何為奉行？』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惡師！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於時弊魔化作佛像，為菩薩摩訶薩說聲聞、辟支佛經，而為講論，當捐施與，為分別解誼理所趣，敷演美辭，令離菩薩摩訶薩大乘之法，墮於聲聞、辟支佛地。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惡師！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於是弊魔化作佛像，往詣菩薩摩訶薩所，而謂之言：『唯，善男子！今仁所學非為道心，非阿惟越致。卿之所學，終不逮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！』如是色像魔之罪緣，不能觀察亦不覺了知，是菩薩摩訶薩惡師！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為精進行，於時弊魔化作佛像，往詣菩薩摩訶薩所，而謂之言：『善男子！知眼則為空，便是吾許，亦是我身；耳鼻舌身意則亦為空，便是吾許，亦是我身。』為說經法：『色則為空，色是吾許，亦是我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是吾許，亦是我身。色聲香味細滑法是吾許，亦是我身；眼所習者因緣痛痒，計則為空，謂是吾許，亦是我身。耳鼻舌身意所習因緣痛痒之樂十八種，計則為空，謂是吾身許，亦是我身。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計則為空，謂是吾許，亦是我身。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計則為空，謂是吾許，亦是我身。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計則為空，謂是吾許，亦是我身。用此求慕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乎？』其不分別如是色像，魔之所興，所分別說亦不覺了，如是菩薩摩訶薩惡師！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弊魔復變化作佛像，往詣菩薩摩訶薩所言：『善男子！東方諸佛世尊及諸菩薩、聲聞、辟支佛，亦無諸佛、聲聞、辟支佛及與十方世界。』其如是輩興魔事者，不能分別，亦不識知，不能覺了，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惡師。弊魔波旬復化作聲聞像，往詣菩薩摩訶薩所而謂之言：『此輩往古皆學精進薩芸若慧，思惟空事，亦復修學聲聞、辟支佛事，思惟分別而見教授。』不為分別如是魔事，當知是菩薩摩訶薩為惡師！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弊魔波旬化作和上形體被服，往詣菩薩摩訶薩所，為菩薩行空寂，志於精進薩芸若慧，思空寂寞；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為空寂寞；眼耳鼻舌身意亦空寂寞；十八種、十二因緣，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亦復寂寞。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復寂寞；

空、無想、無願而為教授：『善男子！覺了是法在聲聞地，何所造求？不如於是自求滅度，用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乎？』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惡師！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惡師者，弊魔波旬化作父母形像，往詣菩薩摩訶薩所而謂之言：『此善男子已得證須陀洹果、斯陀含果、阿那含果、阿羅漢果，而精進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、阿惟三佛。乃往古世不可計會無央數劫，周旋生死布施手足而修精進。』不為分別如是色像無所益誼，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惡師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以是比像觀其惡師，已逮見者、以得見者而遠離之，為分別說苦、空、無常、非身、無想無願，則為寂寞，為其分別顛倒之事，有所思惟，四意止、四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覺意、由行，亦無所得。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、辯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不為解說。如是之法魔所興事，而不分別，當知是菩薩摩訶薩惡師。是菩薩摩訶薩所以惡師，有十二緣，常當棄之，何況其餘。」◎

光讚經卷第四

光讚經卷第五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摩訶薩品第十一

於是，賢者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然，天中天！何故號菩薩之誼？何所趣乎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無誼之句為菩薩號。所以者何？其菩薩者，無有句跡，無有吾我，故曰無句誼為菩薩號。譬如，須菩提！飛鳥飛虛空中，無有足跡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欲求菩薩無有句誼！譬如夢中無足跡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欲求菩薩句誼而無所取。譬如幻變、野馬、呼響、現影，如來之化無有足跡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欲求菩薩，無有句誼。譬如，須菩提！其無本者無有足跡。又察法界則亦無本，其法法者亦復寂然，無有足跡。如是，菩薩無有句誼！譬如本際無有句誼。須菩提！菩薩者無有句誼。譬如幻師所化作人，彼無足跡。化人無色痛痒思想生死識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為菩薩者，無有句誼！譬如幻士無有眼耳鼻舌身意，亦復如是，心無跡。色聲香味細滑法，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！譬如，須菩提！欲求內空無有行跡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察其菩薩無有句誼。我所非我所，苦樂善惡，若有所有自然空，其所行者無有行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能逮得菩薩句誼！譬如幻士，化現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無有足跡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所現色像，無有足跡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則無有菩薩句誼！譬如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無有內空之足跡也。如是，須菩提！無菩薩句誼也。譬如，須菩提！我所、非我所，苦樂善惡及其所有，自然空者，無有足跡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無菩薩句誼！譬如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無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如是無有菩薩之句誼也！譬如，須菩提！無為之界，其無為界無有足跡；有為界，有為界無有足跡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菩薩之句誼也！譬如，須菩提！無所生者無有足跡。如是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所滅者

無有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亦無有行、無所作者，無有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不可得者，無有塵勞、無有瞋恨，無有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！譬如，無所起者，不有處所，無有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無有諍訟，不為瞋恨，無有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何謂無有色而無所起，無有足跡？」

佛言：「色無所起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所起，則無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！譬如，色者無有塵勞、亦無瞋恨，無有足跡；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無有塵勞、亦無瞋恨，無有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聲香味細滑法，諸種、衰、入，本無所趣，無有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！譬如，四大、六衰之入，無有塵勞瞋恨，亦無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無有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！譬如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無有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四意止，自然究竟，無有能為致清淨者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、意八由行，自然究竟，無有能為致清淨者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自然究竟，無有能為致清淨者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身清淨者則無所有，其吾我者虛無有實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無知無見則為清淨，無有足跡；用無知無見，虛無無有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日之宮殿在於虛空，照于眾冥，無有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火起劫燒壞時，天地灰盡，一切萬物悉無遺餘，不知足跡之所趣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遵于戒法，無有毀禁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有三昧定，志無憒亂。菩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怛薩阿竭志妙智慧，無有邪知之足

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怛薩阿竭而得解脫，無有不脫之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怛薩阿竭度知見慧，無有不度知見慧之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怛薩阿竭之光明，日月光明俱無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四大天王、忉利天、焰天、兜率天，所有光明，無有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譬如，尼摩羅天、波羅尼蜜天及于魔界光明，與怛薩阿竭光明，俱無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！譬如，梵天、梵迦夷天、梵具天、梵天、有光天、少光天、無量光天、光陰天、清淨天、少淨天、無量淨天、難及淨天、善見天、所見善天、於是見天、一善天所有光明，如來光明，復無足跡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無有菩薩之句誼也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其為道心及菩薩者，其為菩薩之句誼號。於一切法無順不順、無應不應、無有不有、無色、不見亦無所取，則為一相謂無有相。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而無所著學，當作是學。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不當覺知一切法誼！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何謂一切法？何謂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而無所著而當學者？云何菩薩摩訶薩不當覺了於諸法義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所謂一切法者，謂諸善事若不善事，所可分別，世間事、度世事，所有諸漏、無有諸漏，有為、無為，其有怨敵、無有怨敵。是謂，須菩提！為一切法。菩薩摩訶薩於是諸法不當有著，因當學矣。是為菩薩摩訶薩解一切法而無覺知！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何所善法在世間者乎？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其善法者處於世間，謂孝順父母、奉事沙門梵志、尊敬長老、布施功德、遵修經戒、勸念功德、有所修治、善權方便，世間所行十善之本。所謂定想、腐敗之想、梨穢之想、爛壞之想、噉食之想、憒亂之想、無住之想、燒炙之想，而作此觀。四禪、四等、四無色定，念佛、念法及聖眾、念於禁戒、念於布施、念於天上、念於寂然安般守意，志在於身念老、病、死，是謂，須菩提！世間善法。何謂世間不善之法？殺生、盜竊、邪婬、妄言、兩舌、惡口、綺語、貪嫉、邪見，十惡之事，是謂世間不善之法。何謂不分別法？不能分別身之所行，不能分別口之所言，不能分別心之所念，不能分別四大之本，不能分別五根之原所，不能分別六衰所在，不能分別色陰之事諸種諸入，不能分別善惡所歸，是謂不分別法。彼謂世間之法：五陰之事及十二入、十八諸種、十善之事；四禪、四等心、四無色定，是謂世間善法之事。彼則何謂度世之法？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

及三脫門——空、無想、無願——無他特異。及差別者，謂根、異根及諸別根所念所行三昧，無念所行志趣三昧，無念無行三昧，以慧解脫其心安詳，所念隨順八解脫門。何等為八？見諸色色，是為第一脫門。內無色想而外見色，雖處於空而不解脫，則不能越一切諸想，是為第二脫門。得於眾想在於根本，無有若干眾多之念，是為第三脫門。行於無量虛空，虛空成就，是為第四脫門。悉得越度一切虛空，虛空之智在於無量識慧之行而為成就，是為第五脫門。皆得越度無量慧智之天，而處無有不量，無量之慧成就成行，是為第六脫門。而悉越度一切，不用無量之慧，在於有想成就之行，是為第七脫門。而悉越度一切有想無想，悉蠲諸想安寂然行，是為第八脫門。而不復禪，亦不學定，漸漸進前入於三昧。何謂漸前入三昧乎？寂然於欲，蠲除眾惡不善之法，有想有行寂寞得安，行第一禪。除於想念，無想無念，其內安詳寂然得安，行第二禪。常行安隱無有瑕，所造立行不違聖賢而歡喜安，行第三禪。斷苦除安前所曾更，意安意患諸可不可悉以滅盡，無苦無安其志寂然志於清淨，行第四禪。應時悉度一切色想，除所集眾想之念，無復若干諸想之思，在於無量虛空之慧具足之行。悉度一切諸虛空之慧，在於無量識慧具足之行。悉度一切無量識慧之行，在於無有無量不用慧具足之行。悉度一切無量不用慧已，在於有想無想無量之處具足之行，悉度一切有想無想無量行已，已蠲諸想成寂滅行，度於我所、非我所，無苦、無樂，一切所更，苦、習、盡、道，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至無所有、自然之空。怛薩阿竭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何謂為法諸漏未盡？五陰諸事、十二諸入、十八諸種、十二因緣，四禪、四等心、四無色定，是謂諸漏不盡法。何謂無漏之法？謂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是謂無漏之法。何謂有為之法？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及其餘事不能分別，不盡其原諸法之本。此復何謂？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是謂有為之法。何謂無為之法？其法不起不滅，亦無所作、亦無所住，無有異義，婬、怒、癡盡，則為無本。其無本者則無異法，其於法界於寂然，其審本際，是謂無為之法。何謂怨敵之法？四禪、四等心、四無色定，是謂怨敵之法。何謂無怨敵法？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是謂無怨敵法。彼時菩薩於己身想空無所著之法，了無所著而不可動，於一切法所向法門而無有二，悉不覺了一切諸法，由不動搖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！何因名菩薩為摩訶薩乎？何故正號摩訶薩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摩訶薩者，除諸積聚得至究竟，而為最尊有所成就，以故名曰摩訶薩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所謂摩訶薩者，離於積聚而得究竟。其於菩薩摩訶薩而為最尊有所成就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摩訶薩者，諸所積聚為種姓者，八等之人：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初發意菩薩、至阿惟越致地住者。其摩訶薩者，於是積聚究竟之中為菩薩行，於中最尊有所成就。菩薩摩訶薩遊處其中，心如金剛有所興發。其摩訶薩於諸積聚究竟之中而為最尊有所成就，是則名曰為摩訶薩！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何謂心如金剛？」
世尊告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發心如是，在於生死無有限量，被僧那鎧，一切所有捨而不捨，吾當等心於此一切眾生之類，發平等志：『一切眾生，當以三乘而般泥曰；滅度一切眾生類已，亦無有人般泥曰者。吾當覺了一切諸法而無所起，而當親近薩芸若慧！心常存在六波羅蜜行，悉當普學在所歸慧，學當具足，當分別覺一乘之法。又當曉了不可計從所入音聲。』學此諸法，是為菩薩摩訶薩發金剛心。菩薩摩訶薩所住之處而得究竟，而為最尊有所成就。彼無顛倒、亦無所得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發心如是：『其有眾生，在於地獄、餓鬼、畜生，勤苦毒痛考掠之處，吾為此類忍勤苦患，令得安隱。』彼菩薩摩訶薩當發此心：『吾身為一一人故，在於地獄受勤苦痛考掠之毒，百千億姟諸劫之數不以為劇，當令彼人至於無餘泥洹之界而得滅度。以是方便，一一人故眾生之類，更若干苦終不休息，各令人人至於無餘泥洹之界而得滅度。然後吾身能為他故殖眾德本，於億千劫，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』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發金剛心。其摩訶薩所住之處，於諸積聚而得究竟，而為最尊有所成就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常當修建微妙之心，當以此心令諸眾生得至尊處。彼菩薩摩訶薩所謂微妙心者，從初發意，未曾起生婬欲之心、亦復不起瞋恚之心、亦復不生愚癡之心，心無所起，不發聲聞、辟支佛心。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修建微妙之心，令諸眾生而為最尊有所成就，亦無所念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常當建心令不動搖。彼菩薩摩訶薩心不動已，所思惟薩芸若心亦不念，是為菩薩摩訶薩心不動搖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志在一切眾生之類，欲令獲安。菩薩摩訶薩於眾生建立安已，欲諸群萌不捨三乘，亦無所念，無所輕

慢。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建立安心於諸眾生。是為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令諸眾生至於最尊有所成就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當愛於法喜、法樂、法精進為行。彼何謂愛法？若於諸法而無所畏、無所破壞，是謂愛法。何謂喜法？志樂經典，不離所樂，是謂喜法。彼何謂樂法？思惟於法多，所分別而令廣聞，是謂樂法。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謂摩訶薩於諸積聚而為究竟，而為最尊有所成就，無有顛倒亦無所得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住於內空，住於外空，住內外空亦無內外，至無所有，自然之空。謂摩訶薩於諸積聚而得究竟，而為最尊有所成就，無所顛倒亦無所得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住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住於此法，謂摩訶薩於諸積聚逮得究竟，而為最尊而所成就，不為顛倒亦無所得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建立住金剛三昧，越度過於無量空慧、無量識慧、無量不用慧、無量有想無想，至於虛空無為，無色、戒、定、慧、解脫知見品三昧之定，住度三昧。謂摩訶薩於諸積聚逮得究竟，而為最尊有所成就，不在顛倒。」
佛言：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住於法已，在於積聚逮得究竟，而為最尊所成就故，謂摩訶薩為摩訶薩！」◎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等無等品第十二

爾時，賢者舍利弗白佛：「唯，天中天！我為堪任講摩訶薩義乎？所因謂何為摩訶薩者？」
世尊告言：「應講之耳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棄損一切所見，吾我見、人壽命見，凡夫之事，有志含血有作無作、常見無見、陰見、種見、諸衰入見、虛見實見、十二因緣見，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見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若復覩見教化眾生、覩見佛土清淨莊嚴、見於佛道、觀覩於覺、見轉法輪，皆悉蠲除如此諸見，而為說法，以故名曰為摩訶薩摩訶薩義也！」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何故，賢者！菩薩摩訶薩而見於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吾我、人、壽命，四種、衰、入、十八種，四意止、意斷、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？」

舍利弗答曰：「賢者！且聽。此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無漚恕拘舍羅，已遭遇色而興發見，謂可致得；痛痒思想生死識，而興發見，謂可致得；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吾我、人、壽命，四種、衰、入、十八種，三十七品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已遭遇此以興發諸見，謂有可得。菩薩摩訶薩遊於其中行般若波羅蜜，以漚恕拘舍羅除是諸見而為說法，令離顛倒，不求所獲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我應堪任說摩訶薩號摩訶薩義之所趣乎？」

世尊告曰：「應說之耳。」

「如我心解，承世尊旨，菩薩心者，等無所等、無怨敵心。諸聲聞、辟支佛心所不能及。所以者何？則薩芸若心無有諸漏亦無因緣。假使如是薩芸若心無有諸漏亦無因緣，則於彼心而無所著，故曰摩訶薩。摩訶薩，假號也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何所菩薩摩訶薩者？所謂心者，等無所等，無怨敵心。諸聲聞、辟支佛心所不能及？」
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仁舍利弗！是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，未曾見法起者滅者、無所懷來、不增不減、無有塵垢亦無結恨。假使，賢者！不起不滅、無所懷來、不增不減、無有塵垢亦無結恨，彼無聲聞、辟支佛心，無菩薩心，亦無佛心。舍利弗！是為菩薩摩訶薩心，等無所等，心無怨敵。聲聞、辟支佛心所不能及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唯，須菩提！仁莫但講聲聞、辟支佛心所不能及。心不著聲聞、辟支佛，當復不著於色所求，痛痒思想生死識所求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實不著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不著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聲香味細滑法，不著十八種，諸衰、入、十二因緣，不著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不著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如向者須菩提之所講論：『其薩芸若心者，無有諸漏，亦無因緣。』云何，賢者！愚凡夫心，不亦無漏、無因緣乎？本淨為空，至于聲聞、辟支佛、世尊心，無有諸漏，無有因緣耶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
舍利弗又問須菩提：「色亦不為無漏乎？無因緣乎？本淨空乎？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不為無漏乎？無因緣乎？本淨空乎？」

答曰：「如是。」

舍利弗又問須菩提：「眼耳鼻舌身意，色聲香味細滑法，十八種，四大、衰、入、十二因緣，不為無漏、無因緣、本淨空乎？四意

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不為無漏、無因緣、本淨空乎？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無為無漏、無因緣、本淨空乎？」
答曰：「如是。舍利弗！誠如所云：『愚凡夫心，聲聞、辟支佛心，亦無有漏，亦無因緣，本淨為空。陰、種、入、四大、十二因緣、三十七品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、亦無有漏、亦無因緣、本淨為空。』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於此諸心當無所著，又復不當不著無色色乎？不當不著無痛痒思想生死識識乎？又，須菩提！不當不著無意止意止乎？無意斷意斷乎？無神足神足乎？無五根五根乎？無五力五力乎？無七覺意七覺意乎？無八由行由行乎？無十種力種力乎？無四無所畏所畏乎？無四分別辯分別辯乎？無十八不共不共乎？」
須菩提答曰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不當著無色色也，不當著無痛痒思想生死識識也，不當著無眼耳鼻舌身意意也，不當著無色聲香味細滑法法也，不當著無四大、衰、入入也，不當著無十二因緣緣也，不當著無三十七品品也，不當著無十種力力也，不當著無四無所畏畏也，不當著無四分別辯辯也，不當著無十八不共諸佛之法法也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行般若波羅蜜，以是之故，其道之心無怨敵心。諸聲聞、辟支佛心所不及也，亦不想念聲聞、辟支佛。無所依猗，不隨顛倒，亦無所得，是故逮成一切諸法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大乘品第十三

於是，賢者分耨文陀尼弗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我應堪任講論摩訶薩號義之所趣乎？」
世尊曰：「應所論也。」
分耨文陀尼弗言：「摩訶僧那僧涅被大德鎧菩薩摩訶薩，為摩訶衍，志大乘乎？彼其人者為乘大乘。是故，天中天！摩訶薩號摩訶薩也！」
舍利弗謂分耨文陀尼弗：「以何因緣，謂菩薩摩訶薩為摩訶僧那僧涅摩訶衍三拔致乎？」
分褥答曰：「於是，賢者！菩薩摩訶薩，不為學者、獨人、眾生之類住檀波羅蜜有所施與也，則為一切群萌之故，住檀波羅蜜有所施與耳。不為學者、眾生、獨人住尸波羅蜜所獲禁戒，則為一切群萌之故，住尸波羅蜜而獲禁戒耳。不為學者、眾生、獨人住羼提波羅蜜能有所忍，則為一切群萌之故，住羼提波羅蜜而行忍辱耳。不為學者、眾生、獨人住惟逮波羅蜜而為精進，則為一切群萌之故，住惟逮波羅蜜精進耳。不為學者、眾生、獨人住禪波羅蜜而不亂意，

則為一切群萌之故，住禪波羅蜜，為一心耳。不為學者、眾生、獨人住般若波羅蜜而行智慧，則為一切群萌之故，住般若波羅蜜而遵智慧耳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為斷絕群萌之類限量眾生被僧那鎧也——『我當滅度若干眾生，不滅度若干眾生，立若干人於佛道，不立若干人於佛道。』又菩薩摩訶薩則為一切群萌之類被僧那鎧而自惟行：『吾身自當具足成滿檀波羅蜜，勸助眾生！令入一切業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。吾身自當具足成行般若波羅蜜，勸助眾生，一切令入智度無極。』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假使行檀波羅蜜，所可施與，一切皆為薩芸若遵修其心，以諸眾生而為伴侶，是我子也，猶以勸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。是為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僧那之鎧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，所可施與，為薩芸若遵修其心，所發心者，不為勸助聲聞、辟支佛地。是為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被僧那鎧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，所可施與，為薩芸若遵修其心，而常思念護於禁戒、無所犯負，不以勸助聲聞、辟支佛地，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被僧那鎧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，所可施與，為薩芸若遵修其心，而常思念忍於諸法，而以忍辱勸勉眾生，而為伴侶，是我子也！而以忍辱勸助，不為聲聞、辟支佛，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羼波羅蜜被僧那鎧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，所可施與，為薩芸若遵修其心，常奉精進不捨慇懃，所行精進無有諸漏，不以勸助聲聞、辟支佛，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惟逮波羅蜜被僧那鎧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！所可施與，薩芸若遵修其心，若布施者，常一其心無若干念，唯業思惟薩芸若慧，思惟不捨，不聽聲聞、辟支佛行，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禪波羅蜜被僧那鎧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，有所施與，為薩芸若遵修其心，常奉智慧離於邪黠，所業智慧開發一切，無有諸漏，不以勸助聲聞、辟支佛地，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被僧那鎧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檀波羅蜜，所可施與，為薩芸若遵修其心，若施與者，建幻化心無所施與，亦無施者，亦無受者。菩

薩摩訶薩如是施者，不為勸助聲聞、辟支佛，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被僧那鎧。」
分耨文陀尼弗謂舍利弗：「設使菩薩摩訶薩其心遵崇薩芸若，於諸波羅蜜無有想求亦無所得，是為菩薩摩訶薩僧那僧涅之謂也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，其心遵崇在薩芸若，而以布施遵崇薩芸若心攝護眾生，則以勸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為檀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，於此諸法無所忍者、不能忍者，無所不忍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為羼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，則自然發精進之事無有懈廢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為惟逮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，其心遵崇於薩芸若，思惟所行，不信聲聞、辟支佛心，常一其心，專思禪定無有眾亂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為禪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，建行一切諸所有法，觀念如幻，亦不念戒，亦無所得，不信聲聞、辟支佛心，分別微妙智慧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為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尸波羅蜜，則為攝取，皆為具足諸波羅蜜，是為摩訶僧那僧涅之謂也！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羼波羅蜜，有所施與，專崇發起薩芸若心，不信聲聞、辟支佛心，普能忍辱而無結恨，皆以勸助阿惟三佛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惟逮波羅蜜，有所施與，遵崇發起薩芸若心，不信聲聞、辟支佛心，常行精進不進不退，逮得阿惟三佛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禪波羅蜜，有所施與，遵崇發起薩芸若心，不信聲聞、辟支佛心，其心常定不處於諸亂無亂、不亂，亦不見亂、不見定意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遵崇發起薩芸若心，不信聲聞、辟支佛心，其心恢大無所不通，不在生死、不在滅度！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以無色定而行三昧，不隨禪教而有所生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漚惏拘舍羅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假使菩薩摩訶薩或行禪定、若四等心，其無色定而以三昧，不失禪定及四等心、無色三昧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漚惏拘舍羅般若波羅蜜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又修禪思，行四等心、無色三昧，而在寂然；有所觀見，空、無相、無願，見斯然後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僧那僧涅般若波羅蜜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為摩訶僧那

僧涅之謂也！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設使被如此僧那，八方上下諸佛世界佛天中天，所可宣揚微妙之教，讚頌功德申暢其音，於某世界有菩薩摩訶薩，被大德鎧，教化眾生、嚴淨佛土。」

舍利弗問分耨文陀尼弗：「何謂菩薩摩訶薩三拔致等乘大乘？」

分耨答曰：「於是，賢者！菩薩摩訶薩行六波羅蜜，寂除眾欲，滅去諸惡不善之法，順想有行而處寂然，存在安隱，便能具足行第一禪。已離於欲無有眾惡，蠲除眾想所可念者，寂然安隱，則能具足行第二禪。除去眾想，無念無想，而心自修如聖賢教，不違明達得欣悅安，則便具足得第三禪。除安去苦，前所更歷善惡、可不可意，無苦無樂而在寂然得欣悅安，則便具足第四之禪。行四等心，心常慈，俱無怨、無結亦無顛倒，廣大無邊遵善無量，普諸世間，心之所行而不捨此；悲、喜、護心，亦復如是。護心常俱，無怨無結亦無顛倒，廣大無邊遵善無量，普諸世間，心之所行而不捨此。是為菩薩摩訶薩禪思。菩薩摩訶薩以此禪思行四等心，以此瑞應行三昧定，行斯已後，皆以勸助薩芸若慧，是為菩薩摩訶薩六波羅蜜檀波羅蜜之本；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皆各各如是。是為菩薩摩訶薩僧那僧涅之謂也！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與慈心俱，廣遠弘普而無有二、無有邊崖、無有結，而無有斯在於一處。信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，亦復如是。至下無際，上去無限，八方上下無不周遍。具足四禪，是為菩薩摩訶薩三昧。假使菩薩摩訶薩遵崇其心在薩芸若，行第一禪而以救攝一切眾生，悉勸助之於諸通慧，其菩薩摩訶薩具足薩芸若而發慧心，然以方便暢發誼意為人說經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檀波羅蜜。又菩薩摩訶薩其心至于薩芸若慧，思惟遵修度第一禪。假使能住第一禪者，不復信樂發異心者，不隨聲聞、辟支佛心，是為菩薩摩訶薩不犯於他，為尸波羅蜜。假使菩薩摩訶薩其心志在薩芸若慧，遵修思惟即自發念：『令一切人眾生之類勤苦滅盡，為說經法，隨其心念所憙樂者，觀其根原而開化之。』是為菩薩摩訶薩行羼波羅蜜。假使菩薩摩訶薩其心遵修薩芸若慧，勸助一切功德之本，於諸通慧不見精進之所歸趣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惟逮波羅蜜。假使菩薩摩訶薩其心遵修薩芸若慧，從第一禪至于四禪，而復觀察無常、苦、空、非身，空、無相、無願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禪波羅蜜。假使菩薩摩訶薩其心遵崇薩芸若慧，觀一切法譬如幻化，無有三界，為人說經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。賢者舍利弗！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事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建立一切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、又復建立一切，具足

於空三昧，無相、無願三昧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不告無求此二地——聲聞地、辟支佛地——其心唯樂薩婆若慧，是菩薩摩訶薩行無放逸為四等心，成羼波羅蜜。假使菩薩摩訶薩其心遵修，而自興發一切哀慧，所行無限無所破壞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惟逮波羅蜜。假使菩薩摩訶薩於四等心而行禪定，不從禪定及四等心有所忘失，是為菩薩行無放逸四等之心漚恕拘舍羅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慈心三昧：『我當救護一切眾生。』則以遵崇行哀三昧，愍傷行悲而順趣此；行憙三昧：『我當度脫眾生之類。』轉漸進前至護三昧，加於眾生至諸漏盡，是為菩薩摩訶薩無有放逸行四等心檀波羅蜜。假使禪思無有放逸行四等心，因緣瑞應，不以勸助聲聞、辟支佛地，則順專於一切哀慧，是為菩薩摩訶薩四等心行無所犯負尸波羅蜜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曉了內空不墮顛倒，亦無所求、不有所得，苦樂、善惡有所有所自然空，於諸通慧亦無所得，無有內外，不得中間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於一切法亦無有亂、無三昧慧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常志大乘，其慧自由，其慧不在有常、不在無常，不計苦不苦、樂不樂，其不由慧在於我所及非我所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，為無所得，不墮顛倒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其慧自由，不在於過去、不在於當來、不在於現在，不在三世無慧之處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，常無所得，不墮顛倒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其慧不由著於欲界、不在色界、不在無色界，而慧自在。悉知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而得自在，亦無所得，不墮顛倒，是為菩薩摩訶薩大乘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而慧自在，不與世慧同、亦不在沒世慧，不在有為、不在無為，不在有漏、不在無漏，於此法慧而得自由。悉知世俗慧、度世慧，不為不及。悉知有為、無為法，不為不及，亦無所得，不墮顛倒，是為菩薩摩訶薩大乘。」◎光讚經卷第五

光讚經卷第六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乘大乘品第十四

賢者舍利弗問分耨文陀尼弗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乘于摩訶衍？」分耨謂舍利弗：「唯，賢者！菩薩摩訶薩於是行般若波羅蜜，乘檀波羅蜜亦復不得檀波羅蜜，亦無菩薩，不見受者有所得也，亦無所獲也，乘檀波羅蜜則謂菩薩摩訶薩；尸波羅蜜、羼提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乘般若波羅蜜，則亦不得般若波羅蜜，亦不得菩薩，亦無所獲，是為菩薩摩訶薩乘般若波羅蜜，亦無所得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亦不毀失薩芸若遵修之心，則尋奉行於四意止，所念無念、所行無行，於此眾誼亦無所得，是為菩薩摩訶薩乘摩訶衍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亦不毀失薩芸若慧遵修之心，於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於此之誼亦無所得，是為菩薩摩訶薩乘摩訶衍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亦不毀失薩芸若遵修之心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於此之誼皆無所得，是為菩薩摩訶薩乘摩訶衍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分別了此，所謂菩薩者，隨俗假號，欲求人亦不可得、亦無有起。所謂色者，但假號耳；所謂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但假號耳，亦不可得、亦無所起。所謂眼耳鼻舌身意，但假號耳，亦不可得、亦無所起。所謂色聲香味細滑法，但假號耳，亦無可得、亦無所起。所謂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但假號耳，亦不可得、亦無所起。所謂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但假號耳，亦不可得、亦無所起。所謂內空、外空、及於空空，但假號耳，亦不可得、亦無所起。謂所有空、自然空、所有自然空，但假號耳；所謂怛薩阿竭法、無本之法、諸法之界，其法寂然及於本際，其本際者，亦不可得、亦無所起。所謂佛道有所覺者，又其佛道，亦不可得、亦無所起。是為菩薩摩訶薩乘摩訶衍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，則具足此菩薩神通開化眾生，從一佛國遊一佛國，供養奉事諸佛世尊，慇懃親近諸佛世尊，而聽經法求菩薩乘。其人於彼乘菩薩行，從一佛國遊一佛國，嚴淨佛土、教化眾生，亦不相著諸佛國土，亦無人相處無二地，而其身

力，常為眾生之故導利群黎。彼何謂為自身故，有所攝取，心未曾離如此之乘，逮得至于薩芸若慧；已能逮得薩芸若慧，便轉法輪；已轉法輪，則為一切聲聞、辟支佛、天、龍、鬼神、世間人民有所加益。於是八方上下諸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悉共讚歎宣揚其音：『某菩薩摩訶薩在某世界，乘摩訶衍得薩芸若慧，已得薩芸若慧則轉法輪。』是為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乘摩訶衍也。」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無縛品第十五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所謂摩訶僧那僧涅，菩薩摩訶薩被大德鎧。何謂菩薩摩訶薩僧那僧涅者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於是菩薩摩訶薩被戒德鎧，行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為摩訶僧那僧涅。四意、四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內空僧那僧涅，外空僧那僧涅，其諸所有自然之空僧那僧涅，薩芸若慧僧那僧涅，被佛形像僧那僧涅已，則以光明照三千大千世界，八方上下，亦復如是。其大光明靡不周遍，又復能動三千大千世界，至于東方江河沙等佛土，八方上下，各亦如是，莫不涌震。其菩薩摩訶薩以是光明住檀波羅蜜，被摩訶衍大僧那鎧，變現三千大千世界悉為紺瑠璃；這變三千大千世界為紺瑠璃已，則復變為轉輪聖王；已變現為轉輪聖王莊嚴之像，則能廣施，飢者與食、渴者給漿、無衣與衣、無香與香，華飾雜香擣香、車乘象馬、僮僕侍使，恣人所求，屋宅居止所當得者，生活之業及餘眾人所欲得者，悉令得所。飲食、衣服、香華、象馬、屋宅，所當得者皆施眾人。令各得所已，則為眾生分別說法，宣義具足，遵修六波羅蜜。斯諸萌類聞所說法，則便尋跡行波羅蜜，至使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。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僧那僧涅！
「譬如，須菩提！明慧幻士及慧弟子，於四大衢化作眾人生活之業。所以者何？諸幻師法自應當然以此為術，施於無數眾生人之所乏飲食、衣服、香華、諸飾、象馬、屋宅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其幻師者，寧有所施給眾乏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六波羅蜜，三十七品，內空、外空及內外空、及諸所有自然之空所被僧那鎧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僧那之鎧，及薩芸若僧那僧涅，化為佛像被大德鎧，其光普照三千大千世界，及於東方、八方上下江河沙等諸佛國土，靡不周遍。十方各如江河沙等諸佛世界六

反震動，以大光住檀波羅蜜，隨人所求，飲食、衣服、香華、諸飾、象馬、舍宅，生活之業，雖化所施，竟無所與。眾人各來有所受，取生活之具，亦無施者，亦無受者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是諸法者亦復如幻，幻不離法。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僧那僧涅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住尸波羅蜜，欲以救護諸受生者，故復現生轉輪王種。彼這立于轉輪王位，便以十善建發眾生，四禪、四等心、四無色定、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為諸眾生廣說經典，未曾令其離斯道誼，能使安隱至得佛道，是為僧那。譬如，須菩提！明達幻師、若慧弟子，於大四衢化無數眾不可稱計，為諸化人講說經法，建立十善，三十七品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，寧有眾人住十善乎？及三十七品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「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開化眾生，令住十善、三十七品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無所勸立於眾生也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是謂諸法者亦復如幻，幻不離法。如是，須菩提！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僧那僧涅也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住羼波羅蜜，勸化眾生立忍度無極。何謂菩薩住羼波羅蜜？開化一切眾生之類立於忍辱無極之法。於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，等被德鎧而自誓願：『假使一切群萌之類刀杖加我，使菩薩摩訶薩不當興發瞋恨之意須臾間也；亦復教化一切眾生使立此忍。』譬如，須菩提！明達幻師及慧弟子，於大四衢化作無數不可計人，尋而捶撾以刀斫害。寧有所撾所斫害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羼波羅蜜，若有刀杖加其身者，皆而忍之；又化眾生令立此忍，亦無撾者亦無忍者。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羼波羅蜜摩訶衍僧那僧涅也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住惟逮波羅蜜，勸化一切眾生之類，皆令建立惟逮波羅蜜。」

佛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建立眾生於精進度無極？於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其心遵修薩芸若慧而發道意，亦無相念、亦無精進，勸發眾生令履其行。譬如，須菩提！明達幻師、若慧弟子，於大四衢化作無數不可計人，令行精進護身口意，亦無是人、亦無身口意、亦無所行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立於惟逮波羅蜜，勸化眾人

令行精進，無精進相亦無所行，亦不開化眾生之類立於精進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惟逮波羅蜜摩訶衍僧那僧涅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住禪波羅蜜，勸化一切群萌之類以禪波羅蜜。云何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住禪波羅蜜，等住諸法，諸法無亂，亦不覩見諸法煩憒？菩薩摩訶薩以能住此，於禪波羅蜜等在無本，勸助眾生於平等法。彼所教化，未曾違遠於諸佛教，至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，亦無至於阿惟三佛者。譬如，明達幻師、若慧弟子，於大四衢化作無數不可計人，皆令坐禪，心定意而無所定亦無亂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勸化眾生令作等法，不見諸法有一心者、若亂意者，是為菩薩摩訶薩禪波羅蜜摩訶衍僧那僧涅也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，開發眾人群萌之類，悉令住於智度無極。云何自住般若波羅蜜，勸化眾生智度無極？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亦無有法，而所行者亦無所護。是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已，亦以此法開化一切，使得度去無所拘礙。譬如，明達幻師、若慧弟子，化作無數不可計人，智慧辯才多所分別，無有智慧亦無所說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？寧有所說、有所聽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僧那僧涅也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衍僧那僧涅，自住於自然之法，開化東方江河沙等一切眾生，皆使履行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為講說法。假使眾生得聞於此六波羅蜜，終不復離六度無極、阿耨多羅三耶三菩阿惟三佛；十方一切皆悉如是。猶如東方諸佛國土，十方一切皆悉如是，等無差特。譬如，須菩提！明達幻師、若慧弟子，於四大衢化作無數不可計人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，亦無施與、亦無持戒、亦無忍辱、亦無精進、亦無一心、亦無智慧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僧那僧涅也。◎
「◎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三拔致遵崇其心，於薩芸若未曾起發於他異心，亦無所信、無所聽受，或開化人立檀波羅蜜；或開化人立尸波羅蜜；或開化人立羼波羅蜜；或開化人立惟逮波羅蜜；或開化人立禪波羅蜜；或開化人立般若波羅蜜，於開化人至無所立。於無所化，化若干人立四意止；化若干人立四意斷；化若干人立四神足；化若干人立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；化若干人立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；或不開化。或開化人立須陀洹果；或開化人立斯陀含果；或開化人立阿那含果；或開化人立阿羅漢果；或開化人立辟支佛果；或若干人不可開化。立若

干人於薩芸若慧，若干人不當開化。有所不可計會、不可限量群萌之類，當化立之於檀波羅蜜，尸羼、惟逮、禪那、般若波羅蜜；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開化眾生，不可計會、不可限量，於薩芸若慧。於須菩提意云何？開化若干不可計人，各有所趣、各有所起、各使得度。寧有所起、有度者不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如是菩薩摩訶薩以六波羅蜜，有所開化三十七品及諸佛法，四道、緣覺，亦無所趣，亦無所度，是為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摩訶衍僧那僧涅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若我聞法察其中誼，當觀菩薩摩訶薩則不復為僧那僧涅。所以者何？因從空興諸自然相。以是故，天中天！諸色，色空；諸痛痒思想生死識空。察眼，眼空；耳鼻舌身意，意空。察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十八之種，皆亦復空。眼之所習，耳鼻舌身意所習，如是六情所習，亦復如是，皆為空習，一切悉空所習法空。唯，天中天！檀波羅蜜亦空，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皆亦悉空。察內亦空，內空亦空，其無所有。自然亦空，其空亦空。四意止亦空，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亦空。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亦空。所謂菩薩亦空，僧那僧涅亦空。唯，天中天！以是之故，當觀菩薩摩訶薩為無僧那僧涅。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如是，如是！須菩提！誠如所云。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薩芸若有為無所作，亦非不作，亦無所有；一切眾生亦無作，亦無所有。菩薩摩訶薩為眾生故，被大僧那鎧，亦無所作，亦非不作，亦無所有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何以故薩芸若慧亦無所作，亦非不作，亦無所有？此眾生類亦無有作，亦非不作，亦無所有？及諸菩薩摩訶薩僧那僧涅，亦如是也？」
世尊答曰：「有所作、有所得，則有所興。而薩芸若，亦無所作，亦非不作，亦無所有。是諸眾生，亦無有作，亦非不作，亦無所有。所以者何？色無造者，亦無不造。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有造者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眼者亦無所造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耳鼻舌身意亦無有造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色聲香味細滑法，亦無所造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十八種六情所習因致痛痒，亦無有造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吾我，須菩提！亦無有造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及有所知、有所見，亦無有造，

亦無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以是之故，究竟本末無有根原而不可得。眾生及夢，亦無有造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所以者何？究竟本末無有根原亦不可得。如呼聲、響、水中之月、幻化、野馬，亦無有造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所作，亦無所行。所以者何？究竟本末無有根原亦不可得。其內空者，須菩提！亦無有造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；外空亦然。其有所有及自然空，亦無有造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有行，亦無所作。三十七品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無有造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所以者何？究竟本末無有根原亦不可得。其無本者，須菩提！亦無有造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；無本亦復如是，亦無有異法。其法種者，住於法界諸法寂然。其本際者，亦無有造，亦無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所以者何？究竟本末無有根原亦不可得。其菩薩者，亦無有造，亦非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薩芸若慧一切哀慧，亦非有造，亦非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所以者何？究竟本末無有根原亦不可得。其菩薩者，亦無有造，亦非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薩芸若慧一切哀慧，亦無有造，亦非不造，亦無所行，亦無所作。所以者何？究竟本末無有根原亦不可得。以是故，須菩提！無所作。薩芸若亦無所作，亦非不作。眾生如是，亦無所作，亦非不作。菩薩摩訶薩所因摩訶衍僧那僧涅，以是故，須菩提！當察菩薩摩訶薩亦無摩訶衍僧那僧涅也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如是，世尊！教分別其誼，我分別誼，色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」

分耨文陀尼弗問須菩提：「色為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？痛痒思想生死識為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？」

須菩提謂分耨文陀尼弗：「如是，賢者！色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」

分耨又問須菩提：「何所色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？何所痛痒思想生死識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？」

須菩提答曰：「色自然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自然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色如呼響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如呼響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色如野馬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如野馬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色如幻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如幻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色如化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如化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過去色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過去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當來色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當來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現在色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現在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無著、無

縛、無脫。色無實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無實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色憺怕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憺怕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色無所生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所生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分耨！色善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善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色不善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不善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色無記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無記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色不分別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不分別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分耨！世俗色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世俗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度世色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度世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有漏、無漏色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；有漏、無漏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虛無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恍忽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一切諸法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無所有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寂然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檀波羅蜜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發至實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發至寂寞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內空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外空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其所有自然空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四意止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由行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從虛無起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佛道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薩芸若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學菩薩道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從虛無生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寂然無所生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其無本者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又無本者等無有異順法住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其寂定法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其本際者及於無為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無實所興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空寂不起所興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是為，賢者分耨！菩薩摩訶薩無著、無縛、無脫波羅蜜也。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薩芸若、無本慧、一切哀慧、轉上所作，皆亦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轉進上昇，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進、一心、智慧。轉進上昇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轉昇上至住薩芸若慧、一切哀慧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教化眾生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嚴淨佛土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奉事諸佛世尊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聽省經典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未曾離諸佛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未曾亡失神通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不離五根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不釋總持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不捨三昧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於道發哀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薩芸若慧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所轉法

輪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開化眾生存於三乘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」
須菩提謂分耨文陀尼弗：「是為菩薩摩訶薩六波羅蜜，無著、無縛、無脫。覺了一切諸正覺法，從虛無起，寂寞恬怕與無從生，是為，分耨！菩薩摩訶薩無著、無縛、無脫摩訶僧那僧涅也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三昧品第十六

賢者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何謂菩薩摩訶薩摩訶衍僧那？何謂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？學大乘者何所誓志於衍？衍何所住、從何生？衍中誰為成衍者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如須菩提之所問也：『何所菩薩摩訶薩衍者？』六波羅蜜則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也。何等六？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。彼何謂檀波羅蜜？於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遵崇發心存薩芸若而行布施，內外所有一切不惜，以給眾生，以為堅固，不備怨敵，則以勸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；是為菩薩摩訶薩檀波羅蜜。何等菩薩摩訶薩尸波羅蜜？於是菩薩摩訶薩遵崇發心存薩芸若，身自奉行十善之事，復以十善勸助人不墮顛倒，亦無所得；是為菩薩摩訶薩於尸波羅蜜無所亡失，不墮顛倒，亦無所得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何謂菩薩摩訶薩羼波羅蜜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於是菩薩摩訶薩己身能具足忍辱，教化他人立於忍辱，不墮顛倒，亦無所得；是為菩薩摩訶薩羼波羅蜜！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何謂菩薩摩訶薩惟逮波羅蜜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其心遵崇薩芸若慧，於五波羅蜜不以踈遠，以五波羅蜜教化眾生，不墮顛倒，亦無所得；是為菩薩摩訶薩惟逮波羅蜜！」
須菩提又問世尊：「唯，天中天！何謂菩薩摩訶薩禪波羅蜜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遵崇發心存薩芸若慧，己身常以漚恕拘舍羅行禪三昧，不隨順從三昧而生也，亦教人令學禪定，不墮顛倒，亦無所得；是為菩薩摩訶薩禪波羅蜜！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天中天！何等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遵崇發心薩芸若慧，於一切法無依倚，觀於諸法一切本淨，不墮顛倒，亦無所得。於一切法以無所著，以觀諸法一切本淨，則以斯法教化眾生，不墮顛倒，亦無所得；是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也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諸內為空、外亦為空、內外悉空、空亦復空、至號大空、真妙之空、清淨之空、有為空、無

為空、自然相空、一切法空、無所得空、無有空而自為空、而有所見無所有空。彼何謂為內空？謂內法者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。彼所謂眼、眼所見者，則亦為空，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其耳、耳所聽者，則亦為空，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其鼻、鼻所嗅者，則亦為空，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其舌、舌所嘗味者，則亦為空，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其身、身所受者，亦復為空，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其心、心所念者，亦復為空，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是謂內空。彼何謂外空？外所云法、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念也。其色、色者，亦復為空，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是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、法空，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彼何謂內外法空？內六入、外六入是為內外法空。彼何謂外法空？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是內法、外法則悉空故，故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是為內外法空。彼何謂空亦空？謂一切法空、諸法空、亦此空空，是謂空空。彼何謂為大空？所謂東方亦空、南方、西方、北方、東南、西南、西北、東北方、上方、下方，皆亦悉空，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何謂真妙空者？曰無為者也。其無為者，無為亦空，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是謂真妙空。彼何謂所有空？所有空者，謂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空，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彼何謂無為空？所謂無為空者，不起不滅、亦不自在、亦無所住，存在真諦，是為無為空。彼所謂無為空，其無為空者，不可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彼何謂究竟空？究竟空者，謂不可得崖際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是謂究竟空。彼何謂廣遠空？謂不見來，亦無所得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是謂廣遠空。彼何謂不分別空？彼無能捨法，亦無所住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是為不分別空。彼何謂本淨空？悉能解了一切諸法悉為本淨，有為、無為，非聲聞所作，非辟支佛所作。是謂本淨空。彼何謂一切法空？一切法者，謂色、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識，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之法，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，眼所更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所更痛痒之事。有為法、無為法。是謂為一切法空。諸法法空，無所毀傷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用本淨故。是謂一切法空。彼何謂自然相空？為色相故，色無所有相，受痛痒、思相、造生死相、知生死識相，痛痒、思想、生死、識，亦復如是。眼、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色、聲、香、味、細滑、法，及十八種一切所更有為法相、無為法相，

是一切法自然相空。彼何謂不可得無所有空？一切諸法亦不可得，無所毀害、不可壞起。所以者何？本淨故也。是謂不可得無所有空。彼何謂無所有空？索所有形貌而不可得。是謂無所有空。彼何謂自然空？無有合會為自然。是為自然空。彼何謂其無所有自然空者？其自然者，無有合會。是謂其無所有自然空也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其所有者，所有空。無所有者，無所有空。自然者，自然空。為他故者，他故亦空。彼何謂所有所有空？謂五陰也。彼五陰者，所有所有空。是謂所有所有空。何謂無所有無所有空？謂無為也。彼無為者，無為故空。是謂無所有無所有空。何謂自然自然空？其為空者，則無有相、亦無所作、亦無所見。是謂自然空！彼何謂為他故空？假使怛薩阿竭興出現者，若怛薩阿竭不興出現，其法常住，其法界亦寂滅故無本，無本斯則本際，其於此者為他空，是謂為他故空。是謂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◎也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謂首楞嚴三昧！復有三昧名曰實印、復有三昧名師子娛樂、有三昧名善月、有三昧名月幢英、有三昧名一切法超上、有三昧名觀頂、有三昧名分別一切法、有三昧名了幢英、有三昧名金剛喻、有三昧名入法印、(丹本云有三昧名善住王)有三昧名放光無所奪、有三昧名定意王、有三昧名善住、有三昧名放光、有三昧名力精進、有三昧名等超、有三昧名分別隨順、有三昧名入諸語、有三昧名照諸方面、有三昧名總持印、有三昧名無所奪、有三昧名等御諸法海印、有三昧名普遍虛空、有三昧名金剛道場、有三昧名勝諸寶、有三昧名照明、有三昧名不眴、有三昧名住不究竟、有三昧名決了、有三昧名離垢燈明、有三昧名無量光、有三昧名光造、有三昧名普照、有三昧名淨御定、有三昧名離垢明、有三昧名為娛樂故、有三昧名慧燈、有三昧名無盡、有三昧名威神具、有三昧名除盡、有三昧名無特、有三昧名開通、有三昧名日燈明、有三昧名月離垢、有三昧名淨照明、有三昧名有所照曜、有三昧名作當所作、有三昧名慧英、有三昧名譬金剛、有三昧名善建志、有三昧名寶積、有三昧名超法印、有三昧名法普、有三昧名勝娛樂、有三昧名度法頂、有三昧名有所破壞、有三昧名分別諸句、有三昧名等造字、有三昧名離文字、有三昧名除斷緣、有三昧名離所作、有三昧名無所作、有三昧名行不使了、有三昧名除冥、有三昧名行跡、有三昧名無動、有三昧名度境界、有三昧名決一切德、有三昧名決所住、有三昧名清淨嚴華、有三昧名覺意句、有三昧名無量燈明、有三昧名等無等、有三昧名度一切法、有三昧名斷絕故、有三昧名離所作、有三昧名離所住、有三昧名一嚴淨、有三昧名御行事、有三昧名一事故、有三昧名制諸事、有三昧名除厭一切所作、有三昧名入緣合像音、有三昧名脫音教文字言、有三

昧名光燦熾盛、有三昧名相嚴淨、有三昧名無相、有三昧名造一切諸具、有三昧名不悅一切苦樂、有三昧名無盡故、有三昧名總持句、有三昧名愛護一切正邪、有三昧名入一切諸色無色、有三昧名無音斷音、有三昧名離垢曜、有三昧名御固要、有三昧名離垢滿月、有三昧名大嚴淨、有三昧名一切光世明故、有三昧名普明、有三昧名御空、有三昧名等御、有三昧名無青究竟無所娛樂、有三昧名究竟無本住、有三昧名身時安詳、有三昧名口言時蠲除虛空念、有三昧名脫虛無色；無所著百一十定！

「彼何謂名曰首楞嚴三昧？其定意者，皆入一切諸三昧行，是謂首楞嚴三昧。彼何謂實印三昧？時以斯定意印一切三昧，是謂實印三昧。彼何謂師子娛樂三昧？住此定意時，皆娛樂一切定意，是謂師子娛樂三昧。彼何謂善月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平等而無所有，是謂善月三昧。彼何謂月幢英三昧？住是定意三昧，以此定意普執一切諸三昧幢，是謂月幢英三昧。彼何謂超一切法上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悉至於平等事，是謂一切法超上三昧。彼何謂觀頂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則便觀覩一切三昧諸定意頂，是謂觀頂三昧。彼何謂分別法界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則能分別諸有法界，是謂分別法界三昧。彼何謂決了幢英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定意究竟執幢，是謂決了幢英三昧。彼何謂金剛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平等無能破壞，是謂金剛三昧。彼何謂入法印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尋則得入一切法印，是謂法印三昧。彼何謂善住王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諸法王三昧之所建立，是謂善住王三昧。彼何謂放光明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三昧皆演光明，是謂放光明三昧。彼何謂精進力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三昧精進力所發起，是謂精進力三昧。彼何謂等度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三昧皆至平等，是謂等度三昧。彼何謂順入言教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皆得普入順應意聲，是謂順言教三昧。彼何謂入諸言教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皆從三昧言教，是謂入言教三昧。彼何謂照諸方面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皆照一切諸方面定意，是謂照諸方面三昧。彼何謂總持印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總持一切諸三昧印，是謂總持印三昧。彼何謂無所奪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尋即不忘一切定意，是謂無所奪三昧。彼何謂等御諸法海印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行平等事思攝等御，是謂等御海印三昧。彼何謂普遍虛空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三昧普遍虛空無所不周，是謂普遍虛空三昧。彼何謂金剛道場三昧？住是定意三昧時，總持一切定意道場，是謂金剛道場三昧。彼何謂勝諸寶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蠲除一切塵垢，諸欲不可瑕疵，是謂勝諸寶三昧。彼何謂照明三昧？住是定意三昧時，致一切等，則無所照曜諸道，是謂照明三昧。彼何謂不眴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諸三昧不求諸法，是謂不眴三昧。

彼何謂不究竟住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見諸法三界所住，是謂不究竟住三昧。彼何謂決了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無心無念法所趣，是謂決了三昧。彼何謂離垢明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三昧轉相照曜，是謂離垢明三昧。彼何謂無量光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其光明者無所不照，是謂無量光三昧。彼何謂造所為光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若得三昧一切定意皆放光明，是謂造所為光三昧。彼何謂普照三昧？這獲此定，一切諸三昧門自然演光，是謂普照三昧。彼何謂御諸淨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則便逮得一切三昧清淨普等，是謂御諸淨三昧。彼何謂離垢光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諸三昧除一切垢悉令灰盡，是謂離垢光三昧。彼何謂所娛樂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則便娛樂一切三昧，是謂所娛樂三昧。彼何謂慧燈明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照明一切諸所三昧，是謂慧燈明三昧。彼何謂無盡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一切三昧亦無有盡、亦無不盡、亦復不見盡與不盡，是謂無盡三昧。彼何謂威神句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平等威神巍巍光曜遠照，是謂威神句三昧。彼何謂除諸盡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見諸三昧一切無盡，見而無本而無所見，是謂除諸盡三昧。彼何謂無特異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平等不著、不念，無所患苦、亦無因緣，是謂無特異三昧。彼何謂開通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見諸法有所通達、亦無顛倒，是謂開通三昧。彼何謂日燈明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開發一切諸三昧門而奮光明，是謂日燈明三昧。彼何謂離月垢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諸三昧以光除冥，是謂離月垢三昧。彼何謂清淨燈明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諸三昧普護一切四分別辯，是謂清淨燈明三昧。彼何謂有所照曜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則皆照明諸三昧門，是謂有所照曜三昧。彼何謂所造作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趣一切三昧成辦所當，又復所造作三昧所立定時，普見一切諸三昧慧英，是謂所造作三昧。彼何謂金剛喻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滅除一切所作諸法，不復覩見諸苦惱患，是謂金剛喻三昧。彼何謂心住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心不動搖、亦不開閉、亦不照明、亦不見所起、亦不念言：『有此心也。』是謂心住三昧。彼何謂普世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普見一切諸三昧定，靡所不照，是謂普世三昧。彼何謂善志住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普安立諸三昧。彼何謂寶積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普見一切諸三昧者悉為積寶，是謂寶積三昧。彼何謂勝法印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等印諸法，未遭印者皆見印印，悉能究竟，是謂勝法印三昧。彼何謂法平等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見諸法平等若嶮岨，是謂法平等三昧。彼何謂勝娛樂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降伏一切諸所樂法，是謂勝娛樂三昧。彼何謂度諸法頂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調定一切諸法之上，皆復越度諸所三昧，是謂度諸法頂三昧。彼何謂壞除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除諸三昧壞一切法，是謂壞除三昧。彼何謂

分別諸法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皆能分別於諸三昧，曉了一切諸法之句，是謂分別諸法三昧。彼何謂等造文字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分別曉了三昧致等文字，是謂等造文字三昧。彼何謂除諸文字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諸三昧無一文字亦無所得，是謂除諸文字三昧。彼何謂除斷因緣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斷諸三昧緣，無有眾亂，是謂除斷因緣三昧。彼何謂無所作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得諸法有所作為，亦無所造，是謂無所作三昧。彼何謂離所作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得諸法因緣所造，是謂離所作三昧。彼何謂不究竟行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得一切諸三昧行究竟邊際，是謂不究竟行三昧。彼何謂除諸冥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三昧除諸闇冥，滅盡諸亂令致清淨，是謂除諸冥三昧。彼何謂行諸句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普見一切諸三昧行，是謂行諸句三昧。彼何謂無動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見一切諸三昧有震動者，是謂不動三昧。彼何謂度諸界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三昧度諸邪反亦無差錯，順其正誼，是謂度諸界三昧。彼何謂分別諸德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決一切諸法了眾生三昧，是謂分別諸德三昧。彼何謂所住究竟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一切定求於心本而不可得，是謂所住究竟三昧。彼何謂淨華嚴飾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得諸三昧一切清淨普嚴諸華，是謂淨華嚴飾三昧。彼何謂覺意句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三昧疾逮覺意，是謂覺意句三昧。彼何謂無量辯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尋即逮得無量辯才隨行分別，是謂無量辯三昧。彼何謂等無等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定逮得等無等三昧，能令諸邪皆至平等，是謂等無等三昧。彼何謂度一切諸法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皆能越度一切三界，是謂度一切諸法三昧。彼何謂斷諸作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見一切法諸三昧定，悉為斷絕之，是謂斷諸所作三昧。彼何謂無意無毀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已逮諸定，得致諸法皆歸壞敗，是謂無意無毀三昧。彼何謂無所住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見諸法有所住處，是謂無所住三昧。彼何謂一清淨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見諸法而有二事，是謂一清淨三昧。彼何謂御諸事行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見諸法有因緣趣，是謂御諸事行三昧。彼何謂勝諸事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三昧不覩二事，亦無所見，是謂勝諸事三昧。彼何謂除滅一切所有斷諸根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一切三昧滅除諸事而逮得慧，所入之處無所遭遇，是謂除滅一切所有斷諸根三昧。彼何謂入合隨音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隨三昧諸音聲，是謂入合隨音三昧。彼何謂度諸言字音聲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則悉度脫一切諸行文字之事，亦無所見，是謂度諸言字音聲三昧。彼何謂熾盛光曜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普照降伏光明惟曜，是謂熾盛光曜三昧。彼何謂諸相嚴淨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莊嚴一切諸相功德，是謂諸相嚴淨三昧。彼何謂無相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

三昧永不覩一切相，是謂無相三昧。彼何謂一切具足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所求普悉具足，是謂一切具足三昧。彼何謂不悅苦安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覩三昧一切苦安，是謂不悅苦安三昧。彼何謂無盡故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一切三昧，亦無有盡，亦無所見，是謂無盡故三昧。彼何謂總持句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總持一切諸三昧事，是謂總持句三昧。彼何謂護諸正邪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諸三昧永不覩見正等與邪，是謂護諸正邪三昧。彼何謂滅除諸聲色無聲色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諸三昧一切不見有聲色，永無聲色，是謂滅除諸聲色無聲色三昧。彼何謂無音斷音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見一切法無聲無音，是謂無音三昧。彼何謂離垢明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得一切三昧光明諸垢，是謂離垢明三昧。彼何謂要御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見諸三昧有要無要、有御無御，是謂要御三昧。彼何謂滿月離垢明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平等具足成滿功德之福，譬如月盛滿十五日時，是謂滿月離垢明三昧。彼何謂大嚴淨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皆悉平等無極清淨莊嚴普備，是謂大嚴淨三昧。彼何謂普照世間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平等皆能光照一切諸法，是謂普照世間三昧。彼何謂普定意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定亦無所亂、不得一心，是謂普定意三昧。彼何謂御空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等御一切不樂法者而令得樂，是謂御空三昧。彼何謂御薩芸若空等御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一切御平等之事，亦無所御，是謂御薩芸若空等御三昧。彼何謂無青究竟無樂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不得名號亦無所獲，是謂無青究竟無樂三昧。彼何謂住於無本無心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住於諸三昧，普入無本，無所轉求，是謂住於無本無心三昧。彼何謂身時安詳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於諸三昧永無所得亦無見身，是謂身時安詳三昧。彼何謂口言時壞除虛空念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一切三昧不得口言之所歸趣，是謂口言時壞除虛空念三昧。彼何謂脫虛無無色三昧？住是定意時，逮得虛空，無為無數一切法寂，是謂脫虛無無色三昧。是為須菩提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摩訶衍也。」

光讚經卷第六

光讚經卷第七

西晉三藏竺法護譯

摩訶般若波羅蜜觀品第十七

佛告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謂四意止。何謂四意止？內自觀身，不與身俱，亦不想念、亦不得身。觀于外身，不與身俱，亦不想念、亦不得身，於是安詳調御其意。觀於世間無明愁慼，內觀痛痒彼心法者，於是安詳調御其意。覩於世間無明愁慼，觀外痛痒，不與痛痒俱，亦不想念，亦不得身。觀內思想，不與想俱，亦無想念，不得思想。觀外思想，不與想俱，亦無想念，不得思想。觀於內法，不與法俱，亦無法想，亦不得法。觀于外法，不與法俱，亦無法念，亦不得法。於是寂然調御其意於世無明愁慼之事。何謂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內觀身？於此菩薩摩訶薩，知心所行若住已住，亦知已坐當坐，亦知行臥已當行臥，如身應住所志所趣，皆悉知之。是為菩薩摩訶薩觀內身也。於是安詳調御其意於世無明愁慼之事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往反安詳觀察視瞻而不卒暴，進止屈伸、著衣持鉢、飲食臥寐，懈息所從律行去來，坐起臥覺，有所說者，常懷徐詳，憙在閑居心不馳騁。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自觀內身而不可得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其心專一覩出入息，息長、息短亦悉知之；意息若近、若遠亦悉知之；意息若遲、若疾亦悉知之；意息卒暴、柔和亦悉知之。譬如，轉輪聖王知土地長短廣狹！譬如，瓦師作器知大小深淺！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知息出入、長短、遲疾、剛柔。菩薩如是觀其內身，知其安詳，調御其心令順法教。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內自觀身調御其意於世無明愁慼之事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自觀其身四分諸種，今身有是地種、水種、火種、風種。譬如，屠兒以持利刀，殺害牛、畜解為四段，為四段已，坐起省察則無牛，因緣合成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自觀是身，而身有此地種、水種、火種、風種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自觀內身，亦不見身，亦無所得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自察其身從頭至足，有身、髮、髓、腦，惡穢不淨具足充滿。有此身者，有髮毛、爪齒、皮革、筋脈、骨節、腸胃、腹、肝、肺、心、腎、五臟、血肉、脂髓、涕唾、垢濁、不淨、大便、小便。譬如，佃家以囊器盛若干種穀、麻、米、粟、豆、大麥、小麥、稻穰。明目之人寫之置地分別知之，是為麻

油、是為粳米、是為豆粟、是為稻穰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今此身者，從足至頭，髮毛、爪齒、皮革、筋脈、骨節、腸胃、腹、肝、肺、心、腎、五臟、血肉、脂髓、涕唾、垢濁、不淨、大便、小便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內自觀身調御其意於世無明愁慼之事，亦無所得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如今觀身遭諸寒熱，若其壽終一日、若三日四日五日，其身膖脹，其色變青，臭爛膿血流出，計如此身，則不能離無常之法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自觀內身！知其安詳，調御其意於世無明愁慼之事，亦無所得，亦無所見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觀人壽終遭是寒熱日炙風飄，死至一日、若至二日三日四日五日六日七日，為鳥烏所食，狐、狼、熊、羆、虎、豹、鵄、梟、狗犬所食，無央數蟲從其身出還食其體。其人自察身所遊處，法無有常，分散離別，無脫此者。內自觀身調御其意於世無明愁慼之事，亦無所見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假使見身非常之後，寒熱所遭、日炙風飄，膖腫青脹，鳥獸所噉，臭處不淨。還自觀身亦當如是，調御其意於世無明愁慼之事，亦無所得，亦無所見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假使觀身終亡之後，遭於寒熱、日炙風飄，骨節相連譬如交璅，肉塗血澆、筋纏革裹皮覆。自觀身調定其意於世無明愁慼之事，亦無所得，亦無所見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假使見人終亡之後，但白骨鉤璅相連，有血脈皮肉筋髓，則而察之：『今此軀體其法如是，分散別離，此非常法，無有脫者。』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觀身，調定其意於世無明愁慼之事，亦無所得，亦無所見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假使見骨髓筋纏碎壞分散還與土合。觀察如是：『今此軀體，其法如是。』內自觀身，調御其意於世無明愁慼之事，亦無所得，亦無所見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假使覩見骨散在地，東西南北腳骨異處，膝臏、項頸、胸脇、頭臚各自異處，則而察之：『今此軀體，其法如是，手足分散別離，此非常法，無脫此者。』內觀其身，調定其意於世無明愁慼之事，亦無所得，亦無所見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便觀身，死來久遠骨散在地，積有年歲，不可稱數難量之載，青骨碎壞與灰土合：『今此軀體其法如是，分散別離，此非常法，無有脫者。』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內自觀身，調定其意於世無明愁慼之事，亦無所得，亦無所見。痛痒思想觀法，亦復如是。以持誘進初發意者為無常觀，稍稍入空乃知無本；以為發意達者，觀內外身亦無有身，觀內外想亦無有

想，觀內外法亦無有法，亦無所觀亦無所見，道不離俗、俗不離道，二者俱空，亦無所獲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摩訶衍者，四意斷。何等為四意斷？於是菩薩摩訶薩，諸惡未起不善之法，設來興者，制令不生；慇懃精進攝其心本，令斷諸瑕，諸惡不善非法之事，適興尋斷，慇懃精進自攝其心，使平等斷；諸善德本設來興者，假欲斷者，慇懃精進救攝其心，平等解脫；懷善法生，堅住不失，思惟具足，廣普令備益加歡樂，慇懃精進救攝其心，平等解脫。有所得亦無所得、亦無所見。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也！
◎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摩訶衍，謂五根：信根、精進根、意根、定根、慧根。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，有所得亦無所得、亦無所獲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謂五力也。何謂五力？信力、精進力、意力、定力、慧力。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五力也。有所得亦無所得、亦無所獲也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，謂七覺意。何謂七覺意？於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專修思覺意，依於寂然，無有貪欲，亦無所依，除於諍訟、捨諸法，是謂思覺意。有行精進覺意，依於寂然，無有貪欲，亦無所依，除諍訟、捨諸法，是謂精進覺意。又行悅豫覺意、行信覺意、行安覺意、定覺意、行觀覺意，依於寂然，無有貪欲，亦無所依，除諍訟、捨諸法，是謂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行七覺也。有所得亦無所得、亦無所獲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，謂八由行賢聖之路。何謂八？正見、正念、正語、正治、正業、正方便、正意、正定，是為八由行賢聖之法。有所得亦無所得、亦無所獲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也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謂三品三昧。何謂為三？空三昧，無相、無願三昧。彼何謂空三昧？已相法空，空者脫門，則為無相，其無相者便為脫門，其所行者無所行也，是為無願脫門也。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也。逮得此已，亦無所得、亦無所獲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，當分別若曉了所習、決斷滅盡、覺知由路、知所盡者、知無所起。曉了諸法，分別無我。曉了柔和終沒之事，自知其心、了他人心，是謂為慧。彼何謂分別？於苦知苦、無所從生、亦無所起，是謂分別苦。何謂為曉了所習？謂蠲除所習令不復生。何等為決斷滅盡？謂苦已盡，令無根本。何等覺知由路？謂賢聖之法八由路也。何謂知所盡者？謂婬、怒、癡滅。何謂知無所起？謂無所從生不起之慧。何謂曉了法慧？謂於五

陰所造罪福，斷絕為慧。何謂分別無我？謂色非常，痛痒思想生死識非常。眼耳鼻舌身心，非我所有；色聲香味細滑法，非我所有；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細滑識、意法識，亦非我所有；何謂曉了柔和終沒之事？有所咨嗟多所發起。何謂自知其心？自知古來根原。何謂知人心？能別他人眾生心之所念。彼何謂如所慧心？謂怛薩阿竭薩芸若慧，是謂如所慧心。已得，是以亦無所得，亦無所獲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謂有三根！異人根、異根、別根。彼何謂異人根？謂有諸學士未得平等信根、精進根、意根、定根、慧根。何謂異根？其學士者無有異信、信根、精進根、意根、定根、慧根，是謂異根。彼何謂別根？謂未學士而發大意——辟支佛、菩薩、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——信根、精進根、意根、定根、慧根！是謂菩薩摩訶薩別根摩訶衍也。有所得者亦無所得、亦無所獲也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謂平等定也。有三事：有想有行三昧、無想有行三昧、無想無行三昧。彼何謂有想有行三昧？脫諸欲，寂除諸惡不善之法，有想有行，行第一寂，是謂有想有行三昧。彼何謂無想有行三昧？謂其心之內無想有行，亦無所著至第二寂，亦無內外，是謂無想有行三昧。彼何謂無想無行三昧？過第二、第三寂，度於無量有慧之定，越於無量識慧之宜，過於無量不用慧定，越於無量有想無想之定，是謂無想無行。是謂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也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當行十念。何謂十念？念佛、念法、念聖眾、念戒、念布施、念天、念恬怕、念無所起、念觀身、念當終亡，是為十念。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。有所得亦無所得、亦無所獲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，謂四禪、四無色定、四等心、八脫門、未曾所獲味之定，是謂須菩提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也。有所得者亦無所得、亦無所獲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，謂怛薩阿竭十種力也。何謂十種力？謂知他人、眾生之類處處非處，處有限無限。如審悉知過去、當來、今現在因緣罪福所行之處有所報應。如審悉知，世間之人有若干種，其體不同。如審悉知，他人眾生若干種心，所意各異。如審悉知，他人眾生根原所趣，本末各異。如審悉知，一切五道終始所歸。如審悉知，知於眾人行者之心，根、力、覺意、一心、脫門、三昧正受，結縛、瞋恨、鬪訟之事，能慧分別。如審悉知，無數寂然。悉識過去無數億劫之事。識過去無數億劫之所。遊居眾生察其終沒之所歸趣。道眼徹視於十方一切佛界。五道生死、

善惡、禍福、起滅終始。如審悉知，諸漏已盡，無有塵垢，度於想念，以知慧脫現在造行，自以神通證知諸行，生死已斷，稱舉梵行，所作已辦知未度者。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。有所得亦無所得、亦無所獲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，謂四無所畏。何謂四無所畏？今吾已逮成平等覺，若有沙門、梵志、諸天、人民，若復異天、異覺之人，來欲訟理求佛之短，謂為不成平等之覺，不見瑞應，敢有發意當如來者！無敢發念，故佛安隱所行，無難亦無畏。勇猛行達無所著，而為他人師子之吼，講說分別清淨法輪，沙門、梵志、諸天宮魔及諸梵天，天上、世間無有能及道法之誼，諸漏已盡，無有終始。沙門、梵志、諸天魔梵、天上、世間，欲求佛短，謂不然者，諸漏未盡。都了不見發心求短者，故佛安隱無有恐懼，則為眾人而師子吼。悉知內法，無有內外，不見吾我。沙門、梵志、諸天魔梵、天上、世間，欲求佛短，謂不然者，不知內法計有吾我。都了不見發心求短者，故佛安隱無有恐懼，則為眾人而師子吼。講說賢聖，不解者解、不達者達、無乘者乘，而以平等普除苦惱，終不能求得佛短也。以奉法故，不違道誼，勇猛、無恐、無懼，而為他人講說清淨法輪，為師子吼。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也。有所得亦無所得、亦無所獲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，謂四分別辯。何謂為四？一曰分別誼、二曰分別法、三曰所歸順分別、四曰分別辯。是謂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。有所得亦無所得、亦無所獲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謂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何謂十八？一者如來無有瑕短。所說應時，無有短乏心、無忘失、無有若干想、無有不定心、無有不辯。分別所觀無有所樂。斷精進無失，終無失意。智慧無損解脫不闕。度知見不減。一切諸身之事無所不達。一切口所言說無所不通，各令得所。一切心所念，以智慧心悉知其原。又知過去不可計會無央數劫事，智慧悉見。又知當來不可計會無央數劫事，智慧悉見。又知現在不可計會無央數劫事，智慧悉見。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。有所得亦無所得、亦無所獲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謂總持門。彼何謂總持門？諸文字等，所說平等，文字之門、文字所入。何謂文字門、文字所入因緣之門？一切諸法，以過去者亦無所起。其門所作是。羅之門，法離諸垢是。波之門，分別諸誼是。遮之門，逮得一切諸法之行，亦無所得，亦無所沒者、亦無所生者是。那之門，一切法離諸號字，計其本淨而不可得是。羅之門，皆悉超度一切世法——恩愛、報應、因緣——是。陀之門，一切諸法悉為本無，有、無斷絕

是為。波之門，皆悉解結諸法所縛是。咤之門，燒盡諸法逮至清淨是。沙之門，一切諸法，無有罣礙不得諸事是。恕之門，斷除一切諸法音聲句跡所趣是。多之門，一切諸法而無有本不可動搖是。計之門，一切諸法而無所起是。吒之門，一切諸法得至究竟是。阿之門，一切諸法所當作為皆悉逮得是。娑之門，一切諸法皆已時得，通不悉節是。摩之門，解知諸法從吾我起是。迦之門，一切諸法逮得擁護是。癉之門，一切諸法逮得諸法之處是。闍之門，一切諸法而無所起是。波之門，一切諸法而無所起是。陀呵之門，一切諸法諸種無所起會是。奢之門，一切諸法寂然不起是。呿之門，一切諸法猶如虛空而無所生是。叉之門，一切諸法皆悉滅盡而不可得是。尸癉之門，一切諸法堅住於處而不可動，亦不可得是。[怡-台+若]之門，一切諸法慧不可得是。咤呵之門，一切諸法逮得所持是。披何之門，一切諸法已得閑靜是。車之門，一切諸法皆已焚燒是。那之門，一切諸法而無所作是。沙波之門，一切諸法而得至信是。嗟之門，一切諸法皆得盡滅是。迦何之門，一切諸法得輪數所在是。咤徐之門，一切諸法有所住處得無所住是。那之門，一切諸法，不來不去不立不坐不臥不寐，無應不應、無想不想是。頗之門，一切諸法不可所奏是。尸迦之門，一切諸法不得五陰是。磋之門，一切諸法不得他念是。伊陀之門，捨一切法而無所得。伊陀之門，一切諸法不得所在是。吒之門，一切諸法，究竟邊際盡其處所，無生無死、無有無作，拔去文字音聲之說。所以者何？厭諸罣礙，無彼無名、無處所言，亦不可得、亦不可說、亦不可盡、亦不可見。譬如，須菩提！虛空虛無，一切諸法亦悉如是。是為，須菩提！總持所入因緣，文字分別所入。其有菩薩摩訶薩知是一切因緣，文字方便分別，則不復著音聲言說，則能次第曉了諸法之所歸趣也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十住品第十八

佛告須菩提：「如汝所言：『何謂菩薩摩訶薩為摩訶衍三拔致？』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六波羅蜜入於道地。云何菩薩入於道地？入一切諸法，無來亦無所去，無去亦無所壞。一切諸法不可知處、亦無想念，行十道地不見道地。何謂菩薩行十道地者？是菩薩摩訶薩行第一住者，當行十事。何謂為十？修治志性不為顛倒；修治愍哀除去眾想；等心眾生不得眾生；行布施事受者無異；敬善知識無有輕慢；求法為業而無所得；慇懃出學無所貪慕；求於佛身不想相好；開闡法事悉於眾生無所希望；棄除貢高則於諸法而無所著；口之所言至誠為業。是為十事。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第一道地也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第二住者，當行八法。何謂為八？其戒清淨而有反復；能知報恩；住於忍力；常行歡喜；不捨眾生勤於大哀；受尊長教；其出家者視如世尊；行波羅蜜慕求善權。是為八事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第三住者，行五法。何謂為五？博問無厭不著文字；開化法施無衣食想；淨於佛土；勸眾德本；亦無所望。是為五事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第四住者，當行十法終不為捨。何謂為十？不捨閑居；志在少求；而知止足；不離宴坐；不毀禁戒；不厭受欲；不止滅度；一切所有施而不惜；而不怯弱；於諸所有而無所慕。是為十事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第五住者，當棄八事。何謂為八？棄捐家居；離比丘尼；捨棄動性；不貪功德；捨於睡臥；離於瞋爭；不自稱譽；不毀他人。是為八事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第六住者，以具六法。何謂為六？謂六波羅蜜；不為六法；不求聲聞、無緣覺想、不念於小；見貧乞者心色和悅；有所施與不以憂慼；心不懷恨。是為六事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第七住者，為以離二十法。何謂二十？無所受；無吾我；不計人；不有命；不念壽；不念常；不著斷滅；無諸想著；離因緣見；不倚諸陰；不慕諸種；捨於諸種；捨於諸入；無三界想；不著於佛；不著於法；不著聖眾；護禁捨見；不猗念空；捨諸邪見無所染污，是為二十事。當復具足二十法事。何謂二十。曉了於空；不證無相；惠無所願；淨於三場；愍哀眾生；不見眾生；無所輕慢；等觀諸法；體解法義；無所分別；曉了真正；亦無所著；無從生忍；講說一品；滅除眾想；棄捐塵勞；寂然離邪；其心調定；不離智慧；無有卒暴。是為二十。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第八住者，以為具足四法。何謂為四？入眾生心神通自樂；現諸佛土隨所觀察；具成己土稽首諸佛；以真諦觀諸佛之身。是為四法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第九住者，當復具足四法。何謂為四？曉了諸根成諸佛土；慇懃奉修於幻三昧；順化眾生令其造德本處於淳淑；為眾示現具足之身為說道義。是為四事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行第十住者，於十二事悉具足。何謂十二？為無量處而設擁護；隨眾所願各令得所；口所演說，諸天、龍神、揵沓恕、阿須倫、迦樓羅、真陀羅、摩烋勒聞其音各各解了；辯才如是；胞胎眾事、種姓尊貴、所生之處、眷屬國土、棄國捐家、詣於佛樹、清淨具足；一切名德，皆為備悉。是為十二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第十菩薩摩訶薩者，即謂是佛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何謂菩薩遵修志性？」
佛言：「所作德本，心皆勸助薩芸若慧故。何謂菩薩等心？一切志薩芸若，行四等心——慈悲喜護——故。何謂菩薩為布施業？施於一切，無所想念故。何謂菩薩結善知識？勸化一切令立正道，稽首問信恭敬尊長故。何謂菩薩具足求法？諸所求法，心常在於薩芸若慧，而不墮落聲聞、辟支佛地故。何謂菩薩慇懃出家？所生之處，世世捨業無所毀壞，隨怛薩阿竭教，其出家者修無上行故。何謂菩薩遵求佛身？若見佛形，其心未曾離佛爾，乃至於薩芸若慧故。何謂菩薩開闡諸法？假使菩薩現在見佛若般泥洹，而為眾生講說經法，初語亦善、中語亦善、竟語亦善，其義備悉，微妙具足清淨之行，及十二部經——聞經、德經、聽經、分別經、示現經、譬喻經、所說經、所生經、方等經、未曾有經章句經、所行經，是為菩薩十二部經——開闡諸法。何謂菩薩棄捐憍慢心？未曾懷自大，終不生小姓家故。何謂菩薩所言至誠？若有所說，言行相副故。」
佛語須菩提：「是為菩薩摩訶薩行第一住奉行十事！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何謂菩薩戒品清淨？」佛言：「心不念求聲聞、辟支佛乘，亦不毀訾於諸菩薩。若犯戒者，而以勸喻，令不墮塹故。何謂菩薩而有反復知報恩者？設使菩薩行菩薩道時，若施少者不以廢忘，何況於多。何謂菩薩住於忍力？常於眾生無有亂心，志不懷害故。何謂菩薩心色和悅？念化眾生不違正行故。何謂菩薩不捨眾生？能救濟護一切人故。何謂菩薩近於大悲？假使菩薩行道之時，心自念言：『因一切人故，恒河沙劫在於地獄，若見考署終不懈怠，當令彼人成於佛乘，以得滅度。』如是比類一切眾生，其心自勸，微妙如是。何謂菩薩受尊長教？其有出家，若見師父視之如佛。何謂菩薩求波羅蜜？若使菩薩不志餘業、不念他法，無所輕慢，求無極故。何謂菩薩博聞無厭？諸佛天中天所可言說於此所講，及十方佛口所演說，悉奉受持故。何謂菩薩所說法施無衣食想？以此法施，心念如是，不想佛道故。何謂菩薩淨於佛土？所殖德本，皆以勸助嚴淨佛土故。何謂菩薩不厭生死？常欲具足一切功德，成就善本開化眾生，淨於佛土未曾懈惓，至令具足薩芸若慧故。何謂菩薩而知慚愧？常無聲聞、辟支佛心故。何謂菩薩不捨閑居？不入聲聞、辟支佛地故。何謂菩薩志在少求？行菩薩道無所貪慕，志在佛道故。何謂菩薩而知止足？用成薩芸若故。何謂菩薩不捨節限？謂能分別曉深法故。何謂菩薩不捨學戒？所持禁戒而不放逸故。何謂菩薩不厭受欲？其心未曾起貪欲故。何謂菩薩心不滅度？於一切法而無所行故。何謂菩薩一切所有？能以布施而悉將護，內外諸法無所貪故。何謂菩薩志不怯弱？心未曾發而為二識故。何謂菩薩觀諸所有而無所貪？於諸萬物無所念故。何謂菩薩棄

國捐家？從一佛國復遊一國，所生之處，除其鬚髮而被袈裟，現作沙門故。何謂菩薩捨比丘尼？彈指之頃不與從事，於彼因緣心無所起故。何謂菩薩捨棄種姓？菩薩當念：『令眾生處在安隱，以自然安。』若使見者，終不起嫉心故。何謂菩薩棄捐眾貪及與睡臥？假使菩薩所在眾會，若有興發聲聞、辟支佛心者，不當於彼與從事故。何謂菩薩離瞋恚？不從恨怒危害之心，無鬪訟意無所爭故。何謂菩薩不自稱譽？不見內法，無所觀故。何謂菩薩不毀他人？於外一切無所見故。何謂菩薩棄於十惡？習賢聖道為上行，淨身、口、意故。何謂菩薩棄捐憍慢？如是所行，不見諸法而有慢故。何謂菩薩捨於自大？所行不見形貌及與所有故。何謂菩薩離於顛倒？察諸所有而不可得故。何謂菩薩棄婬怒癡？永不覩見婬、怒、癡垢之所在故。何謂菩薩具足六法？第六住者當具六法。何謂為六？謂六波羅蜜當具足之。云何具足六波羅蜜？住六波羅蜜則能超越聲聞、辟支佛故。何謂菩薩不起聲聞、辟支佛心？此等所行不應為道，行小乘者不順佛道。若見乞求者則懷怯弱。行菩薩者當捨離之，心無憂慼。所以者何？斯等所行為不入道，從初發意常行布施，心不忘捨故。何謂菩薩不自貪身？所以爾者？推求本末無有吾我，計人壽命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諦觀察之心無所有故。何謂菩薩不墮滅見？所以爾者，一切諸法心無所斷，本末不起，一切諸法亦無所生故。何謂菩薩不計有常？所以爾者，假使諸法悉無所起，則無有常故。何謂菩薩不為想著？所以爾者，如是計之無有塵勞，無因緣見。所以爾者，彼所見者不見諸見故。何謂菩薩不猗名色？所以爾者，一切有所為無所有故。何謂菩薩不著諸陰？不猗諸種、不慕諸入。所以爾者，如是行者悉為自怨而無所有，以是故，不當猗著陰、種、諸入故。何謂菩薩不猗三界？其三界者自然無形，雖在三界而無所猗故。何謂菩薩不處所有？不以剋期而為虛空，一切所有悉無所有故。何謂菩薩見佛不著？不以猗見為見諸佛故。何謂菩薩不爭於空？一切諸法悉為空無，空不亂空，無所爭故。何謂菩薩具足於空？身相虛空則為菩薩具足於空故。何謂菩薩不證無相？於一切相而無所念故。何謂菩薩志無願慧？而於三界皆無所行故。何謂菩薩淨於三場？便能具足十善德故。何謂菩薩愍哀一切眾生之類？便能行德無極大哀故？何謂菩薩不慢眾生？而欲具足佛土故。何謂菩薩等觀諸法？察於諸法無高無下故。何謂菩薩諦觀道地？於一切法而無所習，無所動轉故。何謂菩薩無從生忍？一切諸法悉無所起，亦無所滅，忍無所有故。何謂菩薩無所生慧？其於名色，慧無所起故。何謂菩薩說於一品？不行二事故。何謂菩薩不念諸念？於一切法而無所念故。何謂菩薩棄捐諸見？能捨離聲聞、辟支佛地故。何謂菩薩滅除塵勞？一切諸漏所習止處，欲垢悉斷故。何謂菩薩寂離

見地？謂能逮成薩芸若慧故。何謂心調？於三界無所患難故。何謂心寂？能御六根故。何謂菩薩不捨智慧？謂能逮得明眼故。何謂菩薩無有卒暴？觀於六入無染著故。何謂菩薩心有所入？則以一心普見一切眾生之念故。何謂菩薩神通自娛？則以神通而自娛樂，從一佛國復至一國，所遊之處無佛土想故。何謂菩薩見諸佛國？住此佛國則見十方無量佛國，於諸佛國亦無所著故。何謂菩薩如所觀察？見諸佛國具足嚴淨，三千世界所遊之處，輒為轉輪聖王故。何謂菩薩稽首諸佛供事歸念？一切經法分別義趣故。何謂菩薩而常審諦觀諸佛身？以真正見諸佛則為法身故。何謂菩薩曉了諸根？若能住於怛薩阿竭十種力者，則能曉了一切眾生諸根本故。何謂菩薩佛土清淨？人民清淨是則名曰佛土清淨故。何謂菩薩如幻三昧？住此三昧菩薩則能變現一切，無所不入，心無所處故。何謂菩薩而等三昧？菩薩於諸三昧無所希望故。何謂菩薩能教眾生？所造德本各隨其行而開化，菩薩摩訶薩則以至誠而護己身，隨其眾生而開度之。何謂菩薩至誠？自然有所勸發，欲以度脫一切眾生故。何謂菩薩如其志願必能得之？菩薩常具足六波羅蜜故。何謂菩薩所演出音，諸天、龍神及揵沓恕聞其音者，各得解了而順化之？用有大哀普等音故。何謂菩薩入於胞胎？菩薩摩訶薩世世所生而無所生故。何謂菩薩在於尊貴？菩薩所生在諸種姓則能化之故。何謂菩薩所生具足？假使菩薩在君子種、在梵志種、在居士種，則能勸化故。何謂菩薩在於尊姓？諸以過去眾菩薩性等無差別故。何謂菩薩眷屬具足？菩薩所從諸眷屬侍使無所乏故。何謂菩薩土地嚴淨？始生之時，光明照曜無數世界，其蒙光者皆得安隱故。何謂菩薩棄國捐家？菩薩摩訶薩捨家學道時，化無央數億百千人而與從俱，能令眾生立於三乘故。何謂菩薩詣諸佛樹？其樹則為根莖枝葉華實，皆為七寶紫磨金色，照於十方無數佛土悉為大明，是為菩薩詣佛樹嚴淨。何謂菩薩一切名德而悉具足？設使菩薩人清淨者則佛國淨，是為菩薩名德具足。何謂菩薩住十道地成為如來？菩薩摩訶薩具足六波羅蜜，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得薩芸若慧，斷除塵勞、無所罣礙，是為菩薩住十道地成為如來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漚恕拘舍羅行六波羅蜜，意止、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七覺、八道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寂然離見，現入種性八等之地。若有所處，離欲之地、所作辦地，離於聲聞辟、支佛地、菩薩之地，是為菩薩摩訶薩入第九住於佛地，是為菩薩摩訶薩第十行住，是為菩薩摩訶薩三拔致！」

光讚經卷第七

光讚經卷第八

西晉月支國三藏竺法護譯

摩訶般若波羅蜜所因出衍品第十九

佛告須菩提：「如汝所問，何從出衍中？何從住衍中？誰為成衍者？從三界生，住薩芸若，有本無生無甫當生。所以者何？其摩訶衍薩芸若慧，於此二事，法無所合亦無所散，無色無見無所取捨，則為一相則無有相。所以者何？其無相法無所出生。法有生者，則為欲令法界出生，其無相法有所生者，則為欲令本無出生，其無相法則無所生。欲令生者，則為欲令真本際生。其有欲令無相生者，則為欲令不可思議法界出生。其有欲令無相法生，則為欲令專精修行而出生。其有欲令無相法生，則便欲令斷界出生。取要言之，須菩提！則為欲令離欲界生。其有欲令無相法生者，則為欲令滅度界生。須菩提！彼為欲令寂然空無而出生矣。其有欲令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無相法生者，則為欲令有相法生。所以者何？色則為空，從三界生，住薩芸若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有空，從三界生，薩芸若者則無所住。所以者何？若解色者色則為空，解痛痒思想生死識者識則為空，眼耳鼻舌身心亦空。欲令生者，則為欲令虛空出生。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更識、意欲識，此十八種因緣所見則為空無，欲令生者，則為欲令無相法生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眼之所視悉皆為空，耳鼻舌身意亦如是，習皆空。須菩提！三界為空，眼所視空，從三界生，薩芸若者則無所住。六情亦空，因三界生，薩芸若者則無所住。六情所受所習皆空，無有相，欲令生者則為欲令生者，則為欲令夢幻出生。所以者何？夢、幻、水月、芭蕉、野馬、深山之響，皆悉自然，自然之事如來之化。三界自然則無所生，薩芸若者則無所住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如夢自然，夢自然者悉無所有，幻化之事亦復如是。須菩提！其欲令檀波羅蜜有，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生者，則為欲令無相法生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六波羅蜜者悉皆自然，從三界生，薩芸若者亦無所住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六波羅蜜者則為自然，其自然者故曰為空。其有欲令無相法生者，則為欲令內空、外空、有空、無空、近空、遠空、真空出生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其七空者則為自然，以自然故，因三界生，薩芸若者則無所住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用七空自然故名曰為空，故空為空。須菩提！其有欲令無相法生者，則為欲令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念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、八道行生。所以者何？皆自然空，因三界生，薩芸若

者則無所住。須菩提！其有欲令三十七品出生者，則為欲令無相法生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三十七品則為自然，不生三界，薩芸若者則無所住。所以者何？三十七品自然空，空故曰空。須菩提！其有欲令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、四分別辯，悉自然空，空故曰空。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上至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生者，則為欲令無相法生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其三乘者亦復自然，不出三界，薩芸若者則無所住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阿羅漢者則為自然，自然故空，故曰為空。辟支佛者則為自然，自然故空，故曰為空。怛薩阿竭則為自然，自然故空，故曰為空。須菩提！其有欲令名號生者，則為欲令無相法生。空、無相、無願亦復如是。其欲令因緣言辭生者，則為欲令無相法生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其名號空，不生三界，薩芸若者則無所住。所以者何？名號則空，用名號空，故曰為空。因緣言辭諸可處所悉皆為空，諸法處空，故曰為空，其有欲令無所生生，則為欲令無相法生。所以者何？無相法空悉無處所，處所空故，故曰為空。其有欲令無滅、無想、無塵、無瞋、無所有生者，則為欲令無相法生。所以者何？此諸事空，空故曰空。名號因緣言辭所處，三十七品、十種力、四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、四分別辯，亦復如是。是故，須菩提！摩訶衍者從三界生，為無所生生，薩芸若生亦無所生，無有動處。又須菩提所問在何所住者，心無所住，衍無有處。所以者何？無所住故，一切諸法亦無所住。又，須菩提！衍所住者，住無所住。其法界者，亦無所住，住無所住；衍亦如是，住無所住。如上虛空無所由轉；衍亦如是，住無所住。又譬如無生，住無所住；衍亦如是，住無所住。譬如無滅、無塵、無瞋及無所有，住無所住；衍亦如是，住無所住。所以者何？法界自然，住無所住。所以者何？法界自然，用自然故，自然為空，及與七空悉無所有，自然為空，空無所有，故曰為空。是故，須菩提！衍無所住，住無所住，故無動轉。須菩提所問從何所住而成衍者，衍無所生。所以者何？無有從中生者，無有甫當生者，一切諸法悉無所有。以此無故，一切諸法亦復如是，何所有法當有生者。所以者何？我、人、壽命亦復如是，亦無有如，亦無所見，亦無所得，本末清淨；是故我、人、壽命，如是法界，悉不可得，本末悉空；是故怛薩阿竭悉不可得。其本際者，亦不可得，本末悉淨；是故諸界不可思議，悉不可得，本末清淨；是故陰、種、諸入悉不可得，本末清淨。陰、種、諸入不可得故，本末清淨；六波羅蜜者，悉不可得，本末清淨。是故，七空亦不可得，本末清淨；意止、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七覺、八道三十七品，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、四分別辯，亦不可得，本末清淨；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

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上至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悉不可得，本末清淨。三乘之法薩芸若慧，不可得故，本末清淨。其無所有生，悉不可得，本末清淨，無滅、無塵、無瞋、無爭，諸無所有及諸所有，悉不可得，本末清淨；其過去當來今現在事，往來所住住止所生，悉不可得，本末清淨；所益所損，悉不可得，本末清淨。誰當逮得不可得者？其法界者亦不可逮，無有得者。所以者何？欲逮法界則不可得。若求阿羅漢、辟支佛、怛薩阿竭，欲得此者悉不可得。若有欲得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、四分別辯者，亦不可得，無能逮者。若有欲逮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悉不可得，本際悉空而不可得。六波羅蜜及與七空，亦復如是，悉不可得。其無所生亦無所滅，無塵、無瞋、無所有者、悉不可得，所以者何？正真觀之，悉無所有，悉不可得。其欲逮得第一住者，亦不可得；至于十住，亦不可得，本末清淨。何所有第一住者？其清淨觀者，及種性八等所示現地，是所有地：離欲之地、所作辦地、辟支佛地、菩薩道地、三耶三佛地及第一地悉，不可得。其七空者，悉不可得。計於內空上至十住，悉不可得，七空、十住悉無所有，悉不可得。所以者何。須菩提！其第一住但名字耳，為不可得，上至十住亦復如是。假有所得，為不可得，本末清淨，而為眾生講說內空悉不可得，一切眾生亦不可得，而為眾生說七品空事，所可說者悉不可得，本末清淨。以內空故，佛土清淨，悉無所得。七空自然，自然空故，佛土清淨，悉不可得，本末清淨。是故內空及與五眼。悉不可得，皆無所有、自然，自然空為其五眼，悉無處所，本末清淨。是故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悉無所得，則為逮得成摩訶衍三拔致薩芸若慧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無去來品第二十

爾時賢者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所言摩訶衍者，其摩訶衍義之所趣，唯，天中天！於天上人中世間而最為尊，莫不歸者。衍與空等，譬如虛空容覆無量阿僧祇人莫不戴仰，唯，天中天！摩訶衍者亦復如是，菩薩摩訶薩覆不可計阿僧祇人悉因得度。摩訶衍者，不見來時、不見去時、不見住處。如是，天中天！摩訶衍者，不得過去當來現在，亦無中間見、亦無所得，其名等於三世，故曰為衍，是故為摩訶衍。」於是世尊告須菩提：「如是，如是！所謂摩訶衍者，是為菩薩摩訶薩六波羅蜜：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。是為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謂一切諸陀羅尼門、諸三昧門、首楞嚴三昧。取要言之，空等三昧、解脫三昧、無著三昧、寂滅三昧，是謂菩薩摩訶薩摩訶衍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摩訶衍者，曉了七空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、四分別辯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摩訶衍也。又，須菩提！所言摩訶衍者，天上天下世間最上，莫不歸仰者。譬如，須菩提，欲界本無而無本無，等無有異不可分別，無有顛倒誠諦自然，久長堅固，無有別離法，無合無散未曾所有，是為摩訶衍天上天下人中最尊，莫不歸仰者。假使，須菩提！劫盡燒時悉為現之，教化一切令知無常，無有長久、無堅固者，悉無所有，是故摩訶衍天上天下世間最尊，莫不歸仰者。又，須菩提！欲界如是等無有異，無有顛倒誠諦自然，無本堅固無別離法，無有因緣，其無所有終不所有，是為摩訶衍天上天下最尊。設使，須菩提！欲界有想無常顛倒而現破壞，一切無常無有長久不可堅固，別離之法悉無所有。是故，須菩提！摩訶衍天上天下，於無色界亦復如是。設使，須菩提！諸色本無悉無所有，亦復如是，等亦無差別，無有若干誠諦自然，本無堅固無別離法，其無有者不可令有，是為摩訶衍天上天下最尊。假使，須菩提！色有所念而應清淨，而為顛倒悉令飽滿，皆當無常，無有久存、不得堅固，別離之法悉無所有，是故摩訶衍。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復如是；眼耳鼻舌身心，等無有異；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更識、意欲識，等無有異，悉無所有所可分別。至誠真諦，計有常者，久長堅固，是非摩訶衍。用習六事心有想念，因緣所習迷惑多求以自飽滿，是一切法，皆悉無常，無有長存、不可久固。是故摩訶衍，天上天下最尊。設使，須菩提！法界所有悉無所有，是為摩訶衍天上天下最尊。堅固，無所有生。如，須菩提！法界所有，悉無所有，行無所有，是故摩訶衍天上天下最尊。設使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現有所有，悉無所有，其真本際不可思議。其界所有，悉無所有，是為摩訶衍天上天下最尊。正使，須菩提！諸界者不可思議，其所有者悉無所有，是故摩訶衍天上天下最尊。設使，須菩提！六波羅蜜所有，悉無所有、亦復不無，是為摩訶衍。正使，須菩提！其內空者，不有不無，自然為空，不有不無，是為摩訶衍。所以，須菩提！其內空者自然無有，有了空者不有不無，故曰摩訶衍。設使，須菩提！三十七品，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、四分別辯，不有不無、亦不不無，是為摩訶衍。正使，須菩提！其種性法，不有不無、亦不不無，用種性法不有不無、亦不不無，是故摩訶衍。正使，須菩提！其八等法不有不無，須陀洹法、斯陀含法、阿那含法、阿羅漢法、辟支佛法、諸佛之法，不有不無，用不有不無、亦

不無無，是故摩訶衍。正使，須菩提！其八等法及與佛法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是故摩訶衍。用，須菩提！其諸種性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；用諸八等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上至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是故摩訶衍。須菩提！欲知以諸八等、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是故摩訶衍。設使，須菩提！諸天、人民、阿須倫及與世間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以諸天、人民及阿須倫世間所有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是故摩訶衍。假使，須菩提！菩薩從初發意，乃至道場坐於佛樹，於中發心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。如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從初發意乃至道場，於中發心，一切不有不無，亦不無無，是故摩訶衍。假使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，其智慧尊猶如金剛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曉了達見一切諸礙及眾塵勞，得薩芸若。以，須菩提！菩薩摩訶薩了諸罣礙一切塵勞悉無所有，逮薩芸若，是故摩訶衍。正使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其三十二大人之相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是故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天上天下最尊，威神聖德光明微妙，靡所不照無有疇匹。是故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威神巍巍聖德光明，照於十方恒沙諸佛世界，及諸天上天下諸天、人民、諸阿須倫，光明普遍，用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是故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光明，照於十方恒沙世界。又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有八部之音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是故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聲告十方於阿僧祇無量世界，用怛薩阿竭其八部聲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是故有八種音聲，告於十方不可思議無量世界。又，須菩提！怛薩阿竭所轉法輪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是為怛薩阿竭轉於法輪。沙門、婆羅門、諸梵天眾，天上天下莫能當者，皆令如法各得其所。是故怛薩阿竭為轉法輪，沙門、婆羅門、天上天下及諸人民，莫能當者。又，須菩提！一切眾生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是故怛薩阿竭數轉法輪，令諸眾生不至無餘於泥洹界。又，須菩提！此諸眾生，不有不無、亦不無無，悉了是已故，怛薩阿竭轉於法輪，是故眾生至無餘界，於泥洹界而般泥洹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衍與空等品第二十一

佛告須菩提：「如汝所言衍與空等者，所說至誠。如是，如是！衍與空等。譬如虛空，不可計知東方里數，南方西方北方四隅上下亦不可知，無遠無近、無有邊際；怛薩阿竭慧亦如是，不可盡極八方上下，無有邊際、無有遠近，慧不可盡。譬如虛空，無長無短、無

有方面、無增無減；怛薩阿竭慧亦如是，無長無短、不圓不方、無增無減，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有五色青黃赤白；衍亦如是，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有過去當來現在；衍亦如是，無去來今。又，須菩提，譬如虛空，無能增者、無能減者；衍亦如是；不增不減。故言衍與空等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！無有塵勞、無瞋恨、無有生者亦無所滅、亦無所住亦無不住、亦無所念；衍亦如是。是故言衍與空等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有善惡、無有言辭、亦無不言，譬如虛空，無見無聞、無念無知；衍亦如是。是故言衍與空等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亦無有異、亦無不異，亦無所斷、亦無所造證、亦無所除；衍亦如是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有欲法、不離欲法，無瞋恚法、不離瞋恚，無愚癡法、不離愚癡；衍亦如是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不與欲界合同，不與色界及無色界合同，亦不離三界；衍亦如是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初發意、從第一住；衍亦如是，無有十住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有清濁、無所觀見、無有處所，無種性地、八人等地、無示現地，無我所地、無所欲地，無所作不作地；衍亦如是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須陀洹果、無斯陀含果、無阿那含果、無阿羅漢果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聲聞地，無辟支佛地，無三耶三佛地；衍亦如是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有形像、亦無不像，亦無有見、亦不無見、無受無捨，無合無散；衍亦如是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則無有常、亦無不常，無苦無樂、無我不我；衍亦如是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亦無有空、亦無不空、無有異空，無有異想，亦無無想，亦無有願、亦無不願；衍亦如是。故言衍與空等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有寂然、無不寂然，無有惔怕、亦無不怕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有光明、亦無闇冥；衍亦如是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所逮得、亦無不得；衍亦如是。是故言衍與空等。又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，無言無說、亦無不言；衍亦如是。是故言衍與空等。是故，須菩提！虛空平等，衍亦平等。如須菩提所言，譬如虛空無有邊際，覆不可計阿僧祇人；衍亦如是，安不可計阿僧祇人。如是，須菩提！譬如虛空覆不可計阿僧祇人；衍亦如是，護不可計阿僧祇人計人無人。譬如虛空，不可得有，空以無有；摩訶衍者亦復如是。是故，須菩提！摩訶衍者，安護無數阿僧祇人。所以者何？人與虛空及摩訶衍，此一切法都不可得故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人不可計，空亦不可計，虛空亦不可計，摩訶衍亦不可計，是故摩訶衍覆不可計阿僧祇人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人與虛空及摩訶衍，悉不可計、悉不可得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不可計，是故摩訶衍覆護不可計阿僧祇人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人無所有，法界亦無所有，一切諸法亦無所有，故曰虛空亦無所有。人與虛空及摩訶衍悉無所有，阿僧祇無所有，無有量無所有，無有底無所有，是故摩訶衍覆護不可計阿僧祇人。所以者何？眾生法界及摩訶衍，又阿僧祇不可限量、無有崖底，悉不可得故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人無所有，怛薩阿竭亦無所有，虛空亦無所有，摩訶衍亦無所有，阿僧祇亦無所有，不可計亦無所有，無底亦無所有，一切諸法亦無所有。是故，須菩提！摩訶衍者，為不可計阿僧祇崖底人而設擁護。所以者何？怛薩阿竭、虛空、眾生及摩訶衍，其阿僧祇不可計議、無有崖底，悉不可得故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吾我無所有，所知所見亦無所有，本際無所有，當作是了本際以無，至不可計，及阿僧祇無央數者亦無所有。以無所有，一切諸法亦無所有，是故摩訶衍名曰不可計阿僧祇覆護無央數人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一切眾生所知所見及與本際，至阿僧祇無央數不可計，皆不可得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吾我及人悉無所有，所知所見亦無所有，不可思議境界亦無所有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所有，虛空亦無所有，摩訶衍亦無所有，阿僧祇亦無所有，不可計亦無所有，無央數亦無所有，一切諸法亦無所有，是故摩訶衍為不可計阿僧祇人之覆護。所以者何？如，須菩提！吾我諸法悉不可逮！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吾我及人悉為虛空，所知所見亦復虛無，眼亦虛無，耳鼻舌身意亦復虛無，以虛無虛空亦虛無，空以虛無，摩訶衍者亦復虛無，以無二虛，阿僧祇無央數不可計亦復虛無，不可計以虛無，一切諸法亦復虛無，是故摩訶衍覆無央數不可計阿僧祇人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吾我及人、一切諸法，悉不可得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吾我無所有，所知所見亦無所有；所知所見以無所有，檀波羅蜜亦無所有，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亦無所有；般若波羅蜜以無所有，虛空亦無所有，摩訶衍亦無所有；是故摩訶衍覆護無央數不可計阿僧祇人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吾我及壽、一切諸法，悉不可得故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吾我及人則無所有，世間所知內空、外空、近空、遠空、真空、所有空、無所有空亦無所有；七空以無有，虛空亦無所有，摩訶衍亦無所有，無央數不可計阿僧祇亦無所有，一切諸法亦無所有，是故摩訶衍覆護不可計無央數阿僧祇人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我、人及壽、一切諸法，悉不可得故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我、人知見悉無所有，意止、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七覺、八道三十七品亦無所有，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

法亦無所有，虛空、摩訶衍亦無所有，是故摩訶衍覆護不可計無央數阿僧祇人。所以者何？吾我及人、一切諸法，悉不可得故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我、人知見悉無所有，種性諸法亦無所有，所作之地以無所有，虛空亦無所有，摩訶衍亦無所有，不可計阿僧祇人一切諸法亦無所有，是故摩訶衍覆護不可計無央數阿僧祇人。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我、人知見亦無所有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亦無所有，一切諸法亦無所有，是故摩訶衍覆護不可計無央數阿僧祇人。所以者何。吾我及人、一切諸法，悉不可得。◎
「◎復次，須菩提！聲聞、辟支佛上至怛薩阿竭亦無所有，薩芸若亦無所有，一切諸法亦無所有，是故摩訶衍覆護不可計無央數阿僧祇人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我、人諸法悉不可得故。又，須菩提！泥洹之界覆護不可計阿僧祇人，衍亦如是，是故衍與空等，覆護不可計阿僧祇人。如須菩提所問，摩訶衍者，亦不見來時、亦不見去時、亦不見住處；衍亦如是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不可轉動，是故無有住者、無有來者、亦無所住。所以者何。須菩提！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無所從來、亦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。須菩提！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清淨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。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者無本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。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自然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、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自然相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。眼耳鼻舌身意自然相者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。其地水火風空是諸種者，無有清淨、亦無無本，其自然者亦無地種自然相者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，水、火、風種，虛空、識種，亦復如是。怛薩阿竭本無自然及自然相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。須菩提！本際清淨、本際無本，本原自然、本自然相，不可計議。及清淨界者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。不可思議及與無本，無所念界及與自然，無思議界自然之相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。須菩提！六波羅蜜亦清淨，般若波羅蜜亦無無本亦無自然，自然之相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。三十七品，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道德清淨，佛與正覺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。其無所有及與無本，其無為者不為自然，其無為者無自然相，無所從來、無所從去、亦無所住。如須菩提所言：『摩訶衍者，不得過去、不得當來、不得中間，三世平等，摩訶衍者但有字耳。』如是，須菩提！所言摩訶衍者，無去來今，三世平等；摩訶衍者但有字耳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過去亦空、當來亦空、現在亦空，三世平等三世空等，摩訶衍者亦復空等；菩薩亦空，其以空者，無一無二無三無四，不多不少，是故名曰三世平等，為摩訶

衍。菩薩功德巍巍，無有等侶、無正無邪，亦不於欲、亦不離欲，亦不瞋恚、不離瞋恚，亦不愚癡、不離愚癡，不得憍慢、不離憍慢，不得貪慳妬嫉、亦無所離，不得善法惡法，不得有常無常，不得苦樂，不得我不我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亦不可得，不度欲界、不度色界、不度無色界。所以者何？不得自然，過去色空、當來色空、現在色空；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復如是。色不可得，用過去當來現在色空，故不可得，空故曰空。空不可得，何況念空有去來今？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復如是。又，須菩提！六波羅蜜，不得過去、不得當來、不得現在。須菩提！六波羅蜜亦不可得，三世平等故。六波羅蜜為不可得，其平等者無去來今，用平等故。

「復次，須菩提！其三十七品，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亦不可得，過去當來現在三世平等故。三十七品，十力、無畏、諸佛之法亦不可得，其平等者無去來今。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無去來今，以平等故，故曰平等。何況平等去來今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而可得乎？

「復次

「須菩提！過去當來現在凡夫亦不可得，三世平等故，故凡夫等。所以者何？推求人，永不可得；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、怛薩阿竭亦不可得，當來現在亦復如是，三世平等故。諸聲聞、辟支佛、菩薩、怛薩阿竭亦不可得，推極人本不可得故。如是，須菩提，故菩薩摩訶薩作是住般若波羅蜜，覺了三世，為以具足薩芸若慧，是為菩薩摩訶薩，為摩訶衍三世平等。菩薩摩訶薩以住是者，天上天下世間最尊，因得出生薩芸若慧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唯！天中天！摩訶衍者，是菩薩摩訶薩學此衍者，過去菩薩摩訶薩亦因學是得薩芸若慧，當來菩薩摩訶薩亦因是學得薩芸若慧，今現在十方不可計無央數阿僧祇世界，諸菩薩摩訶薩亦復學是摩訶衍得薩芸若慧。是故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，摩訶衍也。」

佛告須菩提：「如是，如是！過去未來當今現在，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悉學是法得薩芸若慧。」◎

光讚經卷第八

光讚經卷第九

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

《摩訶般若波羅蜜》〈分曼陀尼弗品〉第二十二

◎爾時賢者分曼陀尼弗白佛言：「尊者須菩提，佛使說般若波羅蜜，乃說摩訶衍事為？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唯，我說摩訶衍得無過，天中天！」
佛言：「不過也。汝說摩訶衍，為隨般若波羅蜜教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？諸所有善法——聲聞、辟支佛法、佛正覺法——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，本從其教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云何，天中天！諸所善法——聲聞、辟支佛法、諸佛之法及菩薩法——皆從般若波羅蜜出生，皆從其教乎？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，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念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道行，空、無相、無願諸解脫門，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四分別辯，大慈大哀無忘失法慈悲喜護，曉了道品所施行法，聲聞、辟支佛法、菩薩法，一切諸法皆從般若波羅蜜中出生，皆從其教。又，須菩提！其摩訶衍般若波羅蜜及五波羅蜜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眼色識、耳聲識、鼻香識、舌味識、身更識、意法識，所更因緣所習因緣，諸可不可意所習種，意止、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七覺、八道，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空、無想願諸解脫門，一切善法——有漏無漏、有所有無所有、有為無為——苦、習、盡道，欲界、色界、無色界，內空、外空、近空、遠空、真空、所有空、無所有空，一切平等，及諸三昧、陀羅尼門，怛薩阿竭所曉了法自到成就，諸佛法界、如來本際、不可思議界，若合若散、無合無散、有色無色、有見無見，有形無形、有相無相，是一切諸法皆從摩訶衍出生，為順般若波羅蜜教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！摩訶衍般若波羅蜜等無異，六波羅蜜復無有異，十力、無畏諸佛之法亦無有異，是故摩訶衍、諸佛之法，則無有異、亦無有二、亦無若干。是故，須菩提！所說摩訶衍者，則說般若波羅蜜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等三世品第二十三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亦不念過去、亦不念當來、亦不念中間；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有邊，菩薩亦無有邊。色與菩薩俱無所有、亦

不可得；痛痒思想生死識，識與菩薩俱無所有、亦不可得。如是，天中天！一切菩薩摩訶薩皆不可得。當云何教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？一切求菩薩悉不可得、亦不可見，當云何說般若波羅蜜教菩薩耶？菩薩而復號菩薩，但有字耳。譬如人自言：『吾有我。』本末求之悉無所有。諸法自然，何所生色，色之所生；何所生痛痒思想生死識，識之所生？唯，天中天！其無所生，則無有色亦無有識也。何所有說般若波羅蜜者？當云何教菩薩？亦無有異處，亦無有出生，亦不可得菩薩者，亦不得行道者。菩薩聞是，不恐不怖、無所畏懼，菩薩摩訶薩則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云何過去當來中間菩薩而不可得。何以故？色無有邊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有邊，菩薩亦無有邊。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俱無所有亦不可得，一切菩薩皆不可得。云何教菩薩摩訶薩？般若波羅蜜何所說？吾我都不可見，菩薩亦不可得處，云何教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？何以故說是言：『菩薩摩訶薩但有字耳，求索吾我而無本末。諸法自然，色從何生？痛痒思想生死識從何出生？唯，天中天！其無所生則無有色，其無所生者則無痛痒思想生死識。』向者須菩提作是說言：『其無所生，當云何教般若波羅蜜？』何故說言：『亦無異處。』有所生者而可得菩薩耶？其行道者，何故須菩提而說此言：『菩薩摩訶薩聞是，心不恐怖，則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』所說云何？」
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人無所有故，過去菩薩而不可得，眾生悉空，是故過去菩薩而無所受。眾生恍忽，是故過去菩薩而無所受。色無所有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痛痒思想生死識。空無所有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受。過去色空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空；色恍忽，痛痒思想生死識恍忽；色自然，痛痒思想生死識自然；是故菩薩不受過去。檀波羅蜜、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，悉無所有，是故菩薩不得過去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！其以空者不可得過去當來中間，無有異空、無有菩薩，無有過去空菩薩及過去事，皆悉無二、無若干也。是故菩薩不受過去，當來中間亦復如是。取要言之，檀波羅蜜亦復恍忽，檀波羅蜜自然，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、惟逮波羅蜜、禪波羅蜜、般若波羅蜜亦復悉空，般若波羅蜜亦復恍忽則無自然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。是故，舍利弗！其以空者無有過去當來中間，空與菩薩及已過去，亦無有二、亦無有若干，是故，舍利弗！菩薩不受過去。其七空者亦無所有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其意止、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七覺、八道三十七品，亦復為空、亦復恍忽；其七空者亦復如是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。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悉空恍忽，是故菩薩不受過

去。六波羅蜜亦無所有、亦復恍忽、亦無自然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一切三昧悉無所有，陀羅尼門皆無所有；諸三昧門、陀羅尼門，亦復悉空、亦復恍忽；諸三昧門、陀羅尼門，皆無所有；諸三昧門、陀羅尼門，亦復悉空、亦復恍忽；諸三昧門、陀羅尼門、皆無自然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。六波羅蜜亦復如是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及諸法界亦無所有，法界悉空、法界恍忽、法界自然，法界亦無七空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怛薩阿竭亦無所有、亦悉無本，無本恍忽、無本亦空，其本無者亦無自然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。其本際者亦無所有，本際悉空、本際恍忽、亦無自然，不可思議。一切諸界亦無自然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諸聲聞、辟支佛、怛薩阿竭亦無所有，怛薩阿竭則空恍忽、亦無自然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。道無所有，亦空恍忽、亦無自然，薩芸若者亦空恍忽、亦無自然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！空與恍忽、過去當來中間，亦復如是不可得，菩薩亦不可得。是故，舍利弗！空與恍忽、過去當來，而無有二、亦無若干，是故菩薩不受過去。又舍利弗所問：『何故色無有邊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有邊，菩薩亦無有邊？』痛痒思想生死識如空空。譬如虛空，無有邊際、無有中間、無有崖底，空虛但有字。舍利弗！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如是，無有邊際、無有中間、無有崖底，以色空故。其以空者，無際無間不可得底；痛痒思想生死識者亦復如是。是故，舍利弗！色無有邊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有邊，菩薩亦無邊，皆無所有、亦不可得。是故，舍利弗！色與菩薩亦無所有、亦不可得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六波羅蜜空，故曰為空；內空亦空、外空亦空；以空故空，近空、遠空、真空及七空，三十七品，十力、無畏諸佛之法，亦復悉空；以空故空，無有本際、不可思議。一切諸界亦復為空，以空故空，諸三昧門、陀羅尼門亦復為空，其薩芸若亦復為空，其所曉了道品道慧亦復為空；以空故空，其三乘法亦復為空，怛薩阿竭亦復為空。故，舍利弗！怛薩阿竭空亦無有，色亦不可得，色與菩薩亦無所有，悉不可得；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亦復如是。舍利弗所問：『何故一切菩薩悉不可得？云何為菩薩說般若波羅蜜？』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不可得，色不可得，痛痒思想不可得，色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不可得；其所思想，想亦無所有，所想痛痒亦無所有，所想生死亦無所有，所想行識亦無所有亦不可得；所識識者，亦無所有亦不可得，所識色、所識痛痒、所識思想、所識生死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舍利弗！其六情者，亦無所有亦不可

得，其眼耳鼻舌身意者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其耳者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耳與眼者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耳與鼻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鼻與齅者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其鼻及眼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其鼻與舌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計於舌者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舌眼耳鼻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其香及身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身及與身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；意及與意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眼耳鼻舌身意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眼色、耳聲、鼻香、舌味、身更、意欲，六情、六識、六味十八諸入因緣，一切諸事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內色外色、痛痒諸法，亦復如是。六波羅蜜及與七空，三十七品，十力、無畏諸佛之法，諸三昧門、陀羅尼門，種性諸法——阿羅漢法、辟支佛法、怛薩阿竭、菩薩法——十住事法、薩芸若慧及諸道慧，上至怛薩阿竭及與菩薩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菩薩與般若波羅蜜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又般若波羅蜜於般若波羅蜜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般若波羅蜜及與菩薩，悉無所有亦不可得。般若波羅蜜無言無說、無教無化，不可得故，於菩薩者無言無說、無教無化，亦無所有亦不可得。般若波羅蜜亦無所有亦不可得。是故，舍利弗！一切諸法亦無所有亦無得者，不可得故。菩薩摩訶薩亦不可得亦無所說，如舍利弗所言。何以故字，而字菩薩從何來？其名字者，為在何所而為菩薩，是故名為菩薩。言菩薩者，但以字耳，從何所來？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但以字耳，但字字著言耳，而無有色，無有痛痒思想生死識。所以者何？字者亦空，字自然空，不以是故名為菩薩，亦無己字(丹本亦不以空)為菩薩也。
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六波羅蜜但以字耳，不以字故為六波羅蜜。是所言菩薩者，但以字耳。是以言般若波羅蜜，但以字耳，不以字故為般若波羅蜜。般若波羅蜜者，無有字也。所以者何？字與般若波羅蜜，二者俱空，不可得故。舍利弗！所言菩薩但假號耳，所言內空、外空、近空、遠空、真空、所有空、無所有空，但以字耳，其七空者不以字空。所以者何？不以字故為空也，此諸空者為不可得。是故，舍利弗！所言菩薩，但假號耳。舍利弗！此所名字為假號耳，意止、意斷、根、力、覺意、八道三十七品，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但假號耳，不以字故為諸佛法，諸佛法空。是故，舍利弗！所言菩薩但假號耳。諸三昧門、陀羅尼門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上至佛，亦假號耳，不以字為字。所言吾我、我所，推其本末，亦無所有無所成，吾我不可得，何況於道有所得者？所知所見亦不可得，何況欲令有所成者？舍利弗！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本末亦不可得，何況欲令識有成眼，眼更因緣痛痒？耳鼻舌身意，六情所入亦不可得；六波羅蜜、七空，本末空亦不可得，何況欲令有所成者？三十七品、十力、四無

畏諸佛之法，推其本末亦不可得，何況欲令有所成者？諸三昧門、陀羅尼門，推其本末悉不可得，何況欲令有所成者？聲聞、辟支佛、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都不可得。是故，舍利弗！所言吾我悉無所有，一切諸法亦無所有，悉為自然。所以者何。自然無合無散。」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何謂自然無合無散？」
答曰：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用自然故無合無散；眼耳鼻舌身意，六情所受所生、痛痒所合，悉為自然無合無散；六波羅蜜亦無合無散悉為自然，是故舍利弗。一切諸法，皆無所有悉為自然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一切諸法亦無有常亦無所至。」
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何謂一切諸法無常無至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有常、無所歸趣。所以者何？其無常者，悉無所有亦無有眼，是故一切諸法皆無有常、無所歸趣。諸所有法亦復如是，悉無有常、無所歸趣。一切諸漏乃至無漏，所可說者、無所說法。其有常者，則為無所有亦無有眼。是故，舍利弗！一切萬物悉無有常無所歸趣。復次，舍利弗！一切諸法無所積聚亦無有壞。」
又問須菩提：「云何一切諸法亦無積聚亦無有壞？」
答曰：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亦無積聚亦無有壞。所以者何？用清淨故。諸善不善所有法、無所有法，有漏法、無漏法，悉無積聚亦無有壞。所以者何？用清淨故。是故，舍利弗！一切所有悉無所有。舍利弗！所問：『色何所生？』色無所生，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亦無所生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？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所有，曉了行者則無有色亦無所生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所生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所有。所以者何？曉了行者則為無有眼，眼無所有。所以者何？曉了行者悉無所有，六情亦然。
「復次
「舍利弗！一切諸法悉無所有。所以者何？曉了行者不造所有。是故，舍利弗！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亦無所生。又，舍利弗！所問者色無所生則為非色，亦非痛痒思想生死識。何以故？色清淨、空、無起滅，亦無所住、亦無別異。以痛痒思想生死識亦清淨，空清淨故，故曰清淨，亦無起滅、亦無所住、不可分別，一切所有亦復清淨，空清淨故曰清淨，亦無所起、亦無所滅、亦無所住、不可別知。是故，舍利弗！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亦無所生。如舍利弗所問：『何故說此悉無所生？當何從說般若波羅蜜？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羅蜜亦無所生。設無所生，般若波羅蜜亦無所出，無有二法、亦無若干。』是故說此，而當從何所說般若波羅蜜？舍利弗問：『亦不從異處出生菩薩而得道行。所以者何？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，不從異生亦復不見異。』般若波羅蜜亦復不別異處而悉等

見，諸菩薩行亦無所生。又菩薩者，無有二法亦無若干，亦不見色痛痒思想行生死識有異處生。所以者何？用無生故，色無有二、亦無若干，亦不從異而有所生，亦不見色從異處生。所以者何？色無所生，識無有名，亦無若干。其十八種、三十七品、諸佛之法，及與七空、三乘之法，不見所生。所以者何？無所生故，無有二法、亦無若干。是故，舍利弗！不得菩薩有異處生而行道者。又，舍利弗！向者所問：『假使菩薩摩訶薩聞是說者，無所恐、不畏亦無所懼，則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』所以者何？菩薩摩訶薩觀一切諸法，皆悉如夢，如幻、野馬、芭蕉、影、響。是故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聞是！不恐不怖亦不畏懼，是為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天中天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觀法如是，便不受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無所捨、亦無所住、亦無所著般若波羅蜜，則無有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不受、亦不捨、亦無住、亦無著無、所分別，亦不受眼耳鼻舌身意六情所依、不受吾我；亦不受檀波羅蜜，亦無所捨、亦無所住，亦無所著，不處吾我。尸、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，亦不受七空，亦無所捨、亦無所住、亦無所著，不處吾我。

「復次，天中天！行般若波羅蜜者，於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復如是，亦無所受、亦無所捨、亦無所住、亦無所著，不處吾我。

「復次，天中天！菩薩不受一切諸三昧門、陀羅尼門，亦無所受、亦無所捨、亦無所住、亦無所著、不處吾我。所以者何？菩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見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見十八種、三十七品及與七空，聲聞、辟支佛，上至佛及薩芸若亦無所見。所以者何？無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無所起亦無有識，六情無所起亦無有六情，六波羅蜜亦無所起亦無六波羅蜜，般若波羅蜜亦無所起，亦無有二亦無若干，內空、外空亦無所起，近空、遠空、真空、所有空、無所有空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其七空者亦無所起，亦無有二亦無若干。是故，天中天！其七空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亦無所起，亦無有二亦無若干。所以者何？天中天！是無所起，是故為無二無三，無有若干故，諸佛之法悉無所起，有所起者非為佛法。唯，天中天！其無本者亦不可思議，諸法境界亦無所起，其不可思議界，則無有二亦無若干。唯，天中天！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，上至薩芸若慧，悉無所起亦無所有，故薩芸若為無所起。所以者何？無有精進，是為無二無三亦無若干；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者，則為滅盡亦無有色，是故識亦滅盡，則無有二亦無若干。所以者何？天中天！其精進者，無一無二無三亦無若干，其精進識亦無有識，是為檀波羅蜜，亦無所起、無所精

進，無二無三亦無若干，尸、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及諸七空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復如是。其言，天中天！無所精進，於此行中無能計者，五陰、六衰、六波羅蜜、三乘之法，上至薩芸若慧，亦復如是。」◎

摩訶般若波羅蜜觀行品第二十四

◎爾時須菩提謂舍利弗言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而觀諸法？何謂菩薩行道為一切人，而言菩薩而悉曉了一切道法，於一切法為無所著？曉了諸法，則為曉了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而於識事亦無所著。曉了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諸佛之法，亦無所著。何謂一切諸法事者？」
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其觀諸法形像瑞應，色聲香味細滑之法，其內外法、有為無為，所有、無所有，形像瑞應了無因緣，是為觀法。又，舍利弗！所問：『何謂般若波羅蜜？』盡無所樂，是名為般若波羅蜜。何謂為盡而無所樂？舍利弗！不樂陰、種、諸入，不樂六波羅蜜：尸、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，不樂七空，不樂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是名曰盡無所樂，是為般若波羅蜜。於薩芸若亦無所樂，是為般若波羅蜜。是為名曰盡無所樂，是為般若波羅蜜。所問：『何謂為觀？』是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時，不觀色有常、無常，不觀色苦、樂，不觀色有我、無我，不觀色有空無空、有相無相、有願無願，不觀色寂與不寂，不觀色恍忽不恍忽；痛痒思想生死識及與七空并三脫門，亦復如是。不觀三十七品：意止、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七覺、八道諸佛之法，苦樂善惡、有我無我、有常無常，諸三昧門、陀羅尼門、薩芸若慧，有常無常、苦樂善惡，有我無我、有空無空及三脫門。舍利弗！是為菩薩摩訶薩觀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
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何謂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所起則無有識，根、力、覺意、三十七品、七空、四非常法、薩芸若慧悉無所起，薩芸若則無所有？」
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謂色七空，其以空者則無有形，是故色為無所起，則無有色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爾。六波羅蜜空，其已空者非般若波羅蜜，慧無所起。是故，舍利弗！般若波羅蜜則無所起，非般若波羅蜜，及與七空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諸佛之法，諸三昧門、陀羅尼門、薩芸若慧，亦復如是。色無所起則為無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乃至薩芸若慧亦復如是，無所起者則為無慧。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何謂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上至薩芸若慧，而無有二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其無二者，色則無二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一切識法，無合無散、無色無見、無所取捨，如是相者則為無想；及其七空、三十七品、四非常法、薩芸若慧，亦復如是。五陰、六衰上至薩芸若，悉無有二。」
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何謂色無有二、清淨無來，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上至薩芸若慧？」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色不為異、無所起者，亦復無異色、無所起；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上至薩芸若慧，亦復如是。如是，舍利弗！色無有二，五陰、六衰，上至薩芸若慧，亦無有二，一切清淨、無所從來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觀諸法，見一切色亦無所起、本末清淨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；吾我知見悉無所起，本末清淨；檀、尸、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亦復如是，悉無所起、本末清淨；及與七空、三十七品、根、力、覺意、十力、無畏諸佛之法，不見所起、本末清淨；觀諸三昧門、陀羅尼門、薩芸若慧，不見所起、本末清淨；觀凡夫法見凡夫法，悉無所起、本末清淨；觀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，聲聞、辟支佛及與菩薩，見此諸法悉無所起、本末清淨，觀一切佛法，見無所起、本末清淨、不見所起。」
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今所說者，當云何解？五陰、六衰、三乘之法及薩芸若，悉無所起者，亦無五道、亦無菩薩摩訶薩、亦無得神通。設，須菩提！一切諸法悉無所起，何以故成須陀洹斷於三結而修行道，斯陀含者亦斷三結、婬怒癡薄而修行道，阿那含者捐棄重擔、斷除眾結而修行道，阿羅漢者除斷眾結及五根、無有生死而修行道，辟支佛乘以因緣覺而修行道？何故菩薩勤苦行道，為無央數眾生勤苦？何故逮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而轉法輪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我不欲令無所起法而有所得，亦不欲令無所起法至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，亦復如是。我亦不使菩薩摩訶薩勤苦行，不令菩薩精勤苦行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！不以別相勤苦故，度不可計阿僧祇人。又，舍利弗！行菩薩道者，當度不可計阿僧祇人，念之如母、念之如父、念之如子、念之如身，所行亦無所起。菩薩當作是念：『求於吾我皆無所有亦不可得，觀內外法當作是了。』設起想者，不念勤苦亦不起想。所以者何？一切諸法悉無所起亦不可得。又，舍利弗！我亦不欲令怛薩阿竭而無所起，無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亦不欲令轉於法輪，亦不欲令得無所起法。」
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所說云何欲令有起而逮法乎？而云無起不逮諸法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不以無起而逮諸法，亦不以起而逮諸法。」
又問須菩提：「云何無所起法亦不無起而逮諸法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我不欲令無所起生而逮諸法，亦不欲令無無所逮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於須菩提意云何，無有逮得、無成道乎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有得、有道，實無有二。又，舍利弗！逮得成道方俗言耳，所言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，皆因俗教而有此言。推其本末，無有逮得、無有成道、無有三乘。」
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所逮成道因方俗乎？如是五道方俗所言，所有悉壞不為真諦。」
答曰：「如是所言，因於世俗，言有所得而逮成道，五道亦然。方俗盡壞，不為真諦。所以者何？欲成真諦，無有善惡、不起不滅，無諸塵勞亦無恚恨，乃為真諦。」
舍利弗問須菩提：「其無生法，寧有起乎？若所生法而起生乎？」
須菩提：「無所生法亦無所生，其所生法亦復不生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云何欲令無所生法而有所生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所生，自然為空，不欲令生；聲聞、辟支佛，上至佛道，悉無所生，自然為空，不欲令生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其所生者復有生乎？無所生者而起生耶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其所生者亦無所生，其無所生亦無所生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！所生、無所生，此二法者，無合無散、無色無見、無所受持，則為一相無所有相。是故，舍利弗！所生無所生，其無生者亦復不生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誰能堪任無所生法？是，須菩提！無所生法其無所生，無所生法亦無所生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其無所生無所生法為無所生，堪任無生無所生法為無所生。所以者何？其無生法無所生者，及與辯才，悉無所生；此一切法，無合無散、無色無見、不可受持，則為一相無所有相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無所生無所生辯，無所生法亦無所生，是故堪任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無所生故無所生辯，無所生法亦無所生，乃為堪任。所以者何？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者亦無所生，六情、四大，是眼耳鼻舌身意亦無所生，地水火風空及諸識種亦無所生，身口意行亦無所生，聲聞、辟支佛上至佛亦無所生。是故，舍利弗！無所生辯無無所生，無所生法故無所生，其行此者乃能堪任無所生法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賢者須菩提所說法為第一尊。所以者何？若有問者隨所問說，於一切諸法亦無所著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云何於一切法而無所著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清淨、空，亦無所著，亦無內外、亦無兩間；六情所更十八諸種亦空、清淨，不著內外、亦無兩間；六波羅蜜及與七空，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清淨、空，不著內外、亦無兩間。是，舍利弗！於一切法而無所著，菩薩摩訶薩行六波羅蜜者，於色痛痒思想生死識清淨，上至薩芸若皆清淨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何謂菩薩摩訶薩純行六波羅蜜淨菩薩道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其檀波羅蜜，有俗間施不為度世，尸波羅蜜、羼波羅蜜，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，俗間之智亦度世智。」
舍利弗問曰：「何謂世俗檀波羅蜜、度世檀波羅蜜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菩薩摩訶薩多所施與沙門、婆羅門、貧窮乞丐，飢者與食，渴者與漿，香華、伎樂、宅舍、七寶、生活之業、病瘦醫藥，各各隨人之所思欲，男女、妻子、頭目、肌體，人所貪者，而不愛惜恣意與之。悉呼：『授之無有慳嫉，吾為施主一切放捨，從佛之教行檀波羅蜜。』如是施已有所望想，於諸眾生志在顛倒以為堅要，持用勸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以此所施令諸群生現世安隱，至無餘界而般泥洹。彼合三事而有所施。何謂為三？自想、吾我想、計他人有施報想，是為三。是為俗間檀波羅蜜，不為度世。何故名之世俗檀波羅蜜？不為度世，在俗不移，不得度脫至無罣礙，是名為世俗檀波羅蜜。能淨三品。何謂為三？菩薩摩訶薩有所施與，不得吾我、不見受者、而有所取亦不想報，是為菩薩摩訶薩淨於三品。
「復次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施與眾生，亦無有人，而以勸助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無有眾想、悉無所見，是為度世檀波羅蜜。所以名檀波羅蜜者，以度世故不著於世；尸、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，亦復如是，有所望想為俗間智，無所望想為度世智。舍利弗！是為菩薩摩訶薩純行六波羅蜜成菩薩道。」
舍利弗復問須菩提：「何謂菩薩摩訶薩成菩薩道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意止、意斷、神足、根、力、七覺意、八道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，空、無相、無願三脫之門，及與七空，一切三昧、陀羅尼門，四分別辯、大慈大哀，是為菩薩摩訶薩道。」
舍利弗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何所波羅蜜能成勇猛，為第一上而得度乎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般若波羅蜜勇猛之恩而得度矣。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羅蜜是一切諸法之母，護度聲聞、辟支佛，令得成就菩薩，故曰般若波羅蜜。般若波羅蜜悉入三乘，過去當來今現在十方世界諸恒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皆因般若波羅蜜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逮成阿惟三佛。若有菩薩摩訶薩聞說般若波羅蜜，不以狐疑、不懷猶

豫，當知是菩薩摩訶薩則為將從一切眾生，為一切故無所愛惜，悉能施與、無有顛倒，是則不離菩薩摩訶薩行。如是念者則為思惟無極大哀。」
舍利弗語尊者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思惟樂於大哀大悲，是菩薩摩訶薩則為捨離一切眾生。所以者何？一切眾生不離念故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舍利弗！吾今讚歎賢者所說，為真為諦。人無所有，其所念者亦無所有；人無自然，其所念者亦無自然；人為空為，念亦空為；人恍忽，念亦恍忽；人身空無，念亦空無；人無所覺，念亦無覺；色痛痒思想生死識者亦無所有，所念亦無所有；七空亦無所有，無所有色空恍忽，色無所覺，念亦無所覺。十八諸種、地水火風識界，檀、尸、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，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諸佛之法，一切三昧、陀羅尼門、薩芸若慧，曉了是者悉無所有，則為是道，所念無所有；人無所覺，所念亦無所覺，當曉了是乃成正覺。菩薩摩訶薩當作是行，菩薩摩訶薩不離是念乃成正覺。」
爾時佛讚須菩提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菩薩摩訶薩當作是說般若波羅蜜。如汝所說，悉承怛薩阿竭威神，菩薩摩訶薩當作是行般若波羅蜜。」
賢者須菩提說般若波羅蜜時，三千大千世界六反震動，東西南北上下皆動，於時佛笑。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今，天中天！何以故笑？會當有意。」
佛告須菩提：「如吾今日於此忍土說般若波羅蜜，十方現在諸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亦各說般若波羅蜜。」
佛說是語時，十二那術諸天人民，皆得無所從生法忍，應時悉得見十方諸佛皆說般若波羅蜜。說是語時，無央數阿僧祇人皆發阿耨多羅三耶三菩心。◎
光讚經卷第九

光讚經卷第十

西晉月氏國三藏竺法護譯

◎摩訶般若波羅蜜問品第二十五

爾時三千大千世界諸釋提桓因、諸四天王，諸焰天、諸兜術天、諸尼摩羅天、諸波羅尼蜜天，諸梵天、諸梵迦夷天、諸首陀衛天，各各無央數億百千天人俱。諸天人宿命有德，光明巍巍，比怛薩阿竭光，百億千億萬倍巨億萬倍，為尊為上、為無等倫、為無殊匹，靡不通達。爾時釋提桓因白賢者須菩提：「今三千大千世界諸四天王、諸首陀衛、諸天人等皆來大會，欲聽須菩提說般若波羅蜜法。云何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中？當云何行？」

須菩提謂釋提桓因：「諸天子樂聽，我當說。」

須菩提承佛威神蒙佛恩助，說般若波羅蜜：「如諸菩薩所應立行，何所天子未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今皆當發。其入正見者，不能得發大道意也。所以者何？以塞生死道故。正使是輩人行菩薩道，我代其喜，勸助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我終不斷功德。吾欲使取中正尊法，正欲使上佛無極之道。」

須菩提謂釋提桓因：「向者所問：『云何菩薩住般若波羅蜜中？』菩薩摩訶薩發薩芸若心，不計色有常無常、若苦若樂、有我無我，不計疹病憂惱之患，有害無害、有縛無縛、有度無度，破壞恐懼習會達於空無之身，盡無所信、無所諍訟，亦無所念、無有顛倒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。眼耳鼻舌身意，地水火風空及諸識界，不見有常無常、有我無我、若苦若樂、疹病憂惱之患。諸所聲色無所思念亦無顛倒，五陰、六衰及識諸種，寂然恍忽，諸所想念察於佛法，悉為顛倒也。

「復次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欲應薩芸若心，行檀波羅蜜而無所著，尸、羼、惟逮、禪悉無所著。

「復次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觀察諸法了知諸法。了知諸法展轉相成，因得具足展轉相成。曉了諸法，無有吾我亦無有身。菩薩所用勸助道心，其道心者亦無所有。」

須菩提謂拘翼：「所勸道心知無所有，則知道心而無所有便不可得。設使勸助道心不可得已，是為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觀一切法，不見諸法有可得者。」

釋提桓因問尊者須菩提：「云何勸助道心而無所有？云何勸助道心而不可得？云何勸助道心而無所有而不可得耶？」

須菩提謂釋提桓因：「拘翼！其勸助心及與心本、道心，如是無有異心。無有心，則以無心而勸助之；無有無念，以無念而勸助之。若以無心則以無心便無有念，以無有念則為菩薩摩訶薩般若波羅蜜。」
佛言：「善哉，善哉！須菩提！若能勸助菩薩摩訶薩說般若波羅蜜，乃如是乎。」
須菩提白佛言：「我身，天中天！當報佛恩，行反復事。所以者何？過去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使諸弟子為諸菩薩說般若波羅蜜。過去佛時，為諸菩薩勸助講說六波羅蜜，讚敘誘進而化建立於是道品。彼時世尊，本與諸菩薩興六波羅蜜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，逮阿惟三佛。今我如是天中天，亦當勸助諸菩薩摩訶薩，發起信樂受六波羅蜜，開化建立於是佛道。我皆受已、皆勸樂已，慇懃勸立，當令菩薩摩訶薩疾成阿耨多羅阿惟三佛。」
須菩提謂釋提桓因：「且聽，拘翼！如向者問：『菩薩當云何於般若波羅蜜中住，而無所住？』拘翼！所言色者，色則為空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為空。所言菩薩，菩薩則空。以色空故菩薩空耳，悉無有二、亦無若干。痛痒思想生死識空故，菩薩為空，悉無有二、亦無若干。是為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於般若波羅蜜中住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所言眼者，眼則為空；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。所言菩薩，菩薩亦空。眼耳鼻舌身意空，故菩薩空，無有二、亦無若干。地水火風諸為空，以是故菩薩為空。身中六事悉無所有，本末悉空，亦無有二、亦無若干。如是者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中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者，解癡為空，色、六入、更樂痛、愛、受、有、生、老病死亦復為空，十二因緣滅盡之故，故言曰空。十二因緣空，故菩薩空。十二因緣空、菩薩空，悉無有二、亦無若干。如是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中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檀波羅蜜空，故菩薩空；尸、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空，亦復如是。六波羅蜜空，故菩薩空，是為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中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內空、外空、近空、遠空、真空、所有空、無所有空，故曰菩薩空。四意止、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道行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一切三昧、陀羅尼門空，故菩薩空。六波羅蜜、三十七品空，七空空、諸佛法空，諸三昧空、陀羅尼空，悉無有二、亦無若干。是為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中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、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菩空，故菩薩空。其四空，聲聞、

辟支佛空，怛薩阿竭空及菩薩空，悉無有二、亦無若干。是為，拘翼，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中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薩芸若空，用薩芸若空故菩薩空，其薩芸若空及菩薩空，悉無有二、亦無若干。是為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中。」
爾時釋提桓因問尊者須菩提：「云何菩薩摩訶薩於般若波羅蜜中住？」
須菩提謂釋提桓因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當住色中，不當住痛痒思想生死識中；不當住眼所更習中，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，無所更悉無所住；地水火風種亦無所習亦無所住；不當住意止、意斷、根、力、覺意、八行；不當住薩芸若；不當住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及佛道；不當住色有常無常，不當住痛痒思想生死識有常無常；不當住色苦樂，不當住色淨不淨，不當住色我所非我所，不當住色空不空，不當住寂不寂，不當住恍忽不恍忽；不當住有須陀洹無須陀洹，不當住有斯陀含無斯陀含，不當住有阿那含無阿那含，不當住有阿羅漢無阿羅漢，不當住有辟支佛無辟支佛，不當住有佛無佛；不當住四道眾祐，不當住辟支佛佛眾祐。
「復次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當住第一、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、第六、第七、第八、第九、第十菩薩。從初發意至阿惟越致，亦無所住。菩薩不當住具足檀波羅蜜，尸、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，亦復如是。不當住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菩薩摩訶薩不當作是念言：『我入菩薩法。』不當作是住：『我入阿惟越致地。』菩薩摩訶薩不當住五旬，亦不當住菩薩五旬，以得五旬諸無央數阿僧祇諸佛國土，見諸佛天中天稽首作禮，聽所說法，如所受法為眾會說。菩薩摩訶薩不當作是住：『如彼佛天中天所現國土，我當如是化世界。』菩薩摩訶薩不當作是住：『我當開化一切眾生。』不當念言：『我當住諸無數阿僧祇世界，見諸怛薩阿竭，供養華香擣香雜香、繒蓋幢幡。』不當念言：『我當開化無央數阿僧祇人，令起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心。』菩薩摩訶薩不當作是念言：『我當成立具足五眼。』何謂為五？肉眼、天眼、慧眼、法眼、佛眼。不當念言：『我當興立一切平等，乃能成就諸三昧門以此自娛。』不當自念：『得陀羅尼門，如來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四事不護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。』不當念言：『我當具足大慈大悲。』不當住於三十二相、具足嚴身八十種好，不當住於八等篤信持法，不當住於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。不當住須陀洹七死七生而度；不當住縛祇一種等首真人盡諸塵勞；不當住須陀洹中般泥洹；不當住斯

陀含。何以故？往還於世，盡苦滅度；不當住阿那含果證。何以故？阿那含成已，便於天上般泥洹；不當住羅漢果證。何以故？阿羅漢道成已，便於是間無餘泥洹界於中住，不當而般泥曰，是故不當住。辟支佛道，過聲聞地、不能及佛道般泥洹，是故辟支佛道不當於中住。不當住道事，在於道慧而無所著。不當住於薩芸若慧，何以故？薩芸若慧了一切法成阿惟三佛，斷諸罣礙塵勞之結，何以故？怛薩阿竭成阿惟三佛便轉法輪，則作佛事，度不可計阿僧祇人令般泥洹，是故佛不當於中住。住四神足，以是色像三昧，三昧越而得存在恒沙劫。不當住無央數壽命，不當住三十二相。一一相百福功德而得成就，不當住恒沙諸佛世界，不當住東、西、南、北、四維、上下及一佛土，不當住十方佛界為一土，不當住坐佛樹下，而出香時如是色像、令諸眾生聞此香熏、不為婬怒癡所見縛，不發聲聞、辟支佛意，悉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心。其有眾生聞此香已，其身口心悉無有病，於彼佛土亦無所住，則無色聲無痛痒思想生死識聲。不當住檀、尸、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聲；不當住四意斷、四神足、五根、五力、七覺意、八道行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聲；不當住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般泥洹聲，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菩聲，成阿惟三佛諸法聲。如是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當住此諸所著聲。」◎

爾時賢者舍利弗心自念言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云何？」

須菩提知舍利弗心所念，便謂舍利弗：「於意云何，怛薩阿竭在何所住？」
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怛薩阿竭無所住亦不無住。佛無心無色，不住於色、不住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住有為界、不住無為界，不住諸空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不住薩芸若慧。」

須菩提謂舍利弗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菩薩行般若波羅蜜當作是住。如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住亦不有住，菩薩摩訶薩學般若波羅蜜，當作是住無所住。」

爾時會中諸天子等各心念言：「諸悅叉輩所語所念，悉可了知音聲所奏書者；須菩提所語言辭，不可了知。」

須菩提知諸天子心中所念，謂諸天子言：「不知乎？」

諸天子答曰：「不知也。」

時須菩提為諸天子分別說言：「無一文字而可說者，不可分別亦無聞者。所以者何？般若波羅蜜無文字說也，亦無聽者。所以者何？怛薩阿竭無文字也。說喻如，天子！怛薩阿竭化作化人，有彼化人化四部眾——比丘、比丘尼、優婆塞、優婆夷——為化四部而說法。於諸天子意趣云何，豈有說者、有解者乎？」

答曰：「無也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天子！一切諸法亦化，彼無說者亦無聽者。譬如夢中聞佛說經，於意云何。寧有說者、聽解者乎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天子！一切諸法悉亦如夢，無說無聞、無有知者。譬如天子二人住地獄門歎佛法僧，二人之聲俱而出現。於意云何，其二聲報第二聲？」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「譬如幻師於四衢路化作如來，為四部眾而說法。於意云何，寧有說法、聽解者乎？」
諸天子心中復作是念：「須菩提所說般若波羅蜜，甚深甚深，遂至微妙。」
須菩提知諸天子心中所念，謂天子言：「色不甚深、非微妙乎？痛痒思想生死識不甚深、非微妙乎？色不自然、深微妙乎？痛痒思想生死識不自然、深微妙乎？眼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。檀、尸、羼、惟逮、般若波羅蜜慧，不自然、深妙乎？內空、外空、近空、遠空、真空、所有空、無所有空，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一切三昧、諸陀羅尼門、薩芸若慧，不為自然、微妙乎？」
時諸天子心自念言：「其說法者，不決怒於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乎？不決怒六波羅蜜、七空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諸佛之法乎？不決怒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乎？不決怒佛慧無盡慧乎？」
須菩提知諸天子心中所念，謂諸天子言：「如是，諸天子！佛道無得，如來亦不說法，亦無聽者、無有解者。其有欲得須陀洹果、證須陀洹果，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果證，不忍便出去；辟支佛道亦復如是；佛道亦復如是，不忍便出去。如是，諸天子！初發意菩薩摩訶薩住般若波羅蜜，無有言說則亦無聞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法師如幻品第二十六

爾時諸天子心中念言：「尊者須菩提說法乃爾，當以何聽？」
須菩提知諸天子心中所念，謂天子言：「法師如幻、聽者如化，此等所聞亦不作證。」
諸天子心中復作是念：「云何，須菩提！人如幻、法師如幻？人如化、聽者如化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如是！諸天子！人如幻、法師如幻；人如化、法師如化。吾我如夢，色亦如是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夢。眼色如夢，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；所習諸更亦復如夢。內空、外空、近

空、遠空、真空、所有空、無所有空，悉亦如夢。三十七品、十種力、四無所畏、四分別辯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亦復如夢如幻如化。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果亦如幻夢，辟支佛上至三耶三佛亦復如幻夢。」
諸天子謂須菩提：「乃至佛道亦復如幻夢乎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乃至泥洹亦復如幻夢。」
諸天子問須菩提：「乃至泥洹，泥洹亦如夢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其泥洹本末法最為尊，而無所有。我亦謂之如幻如夢。所以者何？幻夢及泥洹，則無有二、亦無若干，空無所有。」
於是賢者舍利弗、摩訶目犍連、摩訶拘絺羅、摩訶迦旃延、邠耨文陀弗、摩訶迦葉，及無央數眾千菩薩，問尊者須菩提：「是般若波羅蜜甚深，難曉難了、寂然微妙。何所深妙難及之人能受者乎？」
須菩提謂諸弟子及諸菩薩：「阿惟越致菩薩摩訶薩，乃能受是深奧無念無思議行，出於玄遠，難及難了、寂然巍巍，止於賢聖、知明識慧，乃能受此般若波羅蜜。見諦之人為阿羅漢，志願具足，於過去佛已造之行，供養無數百千諸佛，殖眾德本，為善知識所見將護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乃能受是深般若波羅蜜，聽受此教，解知色空不想，色空不想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空不想，神識空不想，著色亦不想。若念於無色，不念著五陰無相，不念神識無相；不念識無願，不念色無願，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復如是。不念五陰無想，不念五陰無無想。不念色無所生，不念色無所滅，不念寂然恍惚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。不念眼耳鼻舌身意無所生、無所滅、寂然恍惚，不念所更所習眾緣，檀、尸、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，不念所生亦無所滅、寂然恍惚，乃至七空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一切三昧、陀羅尼門亦復如是，不念所生亦無所滅。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果及辟支佛、薩芸若慧，悉了知空，薩芸若慧不想念空，薩芸若慧亦無所願，其無所願亦不想念。薩芸若慧，其所有者不想於空，其空亦不想於有；無願、無想亦復如是。其無為界不想於空，其空亦不想於無為界；無想、無願亦復如是。無無所生亦無不滅，亦無寂然、無恍惚悉、無想念。」
須菩提謂諸天子：「是般若波羅蜜甚深微妙，非賢聖明智所見受者。所以者何？法無所受、亦無所聞、亦無顯說。設無所聞、無說法者，由是之故，則無有人而無所受。」
舍利弗謂尊者須菩提：「此般若波羅蜜，不為廣說羅漢、辟支佛、三耶三佛乘事乎？將護菩薩摩訶薩行，從新發意至到十住菩薩之道，六波羅蜜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諸佛之法。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所生神通無所忘失，順法如是，從一佛剎到一佛剎，

德本所致，欲得供養諸佛世尊，如其所志悉而得之。供事已竟，則從諸佛聽受經法，未曾忘失，自到逮成薩芸若慧。常三昧定、心未曾亂，未常思念、辯無罣礙，有所說道無能中斷，辯才如應、義趣尊妙，越於一切世間之明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如是，如是！如仁所言，般若波羅蜜解說三乘，則為菩薩摩訶薩辯才之智過於世間，尊無能及、心無所著，自曉了身無有顛倒，亦不猗著所見，所見於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亦不猗著於六波羅蜜。不著七空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諸佛之法，亦不依猗薩芸若慧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般若波羅蜜以何等故廣說三乘？則為菩薩摩訶薩獲菩薩之辯，越一切世而無所著乎？」
須菩提報舍利弗：「以內外空故，廣說三乘。七空亦爾，悉無所有，故說三乘。菩薩摩訶薩悉了諸空，故講說此護於行者，以是之故越一切世，辯才最尊而無所著。」

摩訶般若波羅蜜雨法寶品第二十七

爾時釋提桓因心自念言：「尊者須菩提今所說者，為雨法寶三千大千世界、諸四天王上至阿迦膩吒天。今須菩提所說法為雨法寶，我寧可化作華雨佛、菩薩及諸聖眾及須菩提上。」釋提桓因及三千大千世界諸天之眾，各化作華散於世尊、諸菩薩摩訶薩、比丘聖眾、須菩提上供養，自歸般若波羅蜜。適散此已，其華遍布二千佛土，在上虛空化為重閣，巍巍甚高，快不可言。
尊者須菩提心自念言：「昔吾曾遊遍諸天宮，初未覩見如此輩華。向所散華，此為化華，不從樹生也。向諸天子所散華者，從心樹生，不從樹生。」
釋提桓因報須菩提：「此華無所從出生，不從心樹出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拘翼言，此華無所從出生，不從心樹生。設使，拘翼！無所從生，則為非華。」
釋提桓因報須菩提：「華實為無所從出，為色無所從出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所從出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拘翼！此華不為無所從出。色無所生，無所生者則無有色；痛痒思想生死識無所從出，其無所生則無有識。眼無所生，其無所生則無有眼；耳鼻舌身意亦復如是。檀波羅蜜亦無所生，其無所生則為無檀；尸、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亦無所生，其無所生則為無般若波羅蜜。及與七空、三十七品，拘翼！無所從生，其無所生則無七空、三十七品。十力、無畏、諸佛之法，無所從

生，其無所生則無諸法。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佛薩芸若慧，亦無所生，其無所生則無薩芸若。」
釋提桓因心自念言：「尊者須菩提所入慧甚深，所可說法悉無所爭亦不錯亂。」
時佛告釋提桓因：「如是，拘翼！須菩提所入慧甚深，所可入慧所說經法，悉無所爭亦不錯亂。」
釋提桓因白佛言：「尊者須菩提云何深入慧，所可入慧、所說經法，悉無所爭亦不錯亂？」
佛告釋提桓因：「所入於色，以入此法，所可說法，悉無所爭亦不錯亂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。所以者何？如法者，無和無爭。須菩提所說，亦復如是，不同不亂。六波羅蜜亦復如是。及與七空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諸佛之法，不同不亂。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佛薩芸若慧，亦復如是，不同不亂。所以者何？須菩提所說法不和不爭，其無和爭則無所爭。如是，拘翼！須菩提所入慧，所說微妙，巍巍如此。」
須菩提謂釋提桓因：「如世尊言說一切法，菩薩摩訶薩曉了如是，解一切法。學般若波羅蜜亦當如是，菩薩摩訶薩學如是者，為不學色痛痒思想生死識。所以者何？不見色故，不見痛痒思想生死識有所學故。菩薩摩訶薩如是學者，不學檀、尸、羼、惟逮、禪、般若波羅蜜。所以者何？不見學般若波羅蜜故。不學七空、三十七品。所以者何？不見七空、三十七品故。不學十力、四無所畏、十八不共諸佛之法，不學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佛薩芸若慧。所以者何？不見學薩芸若慧故。」
釋提桓因謂尊者須菩提：「唯，須菩提！何以故不見色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七空、三十七品、聲聞、辟支佛、佛薩芸若慧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用色空故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空故，上至薩芸若亦復空故。拘翼！以色空故不學空色，痛痒思想生死識空故，以識空故不學空識，上至薩芸若慧亦復空故不學空慧。拘翼！是為以空，其以空者不學於空故。設學空者，不為一法則為二法，若學色空則不為一，上至薩芸若慧，若學慧者則不為一。是故，拘翼！用色痛痒思想生死識空故，則無有二，上至薩芸若慧悉皆空故，無有二也。六波羅蜜亦復如是，悉無有二。七空、三十七品、十力、無畏、諸佛之法，聲聞、辟支佛，上至三耶三佛，亦無有二，薩芸若慧亦無有二，其能學佛薩芸若慧，則為悉學不可計數阿僧祇法。其已能學不可稱數阿僧祇佛法，則不學色有益有損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，上至薩芸若慧不增不減。學五陰不增不減已，則便能學薩芸若慧。已能學於薩芸若慧不增不減已，不學受色亦無所失；不學受痛

痒思想生死識，亦無所失。不學受聲聞、辟支佛，上至薩芸若慧亦無所失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學如是者，為不學受亦無所失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如是學者，為不學受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所失，不學受薩芸若亦無所失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何故菩薩摩訶薩不受五陰亦無所失？不受學薩芸若亦無所失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色無所有，不可受持，無受色者；痛痒思想生死識、薩芸若慧，悉無所有，不可受持。無受薩芸若者，是為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悉無所受成薩芸若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作是學者，為學般若波羅蜜出生薩芸若乎？」
須菩提言：「如是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學如是者，為學般若波羅蜜出生薩芸若，於一切法無所受故。」
舍利弗謂須菩提：「菩薩摩訶薩學如是者，於一切法無所受學亦無所失。菩薩摩訶薩學如是，為出薩芸若。」
須菩提言：「菩薩摩訶薩行般若波羅蜜，不見色有所生亦無所滅，不受不捨、無持無爭、不增不減。所以者何？舍利弗？色自然故則無有色，痛痒思想生死識，不見所生亦無所滅，不受不捨、無塵無恨、無放無不放、無增無減。所以者何？薩芸若慧則為自然，悉無所有。是故，舍利弗！菩薩摩訶薩於一切法而無所生亦無所滅，無受無捨、無塵無恨、無放無不放、無增無減，學般若波羅蜜已，出生薩芸若，則以無學、無所生故。」釋提桓因謂舍利弗：「菩薩摩訶薩當於何所求般若波羅蜜？」
舍利弗言：「拘翼！當從尊者須菩提求。」
釋提桓因問須菩提：「仁威神、仁所建立，使舍利弗作是說言：『須菩提說般若波羅蜜，當從求之。』」
須菩提謂釋提桓因：「非我威神之所建立也。」
又問：「誰威神恩之所建立？」
答曰：「拘翼！怛薩阿竭威神之恩之所建立。」
釋提桓因謂須菩提：「一切諸法悉無所立，云何如是怛薩阿竭威神之所建立？亦無異處之所建立。計於諸法不得如來，亦無異處可得如來。」
尊者須菩提謂釋提桓因：「如是，拘翼！怛薩阿竭則無所住亦無異處，所當可住無異如來，當有所得亦不離住。怛薩阿竭亦無所住，於一切法不離所住。不以於色怛薩阿竭為如來也，不以無本為怛薩阿竭，不以色無本為怛薩阿竭，不以怛薩阿竭無本色，為無本色法為怛薩阿竭，不以怛薩阿竭為無本。法無本故，諸色無本；痛痒思

想生死識無本故，怛薩阿竭無本。不用怛薩阿竭無本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不以識無本。怛薩阿竭法也，不以怛薩阿竭法為識法也。聲聞、辟支佛上至薩芸若，無本怛薩阿竭也，不以怛薩阿竭無本。薩芸若無本，不以薩芸若法為怛薩阿竭法也，不以怛薩阿竭法為薩芸若法。又，拘翼！怛薩阿竭於諸色法無合無散，於痛痒思想生死識法無合無散，不於異五陰有合有散，不於怛薩阿竭有合有散，不於薩芸若法有合有散。於薩芸若怛薩阿竭無合無散，不於薩芸若法有合有散，不於異薩芸若怛薩阿竭有合有散。又，拘翼！於此諸法不合不散，以此威神之所建立，而有所住。向者拘翼而復問言：『菩薩摩訶薩當於何所求般若波羅蜜？』不求於色、不求異色，不求痛痒思想生死識、不求異識。般若波羅蜜於色痛痒思想生死識一切諸法，無合無散、無色無見、不可受持，則為一相無所有相。

「復次，拘翼！菩薩摩訶薩為行般若波羅蜜，上至薩芸若悉無所求，不於異處求薩芸若。所以者何？求般若波羅蜜薩芸若，於一切法無合無散、無色無見、不可受持，則為一相無所有相。所以者何？拘翼！般若波羅蜜則無有色亦無異色，無有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異識，識不為異般若波羅蜜，亦無有異薩芸若。非般若波羅蜜無異薩芸若，般若波羅蜜、怛薩阿竭、般若波羅蜜，無色亦無異色，亦無異痛痒思想生死識；般若波羅蜜亦無異識，薩芸若非般若波羅蜜，般若波羅蜜無異薩芸若，怛薩阿竭般若波羅蜜無有色亦無異色。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，為無異識亦無無本。般若波羅蜜無色法亦無異色法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。般若波羅蜜無色無本，亦無異色無本，般若波羅蜜無有色法，亦無異色法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。聲聞、辟支佛上至薩芸若亦復如是，無薩芸若色法，亦無異薩芸若色法。般若波羅蜜無薩芸若無本，亦無異薩芸若無本。般若波羅蜜無薩芸若無本，亦無異薩芸若無本。」

釋提桓因謂須菩提：「是為諸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無異，波羅蜜無限。菩薩摩訶薩所可學者，須陀洹、斯陀含、阿那含、阿羅漢、辟支佛、菩薩、佛，應是而學。菩薩摩訶薩學此法，以開化眾生、嚴淨佛土，得阿耨多羅三耶三菩提。」

須菩提謂釋提桓因：「如是，拘翼！是為諸菩薩摩訶薩摩訶般若波羅蜜，無異波羅蜜，無限波羅蜜，應如是學。以其三乘者皆由是生，菩薩摩訶薩自致阿耨多羅三耶三菩，成至阿惟三佛。色無有邊，是為諸菩薩摩訶薩波羅蜜無有極。所以者何？不可得過去色，亦不可得中間色，亦不可得當來色；痛痒思想生死識亦復如是。識無有邊，波羅蜜無有極。所以者何？不可得過去識，亦無中間識，亦無當來識。聲聞、辟支佛上至佛無極無邊，亦復如是。是故，拘翼！是諸菩薩摩訶薩無極波羅蜜。色無有量，般若波羅蜜亦無有

量。所以者何？色不可得限故。譬如，拘翼！虛空不可得邊限，色無有量亦復如是。虛空無限，故色無有限。色無有限，故般若波羅蜜無有限；上至薩芸若亦無有限。故般若波羅蜜無有限，是為諸菩薩摩訶薩行。所以者何？拘翼！薩芸若慧不可得邊限故。譬如虛空不可得邊，薩芸若慧亦復如是。虛空無限，故薩芸若亦無有限。薩芸若無限，故般若波羅蜜無限。是故，拘翼！般若波羅蜜無限，是為諸菩薩摩訶薩。虛空無邊，色無有底，波羅蜜無有底。所以者何？拘翼！色無邊際亦無中間，痛痒思想生死識亦無邊際亦無有中間，是故諸菩薩摩訶薩波羅蜜，無有邊際無有端底。所以者何？神識不可得底，無有中間，上至薩芸若亦無有底，波羅蜜亦無有底，是為諸菩薩摩訶薩行。所以者何？拘翼？薩芸若者，不可得邊亦無中間。波羅蜜無底，是為菩薩摩訶薩。色無有底，故薩芸若亦無有底。復次，拘翼！事無端底，波羅蜜無底。能了是者，則為菩薩摩訶薩。」

釋提桓因問須菩提：「用何等故，事無端底，波羅蜜無底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拘翼！薩芸若事無端底故，諸菩薩摩訶薩波羅蜜無底。復次，拘翼！法無端底，是故諸菩薩摩訶薩波羅蜜無底。」

釋提桓因謂須菩提：「用何等故，法無端底，菩薩摩訶薩波羅蜜無底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法界無底故，諸菩薩摩訶薩波羅蜜無底。復次，拘翼，無本之事悉無端底，故菩薩摩訶薩波羅蜜無底。」

釋提桓因問須菩提：「用何等故，無本之事悉無端底，諸菩薩摩訶薩波羅蜜無底？」

「拘翼！無本無底，是故無底。事以無端，無本無底。無本無底，以事則無底。事無底，以故諸菩薩摩訶薩波羅蜜無底。復次，人無有底故，諸菩薩摩訶薩波羅蜜無底。」

釋提桓因問須菩提：「用何等故，人無有底，諸菩薩摩訶薩波羅蜜無底？」

須菩提言：「於拘翼意云何，何所法中作是教者，謂菩薩摩訶薩耶？」

釋提桓因報須菩提言：「此無法教亦無非法教。此名字者，從緣客來，悉無所有、無本形像，但似假名，所謂言人。人無因緣，橫為立字。於拘翼意所見云何，是般若波羅蜜，寧為顯揚說人處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。」

須菩提言：「拘翼！設不說人，豈無底乎？云何，拘翼！怛薩阿竭、阿羅訶、三耶三佛，壽如恒沙劫，口說人人，彼寧有人而有所生、有所滅乎？」

答曰：「不也，須菩提！所以者何？人本清淨。」

「是故，拘翼！人無有底，般若波羅蜜無底。菩薩學當作是知，行般若波羅蜜法如是。」
光讚經卷第十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